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自杀阴谋

 **eBOOK**
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

自杀阴谋

以下，是一段对话，看下去，可以看得出，对话是一段考试，一问一答，内容相当有趣，也十分紧凑。

一问一答，问的那个声音听来苍老、嘶哑、历经沧桑，有一种难以形容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倦，像是半个字也不想多说，可是又不得不说下去……申引开来，可以假定这个人早已对生活厌倦透顶，可是生命却并不肯离开他，所以他不得不活下去，在极度疲倦的状态下活下去。

可是答的那个，却恰好相反，声音听来年轻、嘹亮，生机勃勃，跃跃欲试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对生命的热爱，对前途有无限的希望。整个人生对他来说，只不过才开始，如同一柄新发于硎的利刃，可以穿过任何阻挡去路的一切。那股气势，在他的每一个字中，都可以感受得到。

在一连串的问答之中，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同样的情绪，所以在问答之中，就省略了他们语气的形容。

“正常的情形下，对一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生命！”

“对生命来说，最大的威胁是……”

“死亡！”

“那么，若是有一种力量，能主宰死亡，掌握死亡，是不是存在掌握这种力量的人？”

“存在！绝对存在！”

“这种人是……”

“除了死神之外，掌握死亡的人，称为凶手，杀人凶手，简称杀手！”

“你认为最可怕的杀手是……”

“第一号可怕的杀手是……我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也根本没有人知道，只知道他是一个可怕之极的杀手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，他一定十分精于伪装。他的杀人手法是下毒，他是现代的‘毒手药王’。他的第一次杀人纪录是二十三年之前，最近的一次是去年，可知他仍然在活动，当真是出神入化的死亡主宰者！”

“你真的认为他出神入化吗？”

“唔……似乎可以修正一下，他十分出色，唔，极其出色。他使用的毒药，独一无二，他只用那一种毒药。那种毒药，来自南美洲的一种小虫，这种被当地土人称为‘喀喀依’的小毒虫，不过只有黄豆大小，可是它体内的毒素，只需万分之一克，就足以杀死人！”

“被这种毒素杀死的人，毫无迹象可寻吗？”

“不！毒素直接破坏人体的神经中枢，所以中毒而死的人，全身都呈可怕的扭曲……正因这个原因，这第一号杀手每次行动，才都为人所知！”

“在这种情形下，你还认为这个杀手极其出色吗？”

“嗯……似乎又值得商榷……嗯，他虽然把自己掩蔽得极好，二十多年来，一直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他的行为却被人知道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被人找到……他不能算是极其出色的杀手。”

“真正的、出色之极，或者，如你第一次所用的形容词那样，出神入化”

的杀手，应该是怎样的？”

“应该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！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杀手存在！”

“那么他应该如何行事呢？”

“采用完全不为人知的手法！”

“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？”

“可以，每一次行事的的结果，自然是有人死亡，要使死者的死因，完全不涉及被杀！”

“可以再具体一些吗？”

“可以，例如安排成为意外……看来纯粹是意外。由于意外死亡事件极多，所以只要安排得好，受怀疑的机会，也就等于零。”

“你难道不知道，如今科学的鉴证和检查方法越来越精密周全，‘安排意外’被发现的机会，已越来越多了？这并不是最好办法，还不容易明白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可以举出更好办法的例子吗？”

“可以，比安排意外死亡更好的办法，是安排死者自杀！每天都有许多人自杀，任何人都会自杀。虽然有些人，看起来无论如何不会自杀，但只要安排巧妙，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自杀的话，就不会有任何怀疑。躲在黑暗中的杀手，也永远不会被人发觉！”

“很好的答案，但是要怎么样，才能令得一个被杀的人，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他毫无疑问，是死于自杀的呢？”

“这……当然不能一概而论，要看具体的情形，具体的对象，灵活运用。”

“你可知道最好的方法，是由谁来下手杀人？”

“这个……当然是由死者自己下手，不然，就不是证据确凿的自杀了！”

“好极，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很懂得阴谋杀人的法门了。再问你一个题外的问题，你可知道这种杀人方法，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？”

“知道，若干年之前，苏联特工人员杀了美国的一个科学家，就是成功的例子！”

“可以把这个例子，约略介绍一下吗？”

“可以，杀手把死者每天的活动范围，记录下来，一连三年，锲而不舍，把记录下来的活动范围，用线条表示出来。同时，把一种土蜂一生的活动规律，也用线条表示出来，两者之间，十分类似。然后，再把两者的纪录，一起交给死者。死者一看，自己的活动，竟然和昆虫一样，生命一点意义也没有，他就厌世自杀了！”

“你可知这件事的经过，曾被详细记述过？”

“知道，记述这件事的人，是一位极著名的传奇人物，他用《规律》这个题目来记这件事。”

“你对这件事的评价如何？”

“嗯……这样的杀人方法，使死者自己杀死自己，那才真正称得上出神入化！”

“你能用同样的方法去杀人吗？”

“我愿意接受挑战，不过我希望先知道，我要杀的是什么人。”

“原振侠，原振侠医生。有没有问题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被他的大名吓怕了？”

“不，可是我对他所知的不算很多。可否给我一段时间，去作进一步的了解，再来决定是不是接受这个挑战？”

“可以，你需要多久？”

“三天。”

这一段对话，到此结束。

以下，又是另一段对话。对话的仍然是这两个人，对话的时间是在三天之后。

对话的两个人，一问一答，两人的情绪，看来也没有任何改变，所以不必重复了。

“三天过去了，你对原振侠医生的了解增加了多少？”

“很多，知道了对我来说，十分有利的一点：他近来的情绪，极度低落，原因是他一个密友，超级女巫，女巫之王，因为施术上的问题，遭到了巫术可怕的反噬，如今下落不明！”

“这个女巫之王，对原振侠十分重要？”

“一定十分重要，这女巫一生之中只能有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就是原振侠！”

“那只说明原振侠对女巫重要，不能同时证明女巫对他也重要，是不是？”

“理论上来说是这样。可是实际上，原振侠近来，接连在和异性的关系上，受到严重的打击！”

“失恋？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原振侠不是普通人，自然也不能用普通人的情形去看他的问题。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女人，曾经叱咤风云，是阿拉伯世界之中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女将军黄绢……这位女将军，最近像是溶化在空气中一样消失了。据说是爱上了一个出色之极的男人，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！”

“那还不能说原振侠医生失恋了？”

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……那要看他是不是爱她。如果他根本不曾爱过她，那么，就只是失落，而不是失恋。”

“别在词句上咬文嚼字了，他还受过什么打击？”

“比那个女将军更早……原振侠曾和一个身分极度神秘的美女，有极密切的关系。”

“所谓身分极度神秘的定义是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一个大国，在情报和特工系统上，都有惊人的庞大组织和力量。据说，这个组织自小培养了一批出色之极的美女，接受各种严格之极的训练，结果，成材的只有十几个人，都用花的名称来作为姓名。原振侠相识的那一位，名字是海棠。”

“有趣之极，海棠小姐怎么样了？”

“海棠曾有好多和原振侠在一起的纪录，可是从两年前开始，她就消失无踪了。”

“她的消失，似乎更是神秘，完全没有任何线索可供追寻！”

“说了半天原振侠的资料，你的结论是什么？”

“再加上女巫的失踪，原振侠的情绪，低落之极。他开始酗酒，几乎不能工作，认识他的人，都说他完全变了样子，他正处于生命的灰暗期！”

“那岂不是要他自杀的最佳时机？”

“单从这一方面来看，确然如此。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，必须考虑。”

“那又是什么因素？”

“原振侠根本上，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热爱，而且生活极其多姿多采的人。在他的思想之中，只怕从来也未曾有过自杀这个名词，他意志坚强无比，从不在困难之前后退。

虽然他外型俊俏，给人的印象不是那么坚强，可是他实在是一个铁汉，这样的人，是最难对付的！”

“说了半天，你究竟是接受挑战，还是拒绝？”

“我接受。”

“好极，你何时开始执行？”

“这个自杀阴谋，已经开始了！”

“可以告诉我经过情形吗？”

“等到成功之后，会向你谈及每一个细节！”

“祝你成功！”

“谢谢你！希望如此！”

只有前后两段对话，什么样的数据都没有。如果单凭这两段对话，是不是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和什么事将会发生呢？

将会发生什么事是毫无疑问的了……原振侠医生，将会被人杀害，用的是出神入化的阴谋杀人法……要令他自己杀自己！

执行阴谋的会是什么人呢？会是对话之中，声音听来年轻的那一个。他是什么人呢？一无所知，只好称他为一个杀手。

那杀手接受了另一个人的挑战，去杀原振侠，那个人就是对话之中，声音听来十分疲倦，十分苍老的那一个，他又是什么人呢？也一无所知。而且，他好象并不是杀手，好象比杀手更高一级，如果有什么杀手训练学校的话，那么他的身分，倒有点像是教官，因为他一直在向杀手发问，而且也一直在纠正杀手所作出的答案，提供正确的答案给杀手选择。

这个人的身分，比杀手更神秘！

据杀手说：阴谋已经开始了！

整个阴谋的中心人物，原振侠医生，是不是知道，有这样的一个阴谋在进行呢？

当然不知道……所有的阴谋，都是在暗中进行的，不然，就不称为阴谋了。

对了，好久没有见原振侠医生了，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和场合，让他和大家见面好呢？

根据他如今坏到极点的心情，原振侠医生的心情和环境相配合。他站在一株大树之下，时已深秋，落叶萧萧，落在他的头上、肩上，他也不去拂拭。他只是呆立着不动，双眼失神，而且布满了红丝……一般来说，酗酒的人都是这样，目光大都浑浊。

他的手中握着一瓶酒，不是一整瓶，而是那种精致的，专供酒徒随身携带的扁瓶子。

他打开瓶盖，喝了一口酒，又将瓶盖旋上，虽然他知道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又需要再喝一口，他还是不厌其烦。

这也是一般酒徒的习惯，常重复地去做一些没有意识的动作。

原振侠是医生，自然深知酒精过多对身体的害处，可是他却无法控制自

己。他是如何在黄昏时分，来到这里的，他也很模糊。

他只是拿着酒瓶，信步所至地走着，从医院宿舍后面的小径，走向山上，有路就走，曲曲折折。到了黄昏时分，来到了那株大树下，他就停住了，目光呆滞地，怔怔地看着那棵大树。

开始的时候，他思绪浑噩之极，他首先想到的，自然是巫术和玛仙。他想起，古托所中的血咒，被巫术转移到了一棵大树之上……古托所中的血咒十分可怕，每年到了一定的日子，他的大腿上就会出现一个洞，鲜血会不断流出来，原振侠曾亲眼见过这种可怕的情景。

然后，又极其自然地，从巫术，他又联想到了玛仙……爱神把玛仙带走之后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原振侠知道，玛仙决无生命危险，可是她什么时候，才能恢复知觉呢？

原振侠这时，甚至有点后悔祈求爱神带走了玛仙，使得玛仙变成了虚无飘渺的存在。

不像黄绢和李固，李固在变成白痴之后，黄绢至少还能面对着他，触摸他，拥抱他，虽然是痛苦，可是还是实实在在的痛苦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心头又是一阵绞痛，他需要一点凭借，于是他又喝了一大口酒。之后，他踏前几步，张开双臂，环抱那棵树。

那棵大树的树干，一人环抱不过来，树皮十分粗糙。原振侠抱住了树干，把脸贴在树皮上，在这时候他想起来，人和树，都是一种生命的形式，人有思想、有感觉，和树的生命不同。但如果人失去了思想，失去了感觉，像中了“血魔法”反噬的玛仙一样，那么，玛仙的生命和一棵树的生命，岂不是一样了。

这样的生命，还有什么意义？也幸亏她已经没有了思想，不然，极可能会结束这种没有意义的生命，不让它再毫无意义地持续下去！

就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再喝下了一口酒，陡然想起了曾经谈到过的一篇记述：一个科学家发现自己的生活活动，化成规律之后，和土蜂完全一样，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自杀了！

原振侠想到了自杀……当然，他这时想到了自杀，并没有和他自己发生任何联系。

他只是想到，当一个人发现，自己的生命再也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自杀。

所以，人人都应该维持生机勃勃的意志。

可是，原振侠又突然想到：要是玛仙一直不再出现呢？要是玛仙的情形，再也得不到改善呢？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生命的乐趣？

那将是无趣之极的生命，是不是应该持续下去？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因为这是他一生之中，第一次有类似的想法……竟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，是不是应该持续下去！那真是太可怕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？

这种念头，在第一次兴起的时候，十分容易被击退。不要以为自杀者，是在一时冲动的情形下，作出自杀行为的。大多数的自杀者，都会一再思索考虑，最后，仍然不免展开自杀行动！

心理学家说，第一次袭上心头的自杀意念，十分容易被求生的意志击退。但当自杀的意念，一次又一次袭来的时候，力量就一次比一次强，终于会有一次，战胜求生的意志！

原振侠缓缓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缓缓转过身去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一对青年男女，正互相偎依着，向他慢慢走过来。

原振侠站在原地不动，只是松开了环抱着大树的手臂。他没有立时离开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时的样子，不是很受人欢迎，对方是一对沉浸在欢愉之中的情侣，何必去破坏人家的愉快？

那一对青年男女走到大树的近前，看到了原振侠，那女郎立时自然而然，靠得她的男伴更紧些，男伴也挺胸突目，作出一副英雄护美的样子来。

原振侠在这时候，实在忍不住，爆发出一阵轰笑声来，大踏步走了开去，令那一对男女，愕然地在当地呆立了很久。

原振侠实在没有法子不发笑，那一对男女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，都普通之极。可是他们对他们平凡的生命，却又有如此非同凡响的自我感觉！

笑了没有多久，走出了几十步之后，原振侠也住了笑声，忽然感到了自己的不对……每一个平凡的生命，都有权这样做。生命毕竟是属于自己的最宝贵，为什么不能无数倍地提高自我感觉呢？反倒是自己，有过如此多姿多采生活的人，现在对生命的自我感觉，变得如此低调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几乎想转身去，向那一对青年男女道歉。但他又想到，这种想法太深奥，人家未必懂，所以不打算道歉。

原振侠在那一刹那，思潮起伏，思想的转变过程，别人自然是不得而知的。如果他不是思想有了这样的转变，径自下山而去，不调头去看那一下，以后事情的发展，就会大不相同……许多事都是这样子的，动作上的微不足道的一下改变，一下增添，或是一下减少，都会使事情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！

最简单的举例说明是：走在路上，一个人看到一个圆罐，不理睬它，走过去就没有事了。忽然举脚去踢它一下，那圆罐是一个未爆炸的炸弹，那么，这个人就非死即伤了！

原振侠回过头去看那一对男女的时候，天色已经相当黑暗了，他和那一对青年男女，相距也超过了二十公尺，可是他还是可以看清大树下发生的情景。

大树下，青年男女正面对面拥抱，两人都侧面对着原振侠。那男的双手在女的背后，他的一只手上，竟握了一柄十分锋利，在昏暗之中也闪闪生光的利刃！

那是一柄匕首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这个男人的手，居然握着一柄匕首！他想干什么？

虽然体内的血液之中，已经有了太多的酒精，但是原振侠毕竟是原振侠，他还有足够的能力，去分析看到的情景：这男人想杀人！

他要杀那个女人！

可是，原振侠对所见的情景，虽然作出了迅疾的判断，他仍然不免摇了摇头，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酒喝得太多了……因为那个男人，要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杀这个女人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！

虽然山上十分荒僻，可是刚才他大笑着离开，那一对男女都不可能不知道有他的存在。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那男的还要下手行凶，不是太古怪了吗？

所以，原振侠张大了口，已经准备呼喝了，他还是略为犹豫了一下。也在那一刹那，那手握利刃的男人，突然略转了转头，向原振侠望了一眼。在这黑暗之中看来，那男人有着狼一样的眼光……凶残而阴森，令得原振侠

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也就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明白了！他明白自己一开始，就低估了这一对男女……他们不是普通人，至少，那男人不是一个普通人！

那男人会公然在他面前行凶，用意也十分明显，是想在杀人之后，嫁祸给他！

那男人可能早已蓄意要杀那个女人，但是决定这时就在大树下下手，却一定是见了他之后，才突然决定的事。

由此也可以证明，这个男人的脑筋，转得十分快。试想，杀了人之后，可以嫁祸给一个喝醉了酒，神经好象不是很正常的人，岂不是难得的机会！原振侠甚至想到，那男人在杀人之后，甚至还可以向警方作假口供，说他酒后行凶杀人！

确是一个很好的杀人决定，只有一个缺点：这男人遇上的醉汉，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原振侠！

这一切转念，全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。大约是那男人扬起刀来，略停了一停，还没有刺下去的一刹那间，原振侠就陡然发出了呼喝声；同时，以猎豹一样的速度，向前冲了出去；又同时一扬手，手中那只扁平的酒瓶，也以十分强劲的去势，直飞向那男人持刀的右手。

这一切，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。那男人做梦也未想到，刚才还脚步蹒跚，看来连站都站不稳的一个醉汉，忽然之间，会变得如此矫捷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向他冲了过来！

所以他根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只是望定了原振侠……他被原振侠的来势吓呆了！

那女孩子也由于原振侠的一下呼喝，而转过头来。她也被吓呆了，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失神地睁大双眼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飞出去的酒瓶，已击中了那个男人持刀的手，“啪”地一声响，那男人手一松，手中锋利无比的匕首，落到了地上。

原振侠就在此际，赶到了他们的身前，他一伸手，就抓住了那男人的足踝……稍为要解释一下，那个男人的反应也十分快捷，他手中的利刃一被击落，眼看原振侠已经冲到了身前，便飞脚向原振侠踢来。所以原振侠一伸手，就顺理成章，抓住了他的足踝。

原振侠一出手，就占了绝对的上风，他略一转手腕，那男人的身子，就随之一转。

原振侠再把手向前一送，那男人就直仆向前，原振侠踏前一步，一脚踏在那男人的背上，那男人就无法再挣扎了！在这个过程中，那女孩子后退了两步，看到了落在地上的酒瓶和匕首。

虽然已是暮色四合，可是落在地上的匕首，还是闪耀着象征死亡的寒光，看了令人不寒而栗！

具有一般智力的人，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可以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了。那女郎陡然叫了起来：“你想杀我？”

这一刻，令原振侠多少有点意外感的，是那女郎所使用的语言，是印尼语。

那女郎一面叫着，一面冲过来，抬脚就踢那男人的头。原振侠不提防她会有这样的行为，所以未及把她推开，令那男人挨了一脚。那男的本来受制于原振侠之后，并不出声，只是在竭力挣扎，这时被女郎踢了一脚，粗声骂

了几句粗话，用的也是印尼语。

原振侠一伸手，把那女郎推开了一步。那女郎仍然在疾声叫：“你想杀我？谁主使你的？说，说！”

那男的却只是骂粗话，并不回答什么。那女郎向原振侠望来，虽然原振侠情绪不好，可是他高大俊俏，还是十分能令女性心仪。那女郎看了也不禁呆了一呆，她改用英语说：“先生，多谢你救了我！”

原振侠也用英语回答：“你一个人会下山？快去找警员来！”

女郎迟疑了一下，像是决定不下，是不是该去找警员。被原振侠踏住的男人，却已叫了起来：“美姬，别报警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！”

他叫的是印尼语，原振侠完全可以听得懂。但是原振侠也感到，这一对男女之间，有着许多纠葛，所以他假装完全听不懂。

事情一开始的时候，原振侠只当那一对男女，也是普通在恋爱中的男女，并没有加以什么注意。后来发生的事，又来得那么突然，原振侠也没有机会去打量他们。

直到这时，他心中起了疑，这才留意。他首先看到，那女郎的手上，戴着一枚相当大的红宝石戒指，看来宝石的质地十分好。她把戒指有宝石的一面转向掌心，那样做，显然是为了不想太炫耀。

这样一枚戒指，说明这女郎相当富有。她的相貌十分普通，约莫二十五、六岁年纪，她的身材，十分丰满健美，神情则又惊又怒。

那男的由于被原振侠踏住了背，所以看不清他的面貌。原振侠对他有狼一样的眼睛，有相当深刻的印象，他的双手，按在地上，正在想挣扎着起来。原振侠可以看到，他的左手，也戴着一枚戒指，形式十分奇特，看来是金属的，有一个一公分见方的平面，平面上，是一只人手形的浮雕。

原振侠看到了这只戒指，心中略动了一动……在他的记忆中，像是记得，有某种特殊身分的人，佩戴这种有人手浮雕的银质戒指。可是一时之间，他却又想不起来。

原振侠并不着急，因为他记忆之中，既然有这样的印象，只要略为花一点时间，就一定可以查出来的！

这一对男女，有特殊的身分，已经可以肯定。原振侠知道，自己是在无意之中，遇到了一件十分不平常的事情了。

那女郎盯着男人……刚才那男人称她为“美姬”，这自然是那女郎的名字了。她刚才还几乎死在那男人的刀下，可能到死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

可是这时，她却并不胆怯，她恶狠狠地喝：“说！谁主使你杀我？原来你接近我，向我献殷勤，就是为了找机会杀我！”

她在这样责问那男人时，简直是声色俱厉。那男人却并不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是叫：“我会把一切告诉你，你先解决了那醉汉再说！”

男人肆无忌惮地这样叫，自然是以为原振侠不懂印尼语的缘故。听得那男人这样叫，原振侠啼笑皆非，心想你才要杀人，那女郎怎会听你的话？

可是，世上的事，真正有出乎意料之外的，那男的才一叫，女郎甚至连看也未曾向原振侠看一眼，手腕一翻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……和那男人刚才拿着要杀她的那柄，一模一样。而且，立时以极快的手法，一下子就刺向原振侠的咽喉，出手不但快，而且狠辣之极，那是一级杀人专家的手法！

这一个变化，当真是意外之极，原振侠在半秒钟之前，怎么想，也想不到有这种事发生！原振侠在事后，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说他一生之中，遇到

过不少凶险的事，但是真正生死一线，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的，还得数这次遭到了那女郎的偷袭！

后来，原振侠自然也知道自己一直判断错误。例如他看到男的扬刀杀人，就以为男的在这种情形下下手，是想嫁祸于他……实际上，男的根本不想嫁祸，他以为在杀了女郎之后，又可以轻而易举地，把这个醉汉也杀死。他是利用有人在旁，女郎不会料到，他会在这种情形下下手这一点，而下手的！如果原振侠只是一个普通的醉汉，早已和那女郎一起陈尸山头了！

后话休提，那女郎陡然发动了又快又狠的一下攻击，原振侠猝不及防，直到匕首的寒光，已到了眼前，他已完全来不及退避或是用双手来反抗了。匕首刺向他的咽喉，他只是来得及身形倏然一矮，一张口，咬住了直刺过来的利刃刀尖！

刹那之间，那女郎现出了绝不可信的神情，像是绝不相信自己这一刀，会刺不中对方！

而也就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已不给她去想一想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机会了！他一脚踹出，绝不留情，踢在那女郎软绵绵的小腹上。

由于刚才险死还生，所以原振侠这一脚的力道也用得十分大，只见那女郎的身子一躬，就被踢得向外直跌了出去。

可是原振侠也立即看出，这女郎受过严格的徒手搏击训练。因为她在跌向外的時候，身子立时缩成了一团，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受伤的机会。

可是由于原振侠这一脚的力度，实在太劲，又是踢在小腹上，所以那女郎仍然受创不轻。在滚了出去之后，身子仍然蜷缩着，一时之间，无法站得起来。

顾得了一，顾不了二……原振侠起脚去踢那女郎，略一分神，伏在地上的那男人，就趁势一跃而起，而且，立即转过身来。

可是还不等他对原振侠展开攻击，原振侠又出一击，将他制住了……原来那女郎中了脚，跌向外的同时，她手一松，并没有把匕首带走，原振侠仍然咬住了刀尖，这时正好用来对付那男人。一挥手，握住了匕首的柄，刀尖已经抵在那男人的喉结之上。

那男人大惊，脸色白得可怕，双明的眼珠乱转，他急叫起来：“别刺我，刀上有剧毒的！”

急切之间，他叫的是印尼语，原振侠仍然伪装听不懂，作势要刺他。那男人吓得连声音都变了，这才又改用英语，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。

原振侠冷笑一声……这么锋利的匕首，还要涂上剧毒，刚才那女郎的出手，又如此之狠毒，这一男一女，绝非什么善男信女，可想而知，他自然也不必手下留情了。眼下是他占着上风，不过以一敌二，始终担着风险，所以原振侠决定速战速决。

他一抬脚，膝头重重在那男人的小腹上顶了一下，在那男人痛得脸部肌肉扭曲的时候，他再扬起手来，在那男人的颈侧，重重劈了一下，那男人立时像一团湿泥一样，软瘫在地。

原振侠处置了这男人，知道他在两小时之内，不容易醒过来，这才去看那女郎。只见那女郎硬咬着牙，正在挣扎着想站起来，满面都是汗，显然她身受的痛苦，非比寻常。

原振侠想起刚才，自己如果不是应变得快，别说被她一刀刺死，就算割伤一些，看那男人对这柄匕首的害怕程度，刀上的毒一定十分猛烈，只怕也

无幸理！在犹有余悸的情形下，他自然不会对那女郎产生什么同情，只是冷冷看着她。

那女郎好不容易，咬牙切齿，挣扎到了可以站直身子，她伸手扶住了身边的一株树。

原振侠绝不敢松懈，手握着匕首，盯着那女郎看。

这些日子来，原振侠情绪低落，精神十分不振。可是这时，几番打斗，事情的发展，又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全神贯注，大扫颓风，这时目光炯炯，神态戒备，看来英姿焕发，十分慑人。

那女郎站直了身子之后，仍然咬紧牙关，缓缓转动头部，向原振侠望来。原振侠沉声喝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那女郎急速地喘着气，好几次想开口，竟然都不能如愿，可知她所受的创伤，着实不轻。足足过了三分钟之久，才总算挣扎说出了一句话，却是在反问原振侠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

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原振侠，医生！”

他在报出自己的名字之际，多少带着点自豪感。那女郎一听，身子陡然震动了一下，又跌倒在地，双手一起抓住了树干，才又慢慢直起了身子。

对于自己的名头，竟然能令对方感到如此程度的震动，原振侠也颇感意外。

他冷冷地看着那女郎，等那女郎进一步的反应。只见那女郎的脸上，现出了痛苦莫名的神情来，先把原振侠的名字，重复了一遍，然后，一字一顿，用极慢的语调道：“我真……该死！”

她忽然之间，自己这样责斥起来，原振侠也不知道她是什么用意，只是冷冷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快说！”

这时，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，幸而有上弦月，不然，山上林木众多，早已漆黑一片，不能视物了！那女郎又连喘了几口气，调匀了气息，才说出了一番话来。

原振侠听了，竟然一时之间，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……那女郎所说的话，竟然是冒险生活者，在发狠劲时讲的话！

照理，那女郎在中了原振侠的一脚之后，几乎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还有什么狠劲好发的？可是她居然讲出了那一番话来，可知她看来虽然不过二十五、六岁，可是闯江湖显然已经有相当一个时期了！

自然，她的话软中有硬，硬中有软，毕竟她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！

她只是一声冷笑，笑声听来十分苦涩，接着道：“在神通广大的原振侠医生面前，还有什么人是人？我是小人物，微不足道，一时不察，居然胆敢冒犯原医生，本来是该死之至。不过原医生大人不记小人之恶，要是肯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自然也感恩不尽，若是要下手处置，自然也无话可说！”

她说着，双手叉腰，忍着痛楚，挺身而立，竟然摆出一副豁出去的姿态！

原振侠虽然感到意外，可是他仍然坚持：“先说你的身分！”

那女郎现出倔强的神色：“没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原振侠冷笑：“好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，把你们移交给警方好了！”

他想起那男的，刚才在一听到报警之后，十分害怕，所以才这样说的。果然，那女郎神色变了一变：“原医生何苦逼人太甚？”

原振侠并不是轻易会发怒的人，可是这时，也不禁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我

刚才几乎死在你的毒刀之下，现在想知道你的身分，就叫逼人太甚？”

那女郎受了责斥，低下头去，这才道：“失了手，连工具也没有了的杀手，应该算是什么？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那女郎竟然称那柄又毒又利的匕首为“工具”！

可是，如果她不折不扣，是个杀手的话，那么这柄匕首，也就不折不扣是杀人的工具了！

原振侠冷笑道：“你是杀手？职业杀手？”

女郎对于进一步的追问，却一点表示也没有，只是僵立在黑暗之中。原振侠又向那男人指了一指：“他也是一个杀手？”

女郎忽然长叹一声：“要不是我们内讧，也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局面。是的，他也是杀手，一个不算是很好的杀手。”

原振侠在这时，忽然心中一亮……那只戒指的事情，他记起来了，那是一个暗杀组织的标志！凡是这个暗杀组织的成员，都有这样的戒指……那女郎所戴的，却是一枚红宝石戒指，这是不是表示，她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特殊？

这个组织的名称是“极乐协会”……黑色的幽默，因为他们的主要行为，是把人杀死，而通常，杀人都会称之为“把人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！”

这个暗杀组织自然十分神秘，神出鬼没。据说成员并不是太多，但每一个都是暗杀专家，保证完成任务，绝不拖泥带水！

据说，和“极乐协会”联络的方式，也十分特别，要在纽约、伦敦、巴黎三大城市的主要报章上，接连三天，刊登“寻人启事”。那么，“极乐协会”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，和你接洽杀人的买卖！

原振侠一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，竟然和这样一个杀手组织沾上了关系，不禁起了一种十分厌恶的感觉……不是害怕，只是厌恶！

他本来已经想把对方的来历说出来了，可是一转念之间，他改变了主意。他决定不再和这种以杀人为业的人，发生任何关系，所以也不必再去揭穿他们的来历。

对于那男的为什么要杀这个女郎，本来他有一定的好奇心，可是这时，好奇心也完全消失了。

他大踏步走过去，拾起了另一柄匕首来，向那女郎冷冷地道：“我把你们的工具，留在山脚下，你下山时可以很容易找到。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，就只当从来没有发生过！”

他说完之后，也不理会那女郎的反应如何，就径自走了开去。走出了几步之后，转过头来，看到那女郎扶起了男人的头，用手指在叩他的太阳穴……这正是令昏迷者快点醒过来的法子。

原振侠冷笑了一下，不再去看，继续向前走。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，就听得那男的，发出了一下杀猪也似的惨叫声来。

原振侠看得出，那女郎使用的是十分有效的，令人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方法。可是也未曾料到如此有效，那么快就令那男人醒了过来。

这又使原振侠慢了一慢……他知道自己刚才出手极重，那一下空手道的“手刀”，直劈在男人颈侧的大动脉上，足以令他昏迷两小时以上！可是那女郎一出手，就令他醒了过来，可知手法必有过人之处。

出于对武术探索的好奇，所以原振侠再度回头看了一眼。也就在他转过头去的一刹那，他听到了极可怕的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接着，又是那男人杀猪

也似的惨叫。同时，那女郎以十分凶狠的神情在逼问：“快说，是谁主使你杀我的？我可没有时间与你多泡，我的工具已经落在原振侠的手里了！”

她说得极快，用的也还是印尼语，可是她的声音十分尖锐，所以原振侠可以听得十分清楚。

令得原振侠吃惊的，倒还不是她的这番话……这番话表示，她的那柄匕首到了原振侠的手中，对她来说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，看来她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夺回来。

她竟真的称那柄又锋利又有毒的匕首为“工具”，这令原振侠有异样的震撼。

同时，原振侠也知道，这一男一女，至今为止，还不知道自己是听得懂印尼话的。

所以才明知他听得到，仍然肆无忌惮地说话。

令得原振侠吃惊的，是他刚才听到的“啪”的一下响。原振侠是医生，对于人体上一些骨头，在断折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声音，自然十分清楚。刚才那一下响，和那男人的一下惨叫，说明了发生什么事……那女郎一下子就弄断了那男人的一根骨头，目的是为了逼供！

令原振侠震惊的是，那女郎的出手，竟然是如此的凶残！看来那男的，就算肯说出谁主使杀她的，也一样性命难保……这一点，很可以从她刚才突如其来持刀攻击，得到证明！

原振侠正在考虑，是快些走开去，还是去阻止大有可能发生的杀人行动？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那男人挣扎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然而，那男人只说了两个字，又是刺耳之极的“啪”的一声响，和那男人的惨叫声。

同时，女郎的呼喝声更凌厉：“说不说？”

原振侠这一下子，忍无可忍了！

他自己的情绪极坏，坏到了即使他目睹那女郎把那男的杀了，他也可以无动于衷的地步。因为反正他们全是杀手集团中的人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是原振侠却无法忍受，那女郎以那么凶残的手法逼供！

原振侠倏然转过身去，他的手中提着两柄匕首。他想发力将两柄匕首抛出去，阻止那女郎再行凶，可是又怕匕首再落在两人的手中。那是他们用惯的“工具”，说不定自己反而会吃亏！

就在这一个犹豫之间，他听得那男的道：“我说了！”他一面竭力喘着气，看起来像是气力不继一样。

原振侠看过去，在黑暗之中，看到他像是用力想坐起身子来，颈子伸得很长，口中发出呻吟声。

那女郎看到了这情形，俯身去接近他，方便可以听清楚他讲什么。

一看到这个情形，原振侠心中就暗叫不妙……那男的吸引女郎接近他，一定是要施暗算，那女郎只怕要上当。

然而，就在原振侠看出这一点时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先是“噗”地一声响，像是那男人从口中，吐了些什么东西出来。

接着，便是那女郎一声长笑。她身子陡然挺直，扬着手，手指上拈着一样看不清楚，可是在黑暗之中，闪闪生光的对象，看来像是一枚钢针！

显然是，那男人引女郎接近，以便喷针杀她。可是女郎却早有准备，所以一下子就把针接到了手中！

在这时候，原振侠也已看清，那男人被折断的，是他的一双臂骨！

那女郎扬着手，厉声道：“你再不说，我就用这枝针杀了你！”

那男人先是嚎叫了一声，原振侠也在同时，陡然呼喝：“住手！你们要鬼打鬼，别在我面前打！”

那女郎对原振侠的呼喝，置之不理，一抬脚，已踏在那男人的断臂之上。那男人惨叫道：“我说了，是老刀！”

那女的一声冷笑，转身就走，竟不再理会那男人，大踏步来到了原振侠面前，脸上漠然没有表情，却提出了请求：“请把我的工具还给我！”

原振侠冷笑一声，不加理睬。那女郎的目光，先是盯着原振侠手上的匕首，但随即向上移，竟然直视着原振侠。在黑暗中看来，她的一双眼睛，简直就像是猫眼一样，有一种妖异的、幽暗的眼光。

她吸了一口气，胸脯起伏：“我不能失去工具，你带着它，我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你。”

不是说笑话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我的鬼魂确实会跟着你，不然我就不能投生。所以，你还是现在就给我了吧！”

这一番话，她说来十分认真，自有一股森严之气，叫人感到寒意。原振侠本来想把匕首放在山脚下，等她下山时自己去取回，可是这时，那女郎向他公然索取，而且，还说出一番这样类似威胁的话来。而且那女郎的行事手段，又如此凶残，令得原振侠反感之极。等她讲完，原振侠一声冷笑：“你自己去找吧！”

他话一出口，手臂陡然一振，手中的两柄匕首，在黑暗之中，闪起两道寒森的光芒，被抛向半空。在半空之中，两柄匕首倏然分开，一左一右，没入黑暗之中。那是原振侠有意卖弄，在抛出匕首的时候，运了巧劲之故，如果不是在武术上有过人造诣，就不能把劲度的运用，掌握到这样恰到好处！

只可惜原振侠自己，和那女郎，都无法欣赏到那美妙的一抛。而那一抛，又几乎令原振侠送了性命！

看来，那女郎像是料定了，原振侠必然会将匕首，抛入黑暗的山林之中一样，原振侠才一扬手，她已经出手。

人要扬臂发力抛物，腋下就必然是个破绽，所以那女郎一下子，就攻向原振侠的右肋。

原振侠那时，劲度全运在右臂之上，一时之间，如何收得回来？他在千钧一发之际，手指松开，先由得两柄匕首脱手而出。同时身子略斜，看清楚那女郎只是空手来攻，就手臂向下一沉，准备在那女郎的手掌，攻到贴近身处时，就着手臂下沉之势，将她的一只手，挟在腋下，然后再出手攻击。

这一切，全是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事。就在原振侠的手臂，眼看要把那女郎的手，挟在腋下之际，原振侠陡然想起，那女郎的手上，戴着一枚红宝石戒指！

一个职业杀手，不会无缘无故戴一枚戒指在手……深信这枚戒指，对她的行动有帮助！

虽然在外表看来是一枚戒指，可是也能成为有效的杀人工具，自己岂可不防？一想到了这一点，原振侠硬生生收住了手臂下沉的势子，身子向后，疾退了开去！

他退得狼狈，那女郎趁势进攻，原振侠便没有再还手的机会。在双方的急速搏斗之中，原振侠看到，那女郎手中的戒指，在明显夺目的红宝石之下，

有极短的尖刺显露出来！他不禁为自己又一次逃过致命的攻击而出冷汗！

那女郎的攻势十分凌厉，一直到原振侠避开了她第十四次的攻击时，才有机会还击。

而一到原振侠有机会还击，情势便立时扭转。

那女郎勉强化解了原振侠的三次攻击，就发出一下充满了愤怒的叫声，一个转身，以极快的速度，奔进了山林之中，一下子就看不见了！

这时，那男人已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双臂下垂，满头大汗，神情痛苦之极，急急来到原振侠的身边，向他哀求：“原医生，请带我下山，不然，她再一现身，必然杀我！”

原振侠看也不看他，自顾自向山下走去。那男人气咻咻地紧跟着他，一面还在不断说话：“我……等于死了九成，可是人总不想死的，有一线希望，也想活下去！原医生，你神通广大，我求求你救我，让我先在你的医院中躲一躲！”

原振侠只当没听见，大踏步向山下走。可是那男人的双腿并没有受伤，原振侠快，他也快，仍然紧紧跟着，气息更加急促，仍然在说话：“原医生，你肯救我，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！”

原振侠只当那男人不存在，那男人哑着声叫：“我知道老刀要杀你。”

这已经是原振侠第二次，听到“老刀”这个名字了。

第一次听到的是他向那女郎招供，是“老刀”主使他来杀那个女郎的。现在，这家伙又说老刀要杀他。原振侠心中暗骂了一声，仍然不加理睬。

那男人哑着声叫：“是真的，原医生，我在无意中听到了老刀和他儿子的对话。老刀要他的儿子，成为和他一样的一流杀手，所以要他的儿子小刀，用出神入化的方法来杀你，是真的！”

任何人听到了有人说，有职业杀手要来杀自己，都不免要追根究底的。若是在以前，原振侠虽然不会相信，但也必然会追问。

可是这时，他却心中干笑了几下，心想：若真是有人用出神入化的方法杀自己，那肯定不会有任何痛苦，是不是情形反而会比现在，无日无夜受痛苦折磨好一点呢？

那男人见原振侠完全无动于衷，急得如同干嚎：“你别小看了老刀，他是组织的首领。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……能够成为一个大暗杀组织的首领，一定有过人之处。不过他自然也不会害怕……一个人在情绪低落，到了如同原振侠目前这种情形时，不会对死亡的威胁感到害怕！

那男人大声叫着，他甚至奔跑了起来，越过了原振侠。他在奔跑的时候，臂骨骨折了的手臂，一定痛楚难忍，所以他的神情，十分可怕，面上的肌肉扭动，满是汗珠。

他叫得声嘶力竭：“你不肯救我，我死定了！”

原振侠只望了他一眼，连第二眼都不望，就在他的身边走了过去。那男人又大叫：“而且，你还夺走了老刀的女人的工具！”

原振侠有点厌恶得想呕吐……什么老刀、小刀、老刀的女人！杀手集团之中乱七八糟的事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要听？在那一刹那，他霍然转过身来，想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，令那男人不能再在他的身边聒噪！

那时，已经来到山脚下。原振侠才一转过身，那男人看到原振侠转过身来，也立时站定身子之际，斜刺里有一股强烈的光芒，射了过来，原振侠一

眼看到，那是一辆警车。

原振侠没有出手，因为他知道，警员绝不会放过一个双臂臂骨骨折的人，必然会盘问他，也会把他送到医院中去的，不必自己再出手了！

在这时候，那男人也发现了正有一辆警车驶来，他的反应，出人意料之极。

看到了警车，那男人先是大叫了一声，然后转身就奔。他双臂断折，根本奔不快，而且他一开始奔驰，警车的速度也加快，向他追过去。

那人一面奔，一面还在叫：“原医生，救救我！”

这时，警车在原振侠的身边驶过去，车中有两个警员，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呼喝了一句，像是在叫原振侠站着别动之类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想不到自己百般无聊，到山上去喝闷酒，会喝出那么多事来。

他这时，可以自顾自离去，而且，他也正准备那么做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却又令得他停了下来……那个在向前奔的男人，忽然转过身来，警车的灯光，射在他的脸上，映出了他的脸容，可怕之极。他张大着口，灯光似乎可以从他的口中，照射进去。他大叫了一声：“你见死不救！你不是原振侠！”

原振侠在他的冒险生涯之中，颇具侠名，得江湖人物的敬重。如果是在以前，虽然他明知对方是一个杀手，对他不会有好感，但对方既然受了伤，他也会先把对方送到医院去，不会如今那样不瞅不睬的。可是现在他自己都觉得生趣大减，心灰意冷，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救人助人的念头了。

原振侠一生之中，受过不少指责，可是指责他“不是原振侠”的，倒还是第一次。

他怔了一怔，想要好好想一想，自己究竟还是不是原振侠？却看到那男人一面叫着，一面疯了一样，咬牙切齿，非但不逃开警车，反倒迎着警车，急速地直冲了过去！

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任何人都料不到。驾驶警车的警员，算是反应快的了，可是无法立时刹车，“碰”地一声响，把那男人撞个正着。那男人的身子，被撞得飞起老高，一下子就出了车头灯照射的范围，然后，又向下落来，再进入灯光照射的范围之中。

当时的情景，十分怵目惊心……那男人落下来的时候，有一蓬血雨，和他的身子一起落下。那蓬血雨，在车灯的照耀之下，看来格外浓，格外红，奇诡可怖之极……鲜血是应该在身体之内奔流的，一旦离开了身体，就会给人以可怖之感，因为鲜血的流失，意味着生命的消逝。

然后，那男人的身体，重重摔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了！警车在撞了人之后，立时停下来，自车上跳下了四个警员来。两个人有点不知所措，另两个奔向前去，看那个男人，同时叫：“快召救伤车！”

原振侠在这时候，想起了自己是医生。

人到了连自己是什么身分，都要靠有连带关系的提示，才能想起来的时候，自然是心境极坏，精神恍惚的时刻。就像原振侠这时那样，听到警员叫救伤车，才想起自己是医生来！

他立时叫：“我是医生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冲向前，来到那男人的身边，俯身去看。那男人还没有立时断气，当原振侠想去翻开他的眼睑时，他居然狠狠地瞪了原振侠一眼。一个临死的人眼光之中，竟然充满了异样的恶毒，令得原振侠也不禁颤动了

一下。那男人的双眼，就此瞪着不动，他死了，眼光中的那种恶毒，自然也消失了。

原振侠的手指，离死人那没有了光采的眼珠极近，他的手就僵在那里。那男人临死时的那种眼光，使原振侠感到了无比的震撼，从那种恶毒之极的眼光之中，原振侠像是听到了那样恶毒的诅咒。

原振侠并不在乎诅咒，他耳际又像是轰雷也似响起来的，是那男人撞车之前的叫嚷：“你见死不救！你不是原振侠！”

不是原振侠！那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，变得自己不再是自己！令得原振侠震撼无比的是，他立即想到，当一个人变得已不再是自己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不是还有再活下去的必要？他的生命，是不是还有存在的价值？

如果这时，原振侠在考虑的是另一个人，而不是他自己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去死吧！”

如果人家问他为什么，他也会有相当充分的理由……人不再是自己，变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要就浑浑噩噩，等待死亡的自然降临，要就自己去追求死亡。

可是，这时，原振侠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这时考虑的是他自己的生命！如果他用同一个答案，那么，他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自杀！

原振侠陡地震动了一下，这是他第几次想到自杀了？第二次？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，想到以前无论如何，都不会想到的事？

原振侠对自己的生命已不再重视？由于原振侠已不再是原振侠？

当原振侠的思绪，陷于极度的困境中的时候，在一旁的警员，都惊诧得不知所措！

四个警员清楚听到原振侠叫“我是医生”，也曾在事前听死者叫过他的名字。原振侠医生大名鼎鼎，警务人员自然也如雷贯耳。

而伤者正需要医生，任何人都会以为，原振侠会有一连串的行动。

可是，原振侠一俯下身，才伸出手来，连碰都没有碰到对方，就僵住了，僵凝得如同同一具塑像一样！而且，僵凝的时间，竟然如此之长！

在车前灯的照耀之下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振侠的脸色，苍白之极，神情在惘然之中，有着深不可测的伤痛和悲哀。接着，汗珠一颗一颗，自他的脸上各处沁出来，又一滴一滴落下来！

四个警员看得面面相觑，骇然之极。其中一个年纪最轻的，忽然叫了起来：“喂！

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医生？”

那警员一叫，原振侠已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之中，醒了过来，抬头向那警员望去。

那警员在“你是不是医生”之后，又紧接着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原振侠医生？”

古人有所谓“着魔”……原振侠本来就陷进了“自己不再是自己”的苦闷之中，已经是在思想上入了魔，进入牛角尖，难以转变的了。这时，再被那警员冒冒失失地这样一问，他更是大受震动，当时便张大了口，发出了极难听的一下叫声来。

那警员绝未料到自己的一问，会有这样的反应，吓得后退了一步。原振侠思绪一片紊乱，张大了口，又发出了一下吼叫……他甚至不知道，自己为

什么要叫！

他只觉得自己的心中郁闷之极，同时，也感到了难以言喻的内疚和后悔……若不是他对黄绢和李固的感情没有信心，他就不会请玛仙对李固去施巫术。那么，就不会有巫术反噬的悲剧发生，世界的一切，就依然那么美好，只要他思念，玛仙就会出现在他的身边。而不会像现在那样，杳无踪迹，而且还不知道，她是不是如同植物一样！

一想起这一点，原振侠就心如刀割，而且心灰意冷。他再发出了一下叫声，可是已不是吼叫，而是一下绝望的呻吟。令得在一旁听到的四个警员，在那一刹间，也觉得仿佛天地之间，充满了灰意！

随着那一下呻吟声，面色苍白得可怕的原振侠，摇摇晃晃，站了起来。

那年轻的警员想去扶他，可是原振侠却一伸手，把他推了开去。

原振侠确然喝了不少酒，但是决计未到喝醉的程度。他这时行动如此不正常，多半是由于他的思绪十分紊乱，精神恍惚之故。

推开了警员，他甚至跨过了躺在地上那男人的身体。本来，作为一个医生，他至少应该检查一下那男人，确定他是不是死亡，而如今的情形是，他几乎没有一脚踏在那人的身上。

那年轻警员又大声叫了一声：“原医生，是不是需要帮助？”

原振侠全无反应，只是摇摇摆摆，向前走了出去。一个警员俯身检查着那个男人，抬起头来，大声道：“这个男人死了，他需要黑箱车！”他又向走开去的原振侠指了一指：“这个医生才需要救伤车！”

原振侠并没有听到这句话，事实上，他这时，什么外界的声音也听不见。他听见的是发自他内心的声音：“你不是原振侠！人人都说你不是原振侠！你不知道是什么人，或者，根本不是人！”

这些发自内心的声音，甚至令他全身发颤，他也根本不知自己在走向何处。

他走走停停，忽然站定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到了医院的门口。医院门口灯光相当强烈，一辆救伤车正响着警号，驶进医院大门去，在救伤车后面，跟着那辆警车。

警车在原振侠的身边停下，一个警员探出头来，大声问：“医生，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？”

原振侠茫然而立，那警员问：“你认识那个撞车自杀的男子？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撞车自杀”的说法十分怪，可是那男人死的情形，却又的确是疾冲向警车，再被警车撞死的……并不是意外，可以说是自杀！

原振侠一听到了“自杀”两字，身子又不由自主，震动了一下。那个男子的身分是什么，说起来十分复杂，原振侠自己对甚么事都提不起精神，自然不想向警员作详细的解释。

而且，那警员的态度也十分恶劣，更令得原振侠反感，所以他冷冷地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！”

那警员却并不识趣，还在追问：“不认识他？他认识你是甚么人，你不认识他？”

原振侠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也认识我，可是我根本不认识你！”

那警员碰了一个大钉子，这才知道，不能在原振侠处问出甚么来。事实上，原振侠也根本不给他机会再问什么，他已经自顾自走了开去。

虽然，原振侠已经很久没有正式工作，但他在医院中的办公室还在。他精神恍惚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支着头，坐了下来，并不着亮灯。

过了一会，他记起抽屉中还有一瓶酒在，就打开了抽屉，取出酒来，在黑暗中慢慢喝着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，恶劣之极。同时，他又有一种极度的倦累感，像是一口气跑完了三个马拉松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想休息。

这种其实并不是来自身体，而是来自心理状态上的疲倦，十分可怕，可怕到使人想永远地休息，也使人对任何事情，都提不起精神来。

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精神上的疲倦，使人完全没有斗志，对一切的事情，都只会从最坏的角度去看、去想，而对任何事情，都抱绝望的态度，以致只有放弃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进取精神。

原振侠的头脑，其实十分清醒。他也清楚地感到，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情形，糟糕之极。可是他却无能为力，无法改善这种糟糕之极的情形！

他曾自己安慰自己，情形不是绝对地坏，还可以有希望。玛仙被爱神接了去，虽然音讯全无，可是爱神通广大，而且对玛仙负有一定责任，一定会尽一切能力去帮助玛仙，令玛仙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。

可是，那又怎样呢？原振侠在又大大地喝了一口酒之后，就这样自己问自己：那又怎么样呢？

本来，他以为自己的情绪低落，只是由于玛仙的吉凶未卜，只要玛仙无恙，他就会和以前一样，兴高采烈地生活。可是这时，他却进一步知道，自己精神上受到困扰的严重性，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加严重……即使玛仙如常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只怕也不能驱除他发自内心的疲倦！

因为他有更严重的问题，无法解决！

事情其实并不算是复杂，原振侠在黄绢和李固的身上，看到了真正的爱情。而在这之前，他以为自己也曾深爱过黄绢，黄绢也曾深爱过他！

显然不是那样，他和黄绢之间，从来也未曾有过爱情。不但是和黄绢，他和海棠之间，也一样未曾有过爱情。要不然，海棠不会舍他而去，毅然把自己变成一个异星人，永远离开了他！

玛仙呢？他是玛仙生命中的唯一异性，和玛仙在一起，他十分快乐。

玛仙出了事，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失落之至，悲哀莫名。但这是不是证明，他和玛仙之间存在着爱情呢？

原振侠十分清楚：没有！

他这时对玛仙的思念，多半是来自内疚……他做错了事，才令得玛仙有如此不幸的遭遇。玛仙就算完全复原了，也绝不等于会产生爱情。

原振侠在失落的情绪之中，开始了解到，他是一个没有爱情的人！

他自认各方面的感情都十分丰富，可是他竟然又明白，自己无法有爱情……绝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，他竟然无法产生爱情！

这令他沮丧之至，觉得他自己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人！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喝了一口酒。在他的办公室外，好像有人走过，曾停了一停，但是却没有人敲门。

原振侠伸手在自己的脸上，重重地抚摸了一下。他的脸上有一层浮油，人在身体疲倦的时候，会有这种生理现象，心理上的疲倦，也会这样子吗？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知道，自己想彻底地休息，容易之极。在这医院中，他至少可以用十种以上的药物，使他在极短时间之内，毫无痛苦地达到永远休息的目的！

原振侠又苦笑了一下，他感到自己开始在自欺了……明明是又一次想到了自杀，却说什么达到永远休息的目的！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若不是原振侠有着过人的古怪经历，他说不定已经和许多自杀者一样，开始有行动了。因为他的精神，确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一开始的两段对话，可以从那个“撞车自杀”的男性杀手临死的话中，理解为是一老一少的对话，老的可以假设是老刀，小的可假设为小刀。小刀曾对原振侠作了调查，曾推许他是生命意志十分坚强的人。

事实也确然如此，可是一个生命力再旺盛的人，也有一个极限。也就是说，也一样会达到崩溃的边缘……在崩溃的边缘上，只要再有外来的力量，稍微推一推，这个人也就会跌进死亡的深渊去！

原振侠本来已经在边缘，傍晚发生在山上的故事，等于是向他又推了一下，而且推得不轻，他已经很有可能跌下去。

而他之所以在那样恶劣的情形之下，还未曾跨出最后的一步，是由于他曾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经历，世上只有两个人有过这种经历！

除了原振侠之外，另外一个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是年轻人。原振侠和年轻人，为了到幽灵星座去拯救公主，他们两个人的灵魂和身体曾经脱离。

他们灵魂曾远赴幽灵星座，又再在勒曼医院之中，和他们的新生身体结合。

（这一段曲折之极的经历，记在原振侠故事《黑暗天使》和《幽灵星座》之中。）

所以，原振侠十分肯定，当肉体的生命消失之后，灵魂会脱离肉体而存在！

灵魂就是人的记忆组，包含了一切的记忆……痛苦和快乐，生机勃勃还是死气沉沉，并不由身体决定，而由灵魂来决定。

消灭了肉体生命，绝不能使疲倦消失，得到休息……他十分清楚肯定这一点。单单消灭身体的生命，不足以改善他的困境，而他又找不出，可以令灵魂也得到休息的方法来。

这一点是原振侠生命最特别之处，也是小刀所无论如何想不到的！

正由于这一点，使原振侠明白，他甚至不能用普通人所用的方法，来使自己得到“休息”，那令得他更加痛苦和消沉……这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矛盾，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恶性循环！

原振侠在黑暗中坐了很久，也没有人来打扰他。正当他想缓缓站起来离去的时候，他看到桌上的一具电话上，一盏小红灯在不断地闪动，那表示有人打电话进来……本来，电话是有铃声的，但原振侠自精神消沉以来，对于突如其来的声音，十分敏感，所以他关掉了电话铃声，只让电话上的小灯，发出闪光。

事实上，原振侠根本不想接听任何电话。这时，他望着那盏不住闪动的小红灯，也一点没有接听的意思，他只是在想：谁会在这时候，打电话来找他呢？

他无缘无故，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去。当他在转身的时候，他无意识地挥了一下手，无意中碰到了电话的听筒。他立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自听筒中传出来，正在叫他的名字。

原振侠又望了电话片刻，心中才想：“莫非这是天意，要我听到这个女人的电话？”

他仍然用十分缓慢的动作，把电话拿了起来，那女人在不断叫他。他一听就听出那是什么人的声音：那个女杀手！

原振侠知道那个女杀手的名字是美姬，知道她的身分是“老刀的女人”。自然也是一个十分冷静凶狠的杀手，而老刀派了那个男人去杀她。

杀手集团之中这种丑恶的自相残杀，原振侠对之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所以他一听到了那女人的声音，就感到十分厌恶，顺手就把电话放下。

可是那女人的另一句话，却令得他不能没有反应。那女人的声音，听来十分阴森：“原医生，你会死，死在我的剧毒匕首之下！”

那女杀手公然向他发出了死亡的威胁！

即使面临这样的威胁，而且原振侠知道，那女杀手说得出做得到，他也必须有反应，他的语调，仍然一点也不起劲。他只是有气无力地反问：“好，你什么时候下手？”

对方显然想不到，他竟然会有这样的反应，所以怔了一怔，才厉声道：“你以为会有预告吗？我喜欢什么时候下手，就什么时候下手，你日日夜夜提防着吧！”

原振侠咕哝了一句：“何必提防？”

那女杀手又怔了一怔：“最好警告你那两个朋友，离你远一点，别在我下手的时候，连累他们也遭了殃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他不明白那女杀手这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，所以自然也反问了一句：“我两个什么朋友？”

女杀手恶狠狠的声音，虽然是从电话中传出来的，可是也带着一股阴森的杀气。她道：“在你住所中的那两个人！你准备干什么？开化装舞会？他们为什么戴着那么高的帽子？要是的话，别忘了请我这个死神的使者……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大声叱责：“你乱七八糟，在放甚么屁！”

女杀手冷笑一声：“都说原振侠医生是一个君子，哼，怎么对女性说这种粗话？”

原振侠半句话也没有多说，就放下了电话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他知道，这个叫美姬的女杀手，会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。他自然不会害怕，可是以他目前的心情，他也不想和这种女杀手周旋，但是又不能挥之则去……这种情形，更令他心情恶劣，所以他伸手，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，以发泄心中的郁闷。

然后，他冲出了办公室，将门重重地关上，令得两个刚好经过的女护士，吓了一跳，一起站定，望着向外冲出去的原振侠背影发怔。原振侠是医院中所有女护士的偶像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他近来的心情恶劣无比。

出了医院之后，原振侠又漫无目的地游荡了许久，一直到午夜时分，他才回住所。

他才一打开门，就呆了一呆，觉得有异。屋子中十分暗，在黑暗之中，他看到有两个人并肩站着，头上戴着看来像是圆筒形的高帽子！

原振侠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，也立刻跨了进去，反手把门关上。

如果他是第一次见这两个人，他一定会讶异莫名，但是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们。

这两个人，在黑暗中看来，造型有点像传说中的无常鬼，是不知来自什么星体的异星人。若干年之前，当他们来到地球，和两个地球人相见的时候，确然被那两个地球人，当成了是来自阴司地狱的黑白无常了！

两个异星人留了一只盒子在地球上，那只盒子被投进了海中。几百年下来，由于海水的侵蚀而损坏，产生了一种力量（情形很怪，有点像是辐射外泄），使得接触到的生物，细胞染色体中的遗传密码产生错误的讯号，所以会使生物“倒退”，从现代生物，变成古代生物……有一家渔民，甚至变成了原始人！

原振侠被扯进了这件十分曲折的怪事之中。最后，这两个异星人在取回那个“盒子”的时候，曾和原振侠见过面，有过一番交谈。

这两个异星人和原振侠，可以说是旧相识了。所以，原振侠并不吃惊，而且，立即十分衷心地很高兴看到他们……和外星人交换意见的机会，毕竟不会有太多。

他挥了挥手：“欢迎两位，是不是不必着灯？”

那两个人立即回答：“是，不必着灯。嗯……你好象不是很高兴？”

原振侠知道对方有很强的感应力，可以知道他人的情绪，所以他忙道：“不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不高兴是我另外有原因，和你们无关。”

那两个人“哦”地一声……原振侠在这时候，想起了那个女杀手所说的话，他心中不禁好笑：要是女杀手竟然向这两个异星人下毒手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
原振侠问：“两位来，当然是有事？”

那两人立时道：“对，我们对你上次所说的话中的一部分，感到相当程度的兴趣。”

原振侠知道，他们说话的用词有点怪，是“翻译”上的问题。那两个异星人，毫无疑问，是通过语言翻译的装置，才能和地球人交谈的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迅速地想了一想上一次和他们的交谈，然后问：“哪一部分？”

原振侠一面问，一面走过去，取起一瓶酒来，斟了一大杯，喝了一大口。

那两个人看来并不打算坐，原振侠就自己坐了下来。那两人道：“我们曾说到那个小装置，可以聚集许多你们所不知的力量，来完成一些事。”

原振侠又喝了一口酒：“对，地球人对于许多能量的利用，程度还十分浅。电能被发现利用，也还不过短短的两百年左右，强大磁能的利用才开始！”

那两人道：“可是，当时，你提到一个十分古怪的名词：巫术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，何古怪之有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在我们对地球的研究之中，竟然找不出这个名词来！你又提到巫术就是聚集一些力量，来做一些事的行为。很多地球人都会？”

当时，在海上，原振侠确实曾如此说过。原振侠这时，自然也知道，这两个异星人感到兴趣的是巫术，那是他们研究地球的一片空白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不能说很多人都会，是若干人会聚集宇宙中的力量，来达成一些目的。”

两个异星人齐声问：“你会吗？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不会！”

异星人发出了一下相当古怪的声音，那多半是为了感到失望而发出来的。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忽然想到了一些事，心跳得十分剧烈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异星人又问：“你知道什么人会？”

原振侠立时道：“知道，有一个女巫之王，和我有极密切的关系，由于巫术的神秘原因，她的生命之中，只能有一个异性，那就是我。她是实验室

中的……产品，但又是不可不折的人。可能在创造的过程之中，有些过程和地球人不同，使得她有极强的巫术能力……”

原振侠努力在介绍着玛仙，但是由于她的一切，那么奇特，而且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的，所以原振侠的话，听来不禁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。可是两个异星人，却显然听得十分入神，而且，在逐渐向原振侠接近。

原振侠继续说着：“她的巫术能力，举世公认，这连创造她的人也没有料到。创造她的人，和你们一样，也不知来自宇宙何处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陡然停了下来……那两个异星人，已来到离他伸手可及的距离。

这两个异星人，曾在几百年之前，被人当作是黑白无常，原因是由于他们头上的帽子相似之故。而他们的脸容是什么样的，当时遇上他们的人，并没有看清楚。

而等到原振侠和他的朋友胡怀玉、陈克生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不但是黑夜，而且海上有雾，他们也没有来到如此接近的距离。

这时，原振侠正说着，突然住了口的原因，是由于在近距离的情形下，他看清了这两个人的样子！

原振侠早就知道，异星人可以是任何样子的……样子可以完全超乎地球人的想象力之外。可是即使这种观念，早已在他的思想中成立，他清楚见了那两个异星人的模样之后，还是呆了一呆。

那两个圆筒形的“帽子”，约有七十公分高。“帽子”是一直连下来，看来是一种灰白色的金属，一直连下来，把异星人的头部，整个罩住。

所以，严格来说，原振侠看到的，不是那两个异星人的真正模样，而只是那种灰白色的金属面罩，所以更有诡异之感。

他们的脸容究竟是什么样的？自然也无法想象，只是在金属头罩上，有十五公分见方的一处，全是细密的网。透过网上的细孔，可以看到他们炯炯生光的眼睛……这种情形，有点和现代西洋剑击运动，所戴的保护头罩相类似。

原振侠的注意，使那两个异星人明白，这一刹那他在想什么。两个人一起伸手，指着“帽子”：“这是和我们脑部连结的许多装置，能帮助我们完成很多事。例如，没有它，我们就根本无法和你交谈！”

原振侠曾推测过这一点，所以他道：“我明白！”

异星人问：“这使我们的样子，看来很怪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，看来像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灵。嗯，被叫作无常鬼，有操纵生死的本领，十分相似。”

原振侠的这番话，引起异星人的反应，十分奇特……是一连串十分古怪声音。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心想：这难道是他们本身的语言？为什么他们忽然用自己的语言交谈？

想到这里，原振侠陡然明白了！他不禁由于惊诧，而发出了“啊”的一下惊呼！

他想到的是：传说不会无缘无故产生，就算是创作，也多少要有点凭借。会不会有一个时期，这一类异星人频密地在地球上出现，多次被地球人发现，渐渐传了开来，就成了无常鬼。而且也把他们的怪模怪样，留传了下来，逐渐定了型？

原振侠令自己镇定些，问：“你们来到地球，不止一次了，是不是？”

两个异星人并没有什么犹豫，就回答：“是……事实上，是许多次，我们每隔七十六年，就到达地球上一次。你应该可以知道，我们是依附一个什么天体在作宇宙航行！”

原振侠连十分之一秒都没有考虑，就叫了起来：“哈雷！哈雷彗星！”

两个异星人呵呵笑着（他们原来表示高兴，所发出的声音不知是什么样的？）：“对了，这是我们的一大发现，也把这个经验，传授给了许多星际航行者。你提到那女巫之王的创造过程，我们也有所闻，那是许多星体上的高级生物，研究地球人的活动之一！”

原振侠的声音苦涩：“是不是有一所宇宙大学，把对地球人的研究，当作是一个学科？”

异星人摇头（高“帽子”随着摇）：“不能这样说。但是在长期的星际航行中，发现一个星体上有生物，这种生物又不是十分成熟……”

他们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作了一下补充：“意思是还没有成熟到，有长途星际旅行的能力。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不会见怪，因为事实的确如此。直到如今为止，地球人还没有飞出太阳系……即使是无人驾驶的宇宙飞船，都不曾飞出。”

异星人沉默了片刻：“其实，我们在做的，也还不能说是研究，只是各方面资料的搜集，而没有一个结论。地球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生物，明明是同类，可是每一个都又有着自己不同的遗传密码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相同的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每一个地球人，都自成一类，可是实际上，又明明是同一类！”

原振侠曾听到过不少外星人对地球人的评论，可是能指出人类这一个大特点来的，倒还是首次。

那两个异星人又道：“所以，要了解地球人，就十分困难，非得了解每一个地球人不可，而那实际上又是无法做得到的。曾经有一个星体上的人，研究出了一套规律，把人分成许多模式，一个个套进去。但那也只不过能计算出，这个人的生命的表面部分，至于人的内心世界，别说对外星人来说，是一个谜，即使是地球人与地球人之间，也无法知道对方的内心世界！”

原振侠听得同意之至：“是的，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都是一个谜！甚至对这个人自己来说，也是一个谜！”

两个异星人显然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是吗？有这样的情形？怎么会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所有对地球人的研究，都不能成立了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正如你们所说，地球人的生命，复杂之至！真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完全迷失在自我之中的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：“我就可以算是这样的人，至少，是在这种情形的边缘。”

两个外星人的眼睛，在黑暗之中看来，更是闪闪生光。他们说了一些话，令得原振侠暗自吃惊。

他们说的是：“地球人同类相残的情形，普遍之至，甚至构成了整个人类历史，这种情形，可以解释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每一个地球人都有不同的遗传密码，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所以，一个人杀另一个人，或一群人杀另一群人，严格来说，并非同类相残，而是异类相拚！”

单是这一番话，已令原振侠听得遍体生寒！他第一次听得这样的说法：

人和人之间，不是同类……没有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同类！所有的人，通通都是异类。

或许这是说明，何以人类那么喜欢残杀的原因！

人把另外一些人认作同类，从来就是一个美丽又残酷的黑色误会！

而接下来，那两个异星人所说的话，更令得原振侠心惊……原振侠本没有料到，从巫术的话题，忽然会转移到了生命的奥秘之上。

但这个话题既然如此吸引人，原振侠自然乐意听下去，因为那两个异星人的意见，并不是空口说白话，而是他们长期以来，对地球人的资料搜集和观察的结果。

试想，他们不知从多久以前开始，和哈雷彗星一样，每隔七十六年，出现一次。以致他们的形象，成了传说中的无常鬼。

要说对地球人的研究之深刻，他们自然是很有资格的了！

那两个异星人又说道：“地球人还有一个怪异到了极点的行为，和任何生命的原则相违背！”

原振侠已经隐隐感到他们想说的的是什么了，所以手心有汗渗出来。

他们继续道：“任何生命的原则，是努力维持生命，直到自然消失！”

原振侠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两个异星人说下去的，正如他所料：“只有人，会有意识地结束自己的生命……这才是真正的同类相残！试想，一种连自己的生命都会结束的生物，他人的生命还会有什么价值？”

原振侠一声也没有出，他甚至屏住了气息。而在那一刹那，他确实有窒息的感觉。

异星人又道：“一个人会自杀，是不是连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结果？还是人除了有极度的排他性之外，连自己也排斥？”

原振侠喃喃地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无法回答。”

异星人对这个问题，显然有相当时间研究，他们又指出：“是不是由于人的脑，分为左右两个部分，所以每一个人，严格来说，绝不统一，可以分裂……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，连自杀也不是同类相残！甚至每一个人，都是不同的分裂！”

原振侠只觉得耳际“嗡嗡”作响，他的声音，软弱无力：“请别……再讨论下去了。”

我不能提供任何帮助！一点也不能！”

两个异星人又发出了一阵古怪的声音，听来又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讨论着。但是维时极短，就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上：“那位女巫之王，我们想见一见她！”

这也正是原振侠，想要眼前这两个人做的事。

虽然导致他目前情绪如此低落的原因，十分复杂，正如他刚才所说那样，连他自己都无法明白自己。但是玛仙的失常，却是主要诱发的原因。

而玛仙被爱神带走之后，音讯全无。原振侠的想法是，这两个无常是异星人，爱神也是异星人，托这两个无常去找爱神，是不是容易一些？

而在找到了爱神之后，就可以探听到玛仙的吉凶了……越和那两个异星人相处久了，原振侠就越觉得他们的外形像无常。而且，也正由于他们经常地在地球出现，才有了无常鬼这样造型的神灵出现，所以原振侠在心中想及他们的时候，索性就称他们为无常了！

自然，眼前的“无常”，并没有黑白之分，看来都是灰扑扑的……无常

而有黑白之分，只怕是众口交云的传说过程中的“艺术加工”！

两个无常提出了要见玛仙，这正合原振侠的意思，他立时道：“本来绝无问题，可是她遭到了意外，现在的处境，十分不幸！”

两个无常有点愕然：“你说她掌握了巫术，而且巫术又是能聚集力量，来作成一些事的。那么，不论她在什么困境，都可以凭巫术解脱的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正因为是巫术的失灵，才使她这个巫术的女王，陷入困境的。经过的情形，相当复杂，你们能详细听吗？”

无常像是正对之感到极大的兴趣，所以连声道：“当然能，请详细告诉我们！”

于是，原振侠便把故事讲了一遍。他确实讲得十分详细，从白化星人李固来到地球讲起。（一双无常的反应是：多么落后的星际航行方法！）

当原振侠说到白化星人，后来已经进化到了没有形体的时候，一双无常便赞叹：“啊！竟有这样进步的生命形式！看来，宇宙间的生命，最终的形式，一定如此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这样的生命，全然没有快乐，那个李固就充分体验了这一点！”

无常道：“快乐和痛苦是相对的，没有了快乐，自然也没有了痛苦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啊，生命之中既没有快乐，又没有痛苦，这还算是有什么生命？这样的生命，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两个无常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地球人的想法真怪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根据你们刚才所说，每一个地球人，都有不同的想法，那只可以说：我这个地球人的想法真怪！”

无常显然急于听经过，所以不和原振侠再争下去，只是作了一个手势，请原振侠继续说。

原振侠就继续说。当说到他不相信李固和黄绢有真爱情，又怕李固在地球上兴风作浪，所以和玛仙商量，要玛仙去害李固时，两个无常发出了很多下感叹声来：“地球人之间，也有共同点，例如强烈的排他性，就是地球人的共通点！”

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如果你们再听下去，就可以知道有例外的！”

原振侠说了玛仙用“血魔法”，令李固的脑部活动，全部停顿。又说了玛仙和他，同时发现了黄绢和李固之间的真正爱情，开始后悔。

而极度的后悔，是在他们发现，想霸占整个地球的野心家，其实只会是地球人，不会是异星人之后发生的。

无常插言道：“对啊，地球人没有离开过地球，就老觉得拥有整个地球，已是欲望之最了。在星际航行过的人，才知道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，谁会希罕得到一粒微尘呢？”

他们说了之后，又作了补充。他们的补充是：“不是说所有的异星人都有野心，可是为了地球，不是很值得。就像地球人，不会为一颗到处俯拾即是普通小石子，而爬上一个山崖去拾取一样，因为不值得。”

刚好原振侠在说到那一段的时候，停下来喝了几口酒，所以也由得他们去发议论。

原振侠没有表示赞成和反对，他这就说到了玛仙决定牺牲自己，成全黄绢和李固。

无常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是人类行为之中，极其罕见的一种，在历史上

有详尽记载的事例，更是寥寥可数！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只要有一宗，那就证明‘排他性’，并非是人类的共通点！”

无常笑了起来：“你硬要把某种突变当成反例，这样的说法，自然也可以！”

原振侠有点恼怒：“我不是强辩，那也不是突变，是人性中存在的一种美德！突变？你什么时候见过，一只老虎变得只吃草不吃肉？”

两个无常之中的一个，发出了一下声响，可是却被另一个推了一下，他也就没有再发声。这种情形显而易见，是一个想说甚么，另一个阻止了他。

原振侠于是十分恼怒，立时道：“我以为我们之间，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！”

那一个叹道：“是，只是我不想浪费时间。他刚才想说，要老虎只吃草不吃肉，是十分容易的事，只要改变遗传密码中的讯息传达就可以了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可是人类的人性之中，确然有美好善良之处，不是由什么外来力量改变而形成的！”

这一次，两个无常噤若寒蝉，都不出声。原振侠就接着把整个故事都说完了。

双方静默了片刻，原振侠才问：“你们去寻找爱神，是不是容易些？”

无常想了一想才道：“当然会比你容易。我们感兴趣的是，你可知道那女巫的脑部，受了什么样程度的破坏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正想问你们。以你们对生命奥秘的掌握，可以使人体细胞最神秘的组成部分，照你们的讯号而活动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，可以使她复原？”

无常又静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我们甚至有力量，使她长出一副新的脑子来……可是那也没有用处，因为新的脑子，空白一如才出生的婴儿，没有记忆。自然她可以从头学起，不过这过程太长了！”

原振侠听得有点发怔，这两个无常竟然说，他们有办法令玛仙长出一副新的脑子来，只是那副脑子没有记忆而已。

在精神恍惚之中，原振侠脱口叫了出来：“那么她原来的记忆呢？她原来的记忆到哪里去了？”

无常道：“应该还在她现在的脑中，只不过被封固了，无法发挥作用！”

原振侠大声道：“那就揭开她脑部的封固！”

无常叹道：“我们不知道取消封固的讯号是怎样的。因为没有一种地球生物的脑部，在遭到损坏封固之后，有恢复能力的，所以我们不能。”

原振侠不明白：“你们甚至可以新造一副脑子！”

无常道：“那简单得很，任何一个胎儿在成长的过程之中，都有制造脑子的过程。

截取过程中细胞遗传密码的讯号，加以利用，就可以长出一副新脑子来！”

原振侠张大了口，他明白矛盾的所在了！

只要在地球生物中发生过的事，无常都有力量达成，没有发生过的事，他们不能凭空创造！

无常又道：“我们须先见了她再说，或许她的情形，不是那么坏！”

原振侠闭上了眼睛一会。玛仙的情形，究竟坏到了什么程度，他也不知

道。可是那似乎没有复原的希望，原振侠是知道的，因为，如果有办法的话，玛仙也不会牺牲自己，来令李固复原了！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心中陡地一动：玛仙牺牲了她自己，令得李固复原，那么，是不是有什么人肯牺牲，就可以令玛仙复原呢？

想到这一点之后，原振侠心跳加剧，他想到了他自己！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他十分愿意牺牲他自己，来令得玛仙复原！

也就在这时候，他不由自主，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。他完全明白玛仙，为什么不顾自己，一定要令李固复原的原因了。她十分愿意牺牲自己……那样做，可以令得她心中安宁舒适！至少，在她决定这样做的时候，是十分乐意，完全自愿，非此不可的！

原振侠突然之间，思绪凌乱，他仰着头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两个无常一直在注视着他，同时问：“你的脑部活动……好像不是……很正常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简直不正常之极……就是我才说的情形，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该怎样，才能使我趋向正常！”

两个无常沉默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地球人真的复杂之极。看来不单是我们，许多外星人的资料搜集和研究，都只是有了表面的，或自以为是的成绩。真正的……连地球人自己都弄不清楚，外人何由得知？”

原振侠对他们的这种态度，十分欣赏，因为那是十分客观的态度。他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们说得对，每一个地球人，都是一个独立的例子，和其它所有的人不同。而且，每一个人，都不是稳定的，人的遗传密码，和其它生物的遗传密码不同，会在生命的中途，发生转变，不像其它生物那样，终生不变的。”

无常十分感兴趣：“能举个例子？”

原振侠一挥手：“太多了！每一个人的一生之中，都会有许多次转变。所有的转变，都没有规律，事先毫无迹象可循，更多的情形之下，是这个人自己都意料不到的……一个曾被我认为全世界最具野心的女人，竟然可以突然为了爱情，而放弃一切权力，这就连她自己也不能相信！”

无常听过李固和黄绢的故事，所以“啊”地一声：“那位女将军！这种情形，可以理解为人的遗传密码是复式的，不是单式的。复式的排列组合，可以产生出许多变化来，自然和单一的不同。”

无常这样的假设，已经超越了原振侠的知识范畴之外了。所以原振侠感到了一片迷惘，他有一点概念，可是却没有具体的意念。

无常各自扬起手来，在原振侠的两边肩头上，轻拍了一下。这是地球人表示友善的动作，当然他们想要表达的，也是同样的意思。他们齐声道：“导致你脑部活动不正常，使你有了前所未有的想法的原因，是女巫之王的突变。我们会帮你，我们先设法找到女巫之王再说，随时和你联络！”

原振侠在情绪极度低落之中，忽然有两个无常来访，不但在谈话之中，对他有许多新的启发，而且，无常还答应替他去寻找玛仙，和答应尽量帮助她，这自然又使原振侠生出新的希望来。曾有哲学家说过，希望虽然是最大的骗子，可是也是生命的泉源。

至少，这时的原振侠，就出现了近期少见的兴高采烈！

他连声道：“谢谢你们，十分谢谢！”

无常发出笑声：“不算什么……你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一直认为，已认识了地球人，可是今天才知道，根本不认识！”

原振侠没有表示什么，这个问题，他们已经一再讨论过了。无常的身子晃悠悠，向门口走去……他们在行动之间，给人以这种感觉，自然是由于他们的头上，都顶着“高帽子”的缘故。

在黑暗之中看来，他们的这种外形，确然就是传说中的无常鬼！

当他们来到门前的时候，原振侠心中在想：他们会不会有突破空间的能力，根本不必打开门，就从门中穿过去？在他那样想的时候，无常之一，已经伸出手去开门……他们有十分长而且柔软的手指，这一点，刚才在他们轻拍原振侠的肩头时，原振侠已经注意到了。

门一打开，原振侠倒想移动身子，送他们出去。可是在门外，陡地闪起了一股十分异特的光采，只是一闪，根本叫人无法判断发生了什么事。随着光采一闪的，是一下听来很轻的金属撞击声。

两个无常是并肩走出去的，他们两个人的身子，堵在门口，又各有着“高帽子”的阻挡，所以在门外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原振侠完全看不见。他看到了那股光采，是由于室内十分黑暗，那股光采又十分奇诡之故。

无常的身体仍然在门口不动，而自他们的口中，各自发出了表示奇特的“咦”的一声响。紧接着，听得“砰”的一声响，像是有什么物体，重重地撞到了对面的墙上！

原振侠知道出了意外，他一耸身，窜向门口。这时，在门口的两个无常，也都半转过身子来，目光闪耀，一起向他望来。

两个无常的身子半转，使原振侠可以看到门外的情形了。他看到一个女人，背靠着对面的墙，以一个十分怪异的躬身姿势，僵立着不动。双眼睁得极大，口也张得很大，全然是一副不相信的惊恐神色。

在那女人的手中，握着一柄匕首，锋利无比……这个女人和这柄匕首，原振侠都不陌生。陌生的是，那女人握住匕首的手势，相当特别，只是用拇指和食指，握住了匕首的柄。

那柄匕首，闪耀着一种异样的光采……刚才原振侠看到的一股光采，显然就是因这柄匕首急速挥动，所发出来的。

只一眼，原振侠看到了眼前的情形，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！

他无可遏制地轰笑了起来！

原振侠不是大笑，而是真正地轰笑。他的笑声，是从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，喷发出来的，因为他确然感到事情好笑之极！

他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看就明白了……那女人是杀手，曾威胁要杀原振侠，也曾警告原振侠，不要连累了他的两个朋友。她自然在门外伺伏了相当久，门一开，两个无常正要跨出门去，这个心狠手辣的杀手，就立即出手！

她甚至可以判断，两个人是一起出来的，所以一出手，就准备把两个人一起杀死……横挥着手中又锋利又淬有剧毒的匕首。

原振侠在猜想，她一定是攻向两个无常的颈部，以为电光石火的一击，就可以割断两人的气管！

这攻击，是多么有效的杀人方法！

原振侠不知道，这个女杀手如果得手之后，下一步会怎样行动！

女杀手没有得手……她做梦也想不到，那两个戴着“高帽子”的是异星人。不单是异星人，而且，“高帽子”一直沿下来，形成了一个头罩，而且连颈部，也在金属的罩护之下。

匕首划在金属上，发出了那轻微的一下声响。

女杀手自然知道自己失手了！所以她立即躬着身，迅速后退，以致身子重重撞在对面的墙上。

自然，也在那一刹那，她也看清了两个无常的情形，知道事情有自己意想不到之处，所以整个人都呆住了！

原振侠确然真正感到好笑：一个出手如此狠辣的女杀手，却遇上了两个异星人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倒霉的？从女杀手的神情上，可以看出，她感到世界末日已经到了！

就在原振侠的轰笑声中，女杀手发出了一下难听之极的嗥叫声，双臂无目的地挥动着。显然这时，她完全错乱了，不知如何才好，是完完全全地手足无措！

原振侠当然不会给她再定下来的机会，他一步跨过去，一伸手，十分轻易，又把那柄匕首夺了过来。同时，原振侠的出手，粗鲁之极（他从来出手也未曾这样粗鄙过），他左手一探，已抓住了那女人的头发，用力一带一送，把那女人，自两个无常的中间，直送了进去，跌进了他的住所。

而且不等她有机会站起来，原振侠已经奔进屋子，一脚重重踏在她后颈上！

那女杀手伏在地上，被原振侠制住了后颈的要害，除了发出一阵可怕的声音之外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两个无常直到这时，才一起叫了起来：“原医生，你的行为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你们不懂，如果你们是普通人，刚才门一开，就死在这柄刀下了！”

他说着，扬了扬手中那匕首，匕首仍然闪耀着奇特的光采，看来十分怪诡。

无常叫起来：“她要杀我们？为了什么？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这一点，我会问她！你们请便吧！这是我们地球人之间的事，你们不懂的。记得，一有消息，就和我联络！”

两个无常想来知道，原振侠所说是事实，地球人互相之间的纠缠，不是他们所能明白的。所以，一起答应着，摇摇晃晃，走了出去。

原振侠在他们走了之后，冷笑一声，一跃而起，关上了门，喝：“起来！”

那女人仍然伏在地上一会，才开始蠕动……说她是“蠕动”，并不夸张，因为她的身子，以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，开始扭动。

原振侠这才注意到，这女人穿了一套紧身的肉色衣衫，紧贴着她的身子。这女人的容貌相当平常，原振侠已见过她几次了，可是如果要原振侠详细形容她的面目，原振侠还是说不上来。

或许，相貌普通，正是一个成功杀手的条件。

但是，这女人丰乳皴臀，身材十分健美。所以这时，当她的身子缓缓扭动着，令得丰满的臀部高耸之后，看来也十分诱人。

原振侠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还有点不明白她摆出这样的姿态来，是为了什么？可是当他看到那女人，在丰臀高耸之后，仍然伏在地上，却又不断扭动她的腰肢之际，他自然知道那女人想干甚么了！

那女杀手在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，竟想利用她自己的身体引诱他！

一明白了这一点，原振侠实实在在，又无法忍得住，他又突然爆发出轰笑声。而且，他觉得比女杀手一击不中，大惊失色，更加好笑。

由于原振侠的笑声之中，有着那么多的轻视，任何人都可以觉察得到。那女人陡然停止了她的诱惑的动作，转过身来，手撑在地上，不住地喘着气，面色凝重，神情可怕之极。双眼之中，射出十分恶毒的光芒来。

原振侠仍然在笑着，非但笑，而且伸手指向她，笑得毫不留情。

原振侠对这个女人的厌恶，到了极点，要不然，他刚才出手也不会那样粗鲁了。他两次领教过那女人出手的狠辣，相信这个杀手的一生之中，出手而没有人应声死亡的，也就只有这两次而已。

原振侠以前也曾见过不少凶残无比的人，可是像这样冷血的，却还是第一次见到……这个女人本身，简直已经是杀人的工具，她手中的匕首，只不过是工具的工具而已。

原振侠这时，就用那柄匕首指着她，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一个两次被人夺去凶器的杀手，还不那么可笑；一个想色诱男人，而又不照照镜子的女人，才最可哀。”

原振侠的话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侮辱程度，可以说已到了顶点！

他的话才一出口，那女人的身子，就剧烈地发起抖来，咬牙切齿，额上青筋绽起，双眼之中，似射出无数毒箭来，那样子，简直就是一头疯了的山猫。自她的喉际，发出一阵又一阵“咯咯”的声响。

原振侠把她的匕首在手中抛上抛下，冷冷地望着她。

过了好一会，那女人才缓缓起身。当她站起身来的时候，她全身的骨节，都发出一阵“格格”的声响，可知她是如何地愤怒！当她站直了身子，才从她紧咬着的牙齿之中，迸出了一句话来：“原振侠，我一定要杀你！”

原振侠冷笑：“我已经第二次听你这么说了，你为什么不下手？”

那女人盯着原振侠看，身子仍然在剧烈发着抖。原振侠在这时候，心肠软了一软……无论如何，对方始终只是一个女人，而且是一个失败得如此之惨的女人，似乎可以适可而止了！

所以，原振侠再一开口，声音甚至是十分诚恳的。他道：“你杀不了我的，这个游戏并不好玩，可以停止了！”

那女人一字一顿：“我杀不了你，就在你面前自杀！眼看着一个人，因为你而死在眼前，这绝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！”

原振侠一听，心头不禁震动了一下，但是在表面上，他声色不露。

在那一刹那，他想到的，是那个撞车自杀的杀手。那杀手在临死之前，高叫他“见死不救”，好使他感到内疚，而他确实感到了迷乱，思绪上的极度迷乱，近乎入魔的状态。如果这个女人，再死在他的面前，他岂止不愉快而已，对原振侠来说，必然是十分严重的精神打击！

原振侠知道，绝不能让对方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尽管他内心暗暗心惊，但是表面上看来，他是百分之百地若无其事。他耸了耸肩：“一个医生若是怕人死在眼前，这岂不是笑话？”

那女人的声音凄厉之极：“这个人是为你而死的！”

原振侠指着那女人：“你！你为我而死？我甚至连你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！你什么都不是，是死是活，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！”

那女人的身子抖得更甚，扬起手来，手也在抖着。黑暗之中，她的目光阴森，她扬起的手上，戴着一只红宝石戒指，这时，在戒指上，发出了十分轻微的“啪”的一下响……原振侠知道，她的戒指是一件凶器，有一枚短小的尖刺，隐藏在内，一定已应声弹出。

原振侠甚至可以肯定，这枚尖刺之上，淬有剧毒。也就是说，她如果要在原振侠面前自杀的话，是十分容易的事！原振侠在那时，心中也不禁有一阵慌乱，他实在不想，再有人死在自己的面前。

同时，他对目前的情形，又感到十分厌恶。所以他转过身去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还有可以离开的机会，想想怎样逃避老刀要杀你的阴谋吧！别在我的面前，玩这种幼稚把戏了！”

原振侠在讲这几句说话的时候，目的只不过是转移一下那女人的注意力。可是他却没有想到，这几句话，却引起极强烈的反应！

那女人陡然向前，直扑了过来。原振侠把手中的匕首，向前略伸了一伸，身子并没有动，守得严密之极。所以那女人一落地，立时身子又弹向后，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这一来一去，快捷绝伦，身手极好。

原振侠看在眼里，心中也不禁叫了一声“好”。

那女人在一进一退之间，口中发出难听之极的叫声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老刀的事？”

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知道就是知道，为什么要讲给你听，你快走吧！”

那女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样子，她反倒能镇定了下来，忽然道：“我们其实可以合作！”

原振侠连看都不看她：“我从来不和失败者合作……你不去看看，现在你自己是什么样子！”

那女人把牙齿咬得“格格”响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：“我不杀你，我要看小刀怎么杀你！”

原振侠感到十分厌倦，走过去打开门，沉声喝：“快滚，下次再撞在我手里，我可不客气了！”

那女人的应变能力，倒也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。前后不到几秒钟，可是她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扭着身，搔首弄姿地在原振侠的身边，走了过去。

原振侠自然不会放松戒备，因为那女人手中的戒指，就随时可以致人死命。她在原振侠身边经过的时候，用一个十分诱人的姿势，向原振侠摊开了手，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等你到了楼下再说，快走！”

那女人咬了咬下唇，走到了门口，才又转过身来，娇声道：“你是一个笨人，你不知道你自己错过了什么！”

原振侠毫不容情：“别令人作呕了，你如果真有那么好，既然已是老刀的女人，老刀为什么，还要安排阴谋来杀你？”

那女人又狠狠一咬牙，盯着原振侠看。自她双眼之中，所露出来的那种恶毒之极的眼光，令得原振侠也有点不是很有勇气正视她！

那女人又发出了一下冷笑声：“老刀要杀我，是因为不想我落在别的男人怀中。而我又实在太好，好到了他自己不舍得杀我！”

原振侠声音冷酷：“一个好的女人，不会那样子硬推销自己！”

那女人咬了咬下唇，忽然垂下眼睑，现出了一个相当可人的姿态，声音听来也相当温柔：“那是由于你是一个太出色的男人！”

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知是自然还是做作，呼吸加速，饱满的胸脯在急速起伏。

原振侠自然不会幼稚到，由于她这种恭维而改变态度，他的声音中仍然充满了厌恶：“快走！”

那女人有一个短暂的时间，一动不动，抬起眼，看了原振侠一眼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就转身走了出去。原振侠在她走出了几步之后，一抬脚，把门关上。在门关上之前的一刹那，他又看到那女人转头，向他望来，眼光闪烁，如同妖猫！

门关上之后，原振侠又呆立了片刻，心中的厌恶感，越来越甚。握在他手中的那柄匕首，像是有一股灼热一样，使他拿捏不稳。

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了一下尖叫声。

一听那尖叫声，就知道是那个女人发出来的。她不但叫声尖厉，而且还在喊着：“原振侠，我要杀你！我一定要杀你！”

原振侠的住所，是医院单身医生宿舍，她这样尖叫，听到的自然不止原振侠一个人。

这令得原振侠勃然大怒，冲到了窗前，推开了窗子。

那女人就在楼下，建筑物前的空地上，还在不断地喊叫着。已引得不少人，自窗口中探头出来看，也使得进出的人，都停了下来，伫足而观。一个相貌平凡，可是身材却又玲珑浮凸的女人，披头散发，样子神情充满了怨毒，又用尖厉的声音在叫骂着，此情此景，实在恶劣之极。

原振侠只向下看了一眼，就不禁遍体生凉。虽然他的生活之中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，可是，他却也没有能力，来应付这样的场面！

那女人显然发现了这一点……这样的局面，可以令得原振侠遭到极度的困扰。而刚才原振侠对她的侮辱太甚，也令得她怨毒之极，所以她变本加厉，更加放泼，声音听来也格外可怕：“原振侠，你这样对待我，决不会有好死，我一定要杀你！”

从一个盛怒的女人口中，骂出了这样的话来，令得听到的人，多少不免有暧昧的联想。在一旁围观的人，不但神情古怪，而且还有的抬起头来，向原振侠住所的窗子指指点点！

原振侠站在窗前，简直头皮发炸。他好几次，想一挥手，把手中的匕首抛出去，射向那女人，好停止那女人演出的闹剧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他就变成公然杀人了！

他只觉得手心冒着汗，身子在发着抖，耳际轰轰作响，夹杂着那女人难听之极的恶毒咒骂。这一切，都组成了一张漆黑的、巨大的网，向他罩了下来。他知道，自己非摆脱不可，可是这张“网”，又自四面八方罩了下来，使他感到无法逃脱，他一定会成为这张恶梦一样的网中的游魂，永远陷入痛苦烦恼之中！

那令得他不但沮丧，而且十分恐惧。他心中在哑着声音大叫：“要摆脱！要摆脱！”

不能陷进网中去，绝不能！”

可是，一方面他又绝望地叫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那女人的叫声，一下一下传来，原振侠实际上，已分辨不出那女人在叫些什么了！

在原振侠听来，那女人的叫声，是一下又一下在收紧网口的绳索。目的是要把他放进网中，抛进痛苦的深渊之中去！

就在这时候，他看到了手中的那柄匕首，所发出来的那种闪烁的光芒。这时，他满面全是汗珠，视线也有点模糊，可是他一看到那种光芒，他就想到：死亡！死亡是使自己不陷进网中，唯一可行的办法！

只要扬起这柄匕首来，插进自己的心口，死亡立即发生。一切困扰烦恼，也就随之消失，那女人的尖叫声，再也不会对他发生任何作用！

这柄匕首那么锋利，插进人体时，不会有多大的痛楚。而且，刀身上还有剧毒！他盯着那柄匕首看，这种念头，越来越甚，这一次，他不但有了自杀的念头，而且，有了自杀的行动……他紧握着匕首的手，正在渐渐向他的心口移动，匕首的刀尖，对准了他自己的心口！

虽然他的动作十分缓慢，可是究竟不是有很大的距离，终会有移到的时候。刀上有剧毒，刀尖只要刺破一点肌肤，死亡就发生了！

而原振侠的视线，一直盯在匕首上，他的动作虽然慢，可是绝没有罢手的意思。

这时候，原振侠的情形，可怕之极，他甚至连那一阵急速的拍门声，也没有听到。

两个人撞开了门，看到原振侠呆立着，匕首的尖，离他的心口，已不到两公分。原振侠满面是汗，神情可怕之极！

撞门进来的，是另外两个医生，和原振侠比较说得来的。他们一看到这种情形，陡然一呆，自然而然，发出了一下呼叫声。

这一下呼叫声，把原振侠自极度的情绪迷乱之中，唤了回来！

原振侠一看那柄剧毒的匕首，竟离自己的心口如此之近，他也大吃一惊。

他那时的情形，十分奇特。刚才他自己想做什么，做了些甚么，他不是不记得，而是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只是突然有了一个转折，他停止了刚才的念头和动作。

所以，他立即移开了匕首，同时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他知道刚才自己的情形，危险之至，那是一种“入魔”的情形。然而是有有什么力量，使自己“入魔”了呢！他十分迷惘，难以明白。

进来的那两个医生又一起喝：“放下你手中的刀，你想干甚么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缓缓摇了摇头：“我……没有什么，谢谢你们！谢谢你们！”

他是由衷地在感谢，因为那两个医生若是迟一步出现，会发生什么事，他绝不敢想下去。

那两个医生挥着手：“别谢我们，原，你要去阻止那女人，不能再让她胡闹下去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这时，他才留意到，那女人的尖叫声已停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阵嘈杂的人声。原振侠探头向下面看去，看到有一辆警车停着，两个警员在那女人的身边，正和她在交涉着什么。

另外有一个警察，正抬头向上望来。虽然环境相当黑暗，可是原振侠还是一下子就看出了，那警官就是在医院外，曾企图向他了解情况的那个。

原振侠也立即想到，不是有人报警，警车才来的。多半是那警官，又想来向自己了解情况，所以才来的。

原振侠在那一刹那，也有了对付那女人的办法，他立时向下叫：“别放走那女人，她和那撞车自杀的人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！”

原振侠叫的话，在别人听来，可能莫名其妙，但是那警官，自然是明白的。而且，他正如原振侠所料，是想来找原振侠取得进一步的资料，才遇上了那个，在大叫大闹的女人的！

原振侠的做法十分对，那女人也想不到，原振侠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，

还会挺身而出，大声叫嚷。她以为原振侠一定无地自容，再也不敢见人！

却不料原振侠刚才，一时想不通，钻进了想自杀的牛角尖，但是他决不是没有勇气面对事实的人。他自然知道，刚才的这种情形，会引起一个时期对他的风言风语。他更知道，对付这种情形的最好方法，就是我行我素，决不怕人怎样说自己！

所以，他才毫不考虑，就叫警员对付那女人！那女人在怔了一怔之后，立时想向外逃，可是在有了原振侠的警告之后，她要逃走，就不是容易的事。在她身边的两个警员齐齐呼喝，立即追上去，其中一个，一伸手，已抓住了那女人的手臂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是原振侠叫嚷着，要警方扣留那女人时所绝想不到的。在事情发生之后，原振侠十分后悔，以致令得他的情绪，再一次跌入恶劣的深渊！

原振侠从楼上看下去，下面发生的事，他看得十分清楚。他看到，那女人身形一闪，已向一旁溜了出去，行动十分快捷，一下子就溜出去了五、六步。两个警员也立即展开行动，其中一个，动作较快，在一个急转身之后，就追了上去。

那警员由于动作太快，所以连警帽也落到了地上。看得出他的年纪非常轻，一追近，伸手就去抓那女人的手臂，一抓就中。

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已经感到不对，感到有极凶险的事会发生。可是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出言警告……警员的手，才一抓住了那女人的手臂，那女人一反手，就在警员的手背上，轻拍了一下。

原振侠看得清楚，那女人手上的戒指，碰到了警员的手背，警员立即松手，发出了一下尖叫声。那女人趁势，推开警员，那一推的力度，看来不是很大，可是那警员却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那女人在推跌警员的同时，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奔向前去。

这时，在下面的人，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并没有人采取行动。只有那个倒地的警员，知道自己受到了袭击，非同小可的袭击！

那警员被那女人击中的一只手，可能已不能动弹了。所以他用另一只手拔出佩枪来，人倒在地上，十分艰难地撑起身来，连连扳动了枪机。

从一个女人撒泼胡闹，忽然之间，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，那是任何人所料不到的。

刹那之间，围观看热闹的人，一阵混乱，人人都发出惊呼声来。

那警员一连向那女人奔出的方向，开了六枪，原振侠看到，在向前飞奔而出的女人，像是身子向前仆跌了一下，可是立即又继续向前奔，迅即没入了黑暗之中，不能肯定她是不是曾中枪。

而下面，也没有人再去追那女人，因为事态的发展，令人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之中！

来找原振侠的是一个警官、两个警员。其中一个警员，忽然倒地、开枪，而且连开了六枪之多，另一个警员和警官，连忙赶到他的身边，心中还都有些责怪，开枪太小题大做了。

可是当两人来到倒地的警员身前时，都吓得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惊呼声来。

这时，围在那倒地警员身边的人不少。事情发生在医生宿舍之前，自然有许多医生也围上去看，以致原振侠看不到下面的情形。

从人人都发出惊呼声和混乱的场面来看，原振侠知道一定发生了非常的变故。他想到了那女人的戒指上有一枚尖刺，刺上闪耀着妖异的光芒，是有剧毒的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他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战，也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冲向门口。在冲出门的时候，顺手一抛，把一直握在手中的匕首，顺手抛向沙发，又对那两个破门而入的医生一挥手：“快下去，下面出事了！”

他们三个人，也来不及等电梯，就从三楼疾冲了下去。当原振侠冲到楼下出事的所在时，他只觉得出奇地静。他走近去，看到那警官脱下了自己的上衣，折成一团，给那警员枕在脑后。

可是这种行动，显然多余了！

那警员的双眼睁得极大，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的光采，一看就知道，他已经死了！

他的脸色，是一种极其可怕的青紫，连双手也是如此。看来，有可能他的全身皮肤，都是这种可怕的颜色！

那一小枚尖刺上的毒，不知是什么毒，毒性竟然如此之甚！看来，死者已经过几个医生的检查，证明已经死亡了，那几个医生，神情骇然地摇着头。

那警官不断在抚着死者眼皮，想叫死者合上眼，可是并不成功。死者顽固地张大着无神的眼睛，像是绝不甘心就此丧失了生命……他的确应该如此，虽然他的容颜变得如此可怕，可是还是可以看出他十分年轻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！

另一个警员，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。原振侠看清楚了情形之后，向那警员喝道：“站在这里干什么，快去追那个女人！”

那警员震动了一下，没有立即行动。原振侠又补充道：“要小心，那女人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杀手！”

那警员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才好，警官已站了起来，下了命令：“立即通知总部！”

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转过身来，双眼之中，满是红丝，盯着原振侠。原振侠立即知道，他心中在想什么和将会说些什么，所以转过头去，不敢和他的眼光相接触。

果然，那警官咬牙切齿的声音，就在他的身边，响了起来：“那女杀手和你有什么轶轳？你害死了一个警员，你知道他才多大？他只有二十三岁！”

原振侠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虚弱无比，他想为自己辩护几句，可是竟然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。

他当然不会承认那个警官的指责！

那警官指责原振侠，害死了那个青年警员！

原振侠不会接受这样的指责。可是，他却也无法说，他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！

若不是他和那女人之间，有那么多纠缠，那警员自然不会丧生……甚至于，若不是他在楼上的高叫，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！

下毒手的是那个女人……再一次证明，她是一个心狠手辣，下手决不容情的女杀手。

可是原振侠在整件悲惨的事件之中，却脱不了身！他的身子在发颤，那警官还在指责：“是你！原医生，你先是不肯和警方合作，现在，又导致一个优秀青年丧失了生命！”

原振侠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和他一起下来的那两个医生，大是不服，反驳警官：“你别胡说八道，这……死者中了毒倒地的时候，我们全在楼上！”

警官一字一顿：“我没说他直接下手，只是说他脱不了关系！是不是，原医生？”

警官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伸出手指来，直指向原振侠的鼻尖。

原振侠不但没有力量去拨开他的手指，就是连望向他手指的目光，都是那么软弱无力！

那两个医生知道，原振侠近来的情绪十分恶劣。一看到他在受了指责之后，身子发颤，脸色灰败，自然知道那种指责，对他的精神状态，打击极大，有极坏的影响。

所以，两人不约而同，站到了原振侠的身前，把咄咄逼人的警官，隔开了一些。

原振侠在这时候，才像是梦游病患者一样，抬起手来，向前指了一指：“那杀手……朝这个……方向逃走的，有可能中了鎗！”

两个医生一边一个，扶住了他，齐声道：“那是警方的事，别管了！”

那警官一声冷笑：“是啊，是警方的事，和冷血动物没有关系！”

两个医生十分恼怒，刚想开口，警车的警号声大作，两辆警车，又疾驶了过来。

两个医生想扶着原振侠离去，可是那警官一个箭步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脸色铁青：“对不起，原振侠医生，你必须留下来，协助调查。他死得不明不白，你有责任要留下来！”

警官向死者指了一指，死者可怖的脸容，使警官的话变得更强而有力！

原振侠缓缓吸了一口气，迸出一个字来：“好！”

那两个医生着急道：“你的精神状态……”

原振侠点点头：“我可以支持！”

两个人中的一个比较性急：“你可以支持？刚才，你还企图自杀！”

他叫得十分大声，人人可闻。原振侠的身上，陡然震动了一下，脸色灰败。

在宿舍前空地上的，全是医院的熟人，自然也知道原振侠近日来，心情十分坏，而且停止了在医院中的正常工作。但是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传奇人物，有许多冒险生活的经历，是一个坚强无比的人物。所以，一听到他竟然企图自杀，都讶异得说不出话来，刹那之间，人人的目光都射向他，四周围一片静寂。

原振侠感到每一个人的眼光，都像是一柄利刃。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，使他感到了剧痛，他自然而然，双手掩住了脸，身子剧烈地颤抖着。

那两个医生扶住了他，一个大声对警官说：“别骚扰他！现在我以医生的身分，证明他的精神状态，不适宜接受任何盘问！”

警官的脸色铁青：“只怕你的证明不起作用，他非接受盘问不可！”

原振侠在这时，放下双手来。他也脸色铁青，可是神情竟意外地镇定，他道：“我很好，有什么，只管问！”

那两个医生叫了起来：“警方讲不讲人道？至少得让他先休息一下！”

这时候，赶来的警车上，警员纷纷跳了下车。一个高级警官急速来到原振侠身前，伸手向原振侠行了一个礼。可是当他看到，原振侠的脸色难看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抬起来的手，僵在半空，竟忘了放下来！

那高级警官认识原振侠许多年了，一直十分佩服原振侠的为人和机智。他第一次和原振侠认识，是从调查一宗谋杀案开始的。

那宗谋杀案奇特之极：一个叫陈维如的医生，杀死了他的妻子。这个陈医生，又是大豪富王一恒的外甥，他们第一次见面，就在大豪富王一恒的办公室之中。

整宗案件，牵涉到灵异之极的灵魂离体之后的迷失现象，诡异莫名。在以原振侠为主的传奇故事之中，那个离奇曲折的故事，被定名为《迷路》……并不是身体的迷路，而是灵魂的迷路。

这位警官升迁得十分快，如今已相当高级，但仍然维持着对原振侠的极度尊敬。每次见到原振侠，都会自然而然，向他敬礼！

可是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原振侠一直是英俊潇洒，神采飞扬的。怎么会变得这样失神落魄，倒像是死了一大半一样？

那实在是令人吃惊之极的情景。那高级警官，一时之间，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陡地叫了起来：“有医生没有？原医生需要医生！”

在原振侠身边的几个医生立时齐声道：“我们就是医生，可是你的手下，坚持要立刻盘问他！”

高级警官这才放下手来，向那警官严厉地瞪视了一眼。那警官仍是一脸倔强的神色，但自然他也不再坚持他的意见。

高级警官连忙道：“快送原医生到医院去！”

原振侠摇了摇头：“不必了，我上去休息一下就好。那女杀手……唉，该立刻去追捕她的！”

那两个医生扶着原振侠，转过身去。高级警官望着原振侠的背影……即使是背影，也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，这个人的精神充满了沮丧和失落。所以高级警官又不由自主，摇了摇头。

这时，法医已对死者作出了初步的检查，向高级警官作报告：“死者死于一种剧毒，毒药的成分，还有待化验。”

高级警官望向警官：“把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向我作简单的报告！”

这时，原振侠在两个同事的扶持下，已将跨进建筑物。高级警官扬声道：“原医生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立即来见你！”

看热闹的人更多，两队警员跑步，奔向女杀手行凶之后逃走的方向，展开搜索。原振侠听到高级警官的叫唤，他并没有转身，只是软弱无力地，向身后挥了一下手，算是回答。

回到了住所，一个医生拉上了窗帘，不让原振侠看下面的情形。原振侠一进来，就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托着头，一动也不动。两个医生看着他，想安慰他几句，可是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！

两个人不敢离开，因为刚才他们撞门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情形，令他们胆颤心惊。

其中一个，拾起了在沙发上的那柄匕首，四面看了一下，顺手放到了一个柜顶上。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不是用梯子踏上去，是看不到的。

他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原振侠仍然垂着头，显然一点也没有注意。又过了一会，原振侠才像是遇溺获救的人苏醒过来一样，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低呼：“酒！给我一点酒！”

两个医生明知酗酒是一件极坏的事，但是也更知道，这时给原振侠一点酒，自然是起镇定作用的。所以其中一个，就拿了一瓶酒，一只酒杯，

来到了原振侠的面前。

原振侠抬头，视线一接触到酒瓶，整个人就像是电击一样，直跳了起来，一伸手，夺过酒瓶，打开瓶盖，仰起头来，向口中直灌！

酒通过他的口，流入他的喉咙，发出“咕咕”的声响来，听来十分骇人。

那两个医生不知所措，明知以自己的能力，绝对无法在原振侠的手中，夺回酒瓶来的！

就在这时候，门被推开，高级警官出现在门口，一看到原振侠这样喝酒的情景，他再度受到了震撼。而且这一次的震撼，显然比上一次更剧烈，他发出了一下惊呼，双手挥动着，一下子就冲到了原振侠的面前。

原振侠在这时，也已一口气把瓶中的烈酒，喝了一半，垂下手来。酒顺着他的口角向外流，他也不去抹拭，双眼发直，看起来像一个白痴。

高级警官感到了极度的心痛，他失声叫：“原医生！原振侠医生！”

原振侠的眼珠，以慢速度转动着，总算看到了满脸痛心的高级警官。他咧了一下嘴，本意可能是想笑，但结果却比哭还要难看。他问：“你叫我？你觉得我……我……还是原振侠？”

高级警官一顿足，看他的神情，本来一定是想说“当然是”的。可是他刚想开口，竟然有了怀疑：这人是不是原振侠呢？

既然有了怀疑的想法，自然也有了怀疑的神情……而要说的这句话，也就没说出口。

这种情形，原振侠的视线，虽然由于酒精的刺激而变得模糊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。

他陡然发出了一下呼叫声，刺耳之极，两且双手抓住了高级警官的手臂，用力摇着，叫：“我不是原振侠！我是什么人？告诉我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”

他叫到后来，简直声嘶力竭，样子可怕之极。那高级警官被他摇得身子乱晃，看来比他更激动，也跟着叫了起来：“你是原振侠，可是你变了，变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！”

你受了什么刺激，变成这样子？”

高级警官显然也抵受不住，眼前的情景所带来的刺激，竟然一伸手，抢过了原振侠手中的酒瓶，也对住了瓶口，咕嘟咕嘟喝了三大口。这才抹着嘴角，大口喘着气，望定了原振侠。

原振侠也喘着气，双手在脸上用力抹着，像是想把什么东西抹走。可是事实上，他脸上除了他的五官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而一个人的五官，就算这个人对其讨厌之极，也是无论怎样抹都抹不去的！

在这时候，那两个医生中的一个，对高级警官低声道：“他情绪极度低落，处于自杀倾向极浓的边缘，十分危险，要二十四小时有人保护……”

那医生说虽然十分低声，可是原振侠还是听见了。他发出了一下令人牙龈发酸的冷笑声，用冰冷的声音道：“我不必要人保护，如果我想自杀，也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止得了我！”

原振侠的话虽然骇人，可是听到的三个人，却都自然而然地点着头。他们都知道，确然如此，原振侠如果下定了决心要做甚么事，也就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止他！

原振侠忽然又笑了起来，笑声听来十分古怪，而他发出的问题，更加古

怪：“如果我自杀了，死的是什么人？是原振侠吗？我已经不是原振侠了，那自然不是原振侠自杀，对不对？”

高级警官这时，勉强定过神来，双手乱摇：“你在打什么哑谜，别走火入魔了，世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！”

原振侠惨笑起来，指着高级警官道：“你错了，世上真有无法解决的问题，真有！”

高级警官应对机灵：“如果真是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你死了，一样无法解决！”

原振侠陡然震动了一下，转过身，向前走去，直到走到了屋角，才怔怔地站着不动。

三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

原振侠站着一动不动，足足有好几分钟，高级警官才敢来到他的身后，沉声道：“经过搜索，还没有发现那个女杀手！”

原振侠如梦初醒，“啊”地一声，略转过身来：“这个女人，真正杀人不眨眼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，隶属于一个十分可怕的暗杀组织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才全转身过来，神态相当安定，令得三个人都在暗中松了一口气。原振侠望着高级警官：“你应该知道这个组织的！”

高级警官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极乐协会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：“那女人是组织中十分重要的人物，是首脑老刀的情妇。可是事情复杂得很，老刀又对她不信任，派人预谋杀她……”

原振侠这时，看来除了脸色难看一些之外，一切都回复了正常。他把事情简单扼要，十分有条理地，说了一遍。当然，他并没有提到那一双“无常鬼”的事，也没有提及玛仙被血魔法反噬，令得他情绪低落的事……那一切，他认为和暗杀组织的事无关。

那两个医生听了原振侠的叙述，虽然已十分吃惊，目瞪口呆，但是他们对这个恐怖暗杀集团的了解，自然不如高级警官！

高级警官越听越是吃惊，等原振侠讲完，他已在频频抹汗，失声道：“不单是那女人要杀你……还有，小刀也下令要杀你？原医生，你的处境危险之极！”

原振侠淡然道：“我有过更危险的经历。”

高级警官搓着手，望着原振侠，欲言又止。原振侠立时知道了他在想什么，所以立刻道：“我不需要警方的特别保护，绝对不要！”

高级警官摇头：“既然知道有人处境那么危险，对这个人提供特别保护，是警方的责任！”

原振侠声色俱厉：“我说不要就不要，你少自作聪明！我要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，也就没有什么人可以保护我。我另外还有一些事在进行，你只会越帮越忙！你现在要做的事，是倾全力去通缉那个女杀手！她更可能另外还有同党！”

高级警官的脸色十分难看：“他们一定全是偷进本市的，那个撞车而死的人，根本没有他的任何资料。还有，可以请一个绘像专家来，把那女杀手的样貌画出来……这件事已经在进行了，只是想经过你作进一步补充！”

原振侠点头答应，又喝了几口酒。高级警官通过对讲机，召来了一个绘像专家，专家已经有了女杀手的绘像，因为见过那女杀手的人，至少超过五十个。

绘像看来有七八成像，原振侠一面指出需要改正的地方，一面道：“我看不会有用，这可能根本不是那个女人的真面目，是高明而精巧的化装术的结果！”

高级警官问：“你何以会有这样的推测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这个女人能成为老刀的情妇，而且，她对自己十分自负。所以我推测她的相貌，不应该如此平庸，她化装成这样，是为了不使人注意。”

原振侠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，不惹人注目，如果是一个美女，那就不同……作为一个杀手，就算本来十分美丽，也要设法把原来的美丽遮起来，才方便行事！”

高级警官苦笑了一下，等绘像专家住了手，他才无可奈何地道：“先把这个绘像发出去再说。太猖狂了，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用那样的手法，杀了一个警员！”

原振侠想起了那个警官的指责，心中又是一阵刺痛，自然而然，闭上了眼睛一会，发出了一下长叹声。高级警官在原振侠的肩头上，轻拍了两下，原振侠睁开眼来，挥了挥手：“各位请吧！”

高级警官和那两个医生，听原振侠下了逐客令，都不免神情犹豫。原振侠坚决地道：“请你们走，我十分疲倦，需要休息！”

绘像专家首先告辞，高级警官叮嘱了几句亦离去。那两个医生到了门口，又站了好一会，才离去。

原振侠确实感到十分疲倦，他双手抚摸着自已的脸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提着还剩下小半瓶的酒，推开了卧室的门。门一推开，一着亮灯，他就呆住了。

那是真正出乎意料之外的怔呆！

在他的床上，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女人，正以一种十分诱惑的姿态伏着……他对这种伏着的姿态，并不陌生，不久之前，那个女杀手想引诱他，就是利用这种姿势，伏在地毯上的……浑圆的丰臀高耸，修长的玉腿一条蜷曲着，一条伸得很直，低着头，任由头发垂下来，遮住了脸面，双手支撑着身体，丰乳隐约在颤动。

只不过刚才，那女杀手身上有紧身的衣服，而这时却是全裸的。

原振侠自然可以肯定，在床上的那女人，就是那个女杀手——他佩服那女人的聪明，当她成为追缉对象的时候，她又回到了原振侠的住所来。那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警方绝不会想到她在这里！

而原振侠在进来之后，已着亮了灯。当他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他真的感到了一阵目眩，目眩的原因，是由于那女人一身欺霜赛雪的白皙。不但白，而且皮肤细腻无比，如玉般润滑，不必用手去触摸，就可以感到那种动人心魄的滑腻。

原振侠就在门口站着不动，恣意地欣赏着，他甚至好整以暇地打开瓶塞，喝了一口酒。这时候，床上的那女人，变换了一下姿势。

那女人变换的姿势，只是把原来蜷着的那条粉光致嫩的玉腿伸直，而又曲起本来伸直的那条玉腿。

虽然姿势的变换，绝不算是大动作，可是这女人，一定受过如何诱惑异性的专门训练。因为就在姿势的变换之中，她的细腰款摆，而且浑圆高耸的臀部，也有起伏。使看到这种情景的原振侠，不能确定自己刚才吞下的是一口酒，还是自己的口水。

那女人变换了一下姿势之后，又伏着不动。原振侠缓慢而深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忽然想到了几个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女性，他索性一面想，一面慢慢地欣赏。

黄绢不是属于肌肤赛雪的娇娃，她的一身古铜色，使人联想起非洲的森林和沙漠，是原始的豪放。

海棠自然是雪白的，可是却纤细，像是极好的白瓷。而眼前这个女人，是一整块的白玉！

玛仙的莹白美丽，几乎是无可比拟的。但如果和床上的这女人比，却多了三分女人的羞涩，而少了那种原始的肆无忌惮……这种毫不保留地展览自己的身体，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行为。可是这时，原振侠并不想责备，也不排斥，因为美丽得十分直接，绝不转弯抹角，对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来说，这一点十分重要！

原振侠又喝了一口酒，在咽下酒的时候，床上的那个女人，缓缓地转过头来……她仍然伏着，只是转动颈部，而且她不用手去拨，而是转高一些，就用力一甩头，把遮住她脸面的头发甩开去。

在她有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她的双乳，随着抖动，那一阵乳波，十分悦目。

而当她又停了下来之后，原振侠已经可以看到她转过来的脸面了。原振侠在那一刹那，屏住了气息……他料中了！

他曾对高级警官说，那女杀手平庸的相貌，可能是高明精巧化妆的结果，他料中了！

这时，他看到的那个女人，相貌绝不平庸，不论和什么人在一起，她都毫无疑问，是一个出色的美女。但是，也正如她的裸体一样，她美得如此原始和毫无保留，以致原振侠一看到了她的脸，就第一时间想到，古今中外，历史上著名的淫妇，一定都是同一类型的！

甚至一开口，她说的话，也是那么直接。她朱唇轻启，问：“我好不好？”

这个问题，绝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的！

原振侠立即点头，给了那唯一的答案：“好！”

那女人仍然维持着原来姿势，声音更甜腻得化不开：“错过我一次的人是白痴，错过我两次的，那简直是死人了！”

原振侠缓缓走过去，来到了床边。那女人把她的丰臀，耸得更高。

原振侠在走近去的时候，本来是自然而然，要伸手在她高耸的、诱人至极的圆臀上轻拍两下，然后再讲出要讲的一番话来的。可是，他的手才伸出去，手还未曾和那女人的身体接触，他看到了那女人的双眼之中，陡然闪耀起一片兴奋之光……这种眼神是灼热的，其热度之高，简直可以叫人融化！

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陡然醒悟，自己的手，如果一碰到她的身体，那种灼热，就会化为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，袭向自己，令自己无法再对她抗拒。原振侠并不感到那是自己的懦弱，而是任何人，在这种情形下一定的反应。

不过，就算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，他要收回手来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浑圆白腻的臀部，像是有着无可抗拒的吸力，要把原振侠的手吸过去，不但是抚摸，而且是肆意搓捏！

所以一开始，原振侠并不是立刻缩回手来，而是手的动作停止，停在离莹白的肌肤只有十公分处……他的手心，可以感到来自她的胴体的灼热。

然后，十分困难地，一公分一公分地后缩。可是在移开了三公分之后，

他又僵凝了好一会，这才又慢慢地把手缩了回来。

在原振侠终于成功地把手缩了回来之后，那女人美丽的脸庞上，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来。她的眼睛睁得极大，丰满诱人的口唇颤动着，可是却没有声音发出来。原振侠在这时候，已经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他没有用手，改用手中的酒瓶，他扬起酒瓶来，在那女人的臀部，轻拍了一下。

当他还准备去拍第二下的时候，却已经没有机会了。那女人发出了一下可怕之极的叫声，身子一个翻滚，滚到了床的一边。

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看出，她是在盛怒之中，但是她仍然不忘，她自己的身体是如何吸引异性，所以她看来仍然十分动人。

原振侠的目光并不离开她……确然，那是十分值得欣赏的一具女体，几乎无可非议之处，连每一个脚趾都是那么均匀，那么美观。

那女人在忽然之间，像是有了大发现一样，叫了起来：“原振侠，你，无能？”

原振侠并不和她争辩，他拽来一张椅子，坐了下来，先喝一口酒，才道：“你可以用这个借口来安慰自己，你的衣服呢？快穿上。”

那女人坐直了身子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你还是抗拒我？你已经是个死人！”

原振侠笑……他是真正地在笑：“广义来说，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死人。如果你坚持不穿衣服，我也不反对，因为你确然十分美丽。”

那女人闷哼一声：“通常，美丽总和动人联在一起。不过我显然不动人，至少，动不了你！”

原振侠又喝了一口酒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的运气不好。”

那女人缓缓直起身……先伸出了脚，把她雪白的大腿伸直，足尖点地，然后站了起来。动作和姿态，美妙得难以形容！原振侠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松懈，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美女，不折不扣，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！

那女人在原振侠的面前，站直了身子，全裸的她，毫不羞涩地搔首弄姿。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美丽的外表，可以遮蔽丑恶的内在。人有美丽的外表，总会占很大的便宜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那女人居然发出了一下娇笑声：“你是在说你self？”

原振侠不理睬她，继续道：“你的美丽，也使你占便宜……你这就离去吧，我不再追究你过去的行为。可是当你再杀人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让我见到！”

原振侠在说出了这番话之后，几乎有点自己也不相信，自己会那么说，所以他用力摇了摇头……这一番话，和他行为的原则相违背！

他一直不容许罪恶的行为，有恶必惩。这个女杀手，绝对可以列入穷凶极恶这一类，可是他竟然可以对她的过去作为，不加追究！

是不是由于那女杀手出众的美艳呢？他自己问自己，答案是苦笑。他不能否认，女杀手的美色，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诱惑了他，甚至能够使他放弃了多年来，一直在奉行着的行为原则！

虽然在原振侠来说，已经作了最大的让步，可是对女杀手来说，显然绝不领情。她先是用心听着，等原振侠说完，她就咯咯乱笑，一面笑，一面身子抖动。原振侠一面看，一面心中想，古人形容美女在笑的时候，常有“花枝乱颤”的形容词，要来形容眼前的情景，可以说是再恰当也没有了！

那女人在笑的时候，娇躯扭动，简直是赏心悦目之极，原振侠也毫不避讳地恣意欣赏着……这也是最令女杀手怒火中烧之处……原振侠并不是不承

认她的美丽，可就是不被勾引上钩！

对一个一向在过去，在男性的面前，无往不利的女性（有引致十个男人互相残杀的纪录），突然之间，遇上了原振侠这样的男人，不但遭到了挫败，而且败得如此之惨，如此之手足无措，其狼狈可想而知！她甚至无法掩饰自己的怒意，她的眉向上扬，双目中又有凶光射出来。

原振侠却微笑着，缓缓地摇着头，向她作了一个“不可以这样，这样不好看”的神情，令得女杀手陡然转过头去！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声音十分诚恳：“我知道说了也是白说，不过还是要说……像你这样的美女，十分罕见，钟天地之灵气而生，心地没有理由天生邪恶，或许是环境所逼？你能脱离暗杀集团吗？”

那女人先是一怔，接着却哈哈大笑起来，原振侠感到了一阵目眩。她一面笑一面道：“多谢你的好意，原振侠牧师！”

她自然知道，原振侠是医生而不是牧师，她这样说的意思，是在讽刺原振侠居然也会说教。

然后，她又恶狠狠地道：“我非但不会脱离暗杀集团，而且，还要成为集团的首脑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挥动着双手。原振侠注意到了她的手指上，并没有那枚戒指……她是真正的全裸，除了她与生俱来的一切之外，身上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！

那女人有了不起的敏锐直觉，原振侠的目光在她身上转动，她已经知道原振侠心中在想些什么。她先是甜甜一笑，然后双手抬向上，在她的头发中，一阵乱拨……她有着相当浓密而长的头发。

她这样的动作，不但更进一步地表现了她撩人的体态，而且也等于在向原振侠说：看，我身上一点武器也没有，头发中也没有藏着什么。

她拨了一会头发，放下手来，又用力抖着头，令得她的头发变得蓬松。

然后，她直起身子来，望着原振侠，声音甜腻：“看，我现在如果要杀你的话，只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将你掐死掉！”

她说着，柳腰轻摆，向原振侠作出了一个双手要扼死他的手势。当她的双手，在佯装用力的时候，眼皮横溢，轻咬着下唇，神态媚惑。

原振侠心中不禁暗叹了一口气：卿本佳人！

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的思绪，其实也十分紊乱，他甚至想到：杀手又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可以和她有亲密的关系？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个美人！

作为一个女将军，黄绢自然也下令杀过人；而作为高级情报人员，海棠也难免，有许多违背传统道德的行为。

为什么自己从来也不排斥黄绢和海棠，而那样抗拒一个女杀手呢？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不由自主吞咽了一口口水……眼前这具晶莹动人的身体，这时又向他接近一些，活色生香，一点也不假。他的鼻端，闻到了一股幽香，他也可以肯定，如果将这具胴体，紧紧拥在怀中，那么，会有更浓的香味散发出来，足以令人心旷神怡，销魂蚀骨！

原振侠自然知道，他抗拒眼前这个女杀手的真正原因。一是为玛仙……由于玛仙发生了变故，而导致的情绪低落，使他对一切都意兴阑珊。二是他曾目击那女杀手，闪电也似的杀人手段，知道千娇百媚的后面，所隐藏的是可怕之极的杀机。

所以，尽管眼前的情景是如此春色无边，他心中也曾感到了若干程度的

迷惑，可是他还是维持着防止变故随时发生的警惕！

那女人的笑声，越来越是甜腻，像是随着笑声，抛出了一股又一股，又韧又黏的丝。

而这许多丝，又组成了一张网，正向目的物罩下来……她的目的物，自然就是在那时，呼吸自然加速的原振侠！

那女人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忽然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要掐死原振侠？那不可能，看来我还是用另一个方法的好，比较有把握！”

当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她脸上的表情变化，丰富之极。她一定有很高的表演才能，因为原振侠可以在她的表情之中，理解到她表达的一切。她只是调皮地眨着眼，那是在问原振侠：你怕不怕？

在那女人的那种表情影响之下，原振侠也自然而然，和她进行着“表情语言”，他扬了扬眉，表示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那女人笑了起来，笑得又甜又轻柔，再轻咬着下唇，满脸都是爱怜的神情。那分明是在说：“你不怕，对了！我怎么会真的杀你，我只是想令你知道，作为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乐趣！”

她用扭腰摆臀，来加强她的“语言”。原振侠在这时，反倒现出了一副茫然的神情……他不是不明白对方的意思，而是用这种神情，来表示拒绝。

可是那女人继续向前走来，扬起手臂，星眸半闭，一副投怀送抱的神情。而且，她的整个身子，也突然变得柔若无骨，整个人挟起一阵香风，向原振侠靠了过来。

她的这个动作，说快不快，说慢不慢，原振侠想要从椅子上站起来避开她，已不可能，因为一站起，必然变得反而向她迎上了去，她的手臂，非像蛇一样缠住了他的脖子不可……那会有甚么后果，原振侠不敢想，也不愿想，原振侠脑中闪过的念头，是绝不能和她的身体，有任何程度的接触。所以，原振侠在她快要扑向他的时候，身子陡然向后一仰，连人带椅，向后翻了出去。

一翻跌了出去，原振侠一挺腰，立时弹跃而起，拿酒瓶的手伸向前。他的身体语言，再明白也没有……你再向前来，迎接你的，是这酒瓶！

他看到那女杀手，以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，凝止着不动。那姿势，现在只有她一个人，看起来就自然有点怪，但是如果原振侠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像刚才那样坐着，那就一点也不怪。
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女人的姿势，恰好是娇媚无比地，半躺在原振侠的怀中！

如今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居然仍然可以维持这样的姿势不动，这证明她有过人的身体平衡力！

她在开始的时候，目光望上，一动不动。立即，她抬起头来，望向原振侠，而且，挺直了身子，对原振侠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是对的！”

然后，她双手拨了拨头发，顺手扯过床单来，在自己身上裹了一裹，一下子，床单就变成看来很动人的一件裙子。这时，她又说了一句：“你真了不起！”

她又一扬手，像是变魔术一样，手上已有了那枚红宝石戒指。

以原振侠目光的锐利，竟然没有看出那一扬手之间，她是从什么地方取出这枚戒指来的。而且，实实在在，她刚才全身赤裸，也根本没有可以收藏那枚戒指之处！

原振侠用欣赏超级表演的眼光望着她。她向门口走去，才身子向后仰……她并不转身，竟然用这种方式，求得和原振侠面对面说话的目的……她身子向后仰了一百二十度，由此可知她的腰肢是如何地柔软。

她道：“你太会保护自己了！”

她又倏然直起身子……向后弯腰和这样迅速地直起身子，表示了她非凡的腰力。原振侠心中不禁又叹了一口气：这实在是一个出色之极的女人！

她向外走去，她的声音继续传来，先是一阵笑声，然后是语声：“你的朋友说你企图自杀，我看他们是多虑了，你不会自杀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身形又在门口出现，手中竟已握住了她的匕首。

她用匕首向原振侠指了一指：“像你这种人不会自杀，虽然明知活着一点味道也没有，十分乏味而且痛苦，虽然你明知自己该死，你也不会自杀。像你这种人，注定要在痛苦的泥淖之中打滚……我收回以前的话！”

原振侠想不到她忽然之间，会发表长篇的言论来，只是定定地看着她。同时，由于她手中又有了武器，所以他也格外戒备。

对于那柄匕首怎么会又到了那女人的手中的，原振侠一点概念也没有。后来，他才知道，那女人在杀了那个年轻的警察之后逃走，立即绕回原振侠的住所，躲进了卧室之中，而窥伺着客厅。

所以，在外间发生的一切，她全都看得十分清楚。那两个医生之一，顺手拾起了匕首，放到了柜子顶上，她自然也看见了。

那女人略停了一停，又发出了连声冷笑：“我收回我的话，我不要再杀你，让你活着受罪，比送你上西天极乐更好，更能使我快意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毫无保留地表示了她对原振侠的恨意。她的话，确然令得原振侠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但原振侠却不露声色，只是冷冷地道：“有求不遂，惨遭失败的人，总有一番下台词的。”

那女人昂头一笑，头也不回，向外走去。原振侠到了卧室门口，看她打开了门要离去，原振侠并没有阻止她，她在门口又停了一停。

那女人在门口停了一停，并不转过身来，只是用十分轻视的语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一个失败者。可是，当我知道有人失败得比我更惨的时候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希望你也能找到一个，失败得比你更惨的人……你甚至连自杀的本事也没有！”

那女人显然知道自己的这番话，会引起原振侠的什么反应。所以她在说了话之后，好整以暇地转过身来，用一种十分调侃的目光，望定了原振侠，耸肩轻笑，分明是在说：“或许你不必努力了，世上不会有人，失败得比你更惨，接受这个事实吧！”

然后，她嫣然一笑，走了出去。

原振侠扶住了卧室的门，身子一直把不住在发抖。他这些日子来，情绪低落的真正原因，直到这时，才算是被那女人的话点明白了！

他是一个失败者！

一个失败得极惨的失败者！

世界上没有人失败得比他更惨！连那个一而再，再而三遭到失败的女杀手，都可以找到比她失败得更惨的人，而他却找不到！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思潮起伏，如同怒海澎湃一样。

他想到了黄绢，他曾经付出过那么多感情，可是黄绢一直在卡尔斯将军

的身边。

偏偏他还不能果断，一直和黄绢藕断丝连，纠缠不清。直到外星人李固的出现，黄绢毫不考虑地投入李固的怀抱，原振侠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失败……黄绢根本没有爱过他，一切，都是他自己从头到尾在自作多情！

多么可哀的失败者！

他自然也想起了海棠。这个自称为“人形工具”的高级特工，一开始，就利用她自己美丽的身体作诱饵，引他上钩，替她到“鬼界”去冒险，而且，被她抛弃在危机四伏的蛮荒之中。

可是，他却相信他和海棠之间，有着真挚的感情，他一直沉醉在这个，由他自己一厢情愿编织出来的梦中。直到海棠宁愿把自己，彻头彻尾变成一个外星人，他才算醒悟了：海棠没有爱情，一个自小受过严格特务训练的人，不会有爱情！而他一直以为有！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唯一的结论是：自己失败得多么惨，连判断和一个女人之间，是不是真的有爱情，都会出了差错。

原振侠当然也想到了玛仙。玛仙是由于巫术的理由需要他，还是作为一个异性真正爱他？原振侠这时甚至不能肯定……他以前感到不必怀疑，可是有海棠和黄绢的例子放在那里，他没有信心！他失败到了连信心都没有了！

原振侠难过地闭上眼睛，那女杀手说得对，她不用杀人，留他在痛苦的泥淖中打滚，更能解恨！那么，就不能自杀么？为甚么要给一个那么可怕的女人，料定自己不会自杀？

这是近期来，原振侠又一次想到自杀。而且，自杀的愿望，一次比一次强烈，一次比一次更想到付诸实现！

甚至连他自己，也感觉到了这一点！

那令得他有极短暂的时间，变得什么也不能想，脑海之中，只是一片空白。然后，便是一股寒意，陡然而生，令得他如同浸在冰水之中一样！那女杀手曾说他会自杀，注定要在痛苦的泥淖之中打滚，难道真的给她料中？难道就不可以用自杀来摆脱痛苦？如果不想要自杀，为什么又会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自杀……不会自杀的人，怎会想到自杀呢？

他在又恢复了有思考能力之后，思绪紊乱之极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想法，纷至沓来。他像是置身于一个在不断转动的万花筒之中一样，所想到事，全然是没有规律的。

在杂乱无章的各种想法之中，却又有着一一条看不见的主线在贯串着。

这条看不见的主线是，不论你如何想，都会在最后想到：自杀了，是不是会好一点？

他想到了那女杀手，那么原始狂野的诱惑，他为什么要竭力抑制着自己，不在她的胴体上，得到原始和狂野的欢乐呢？那女人说得对，错过了她一次，已经是白痴！他之所以会错过了她两次，无非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顾虑，在努力保护自己之后，错过了不可测的享乐！

如果他早已决定自杀，自然什么也不必顾虑，可以尽情放纵自己了……人在临死之前，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，岂不是可以有这样的权利？一个人，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放弃了，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？名誉、地位、可能遭到的伤害、痛苦等等，和生命相比较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一个连生命都可以毫不珍惜而放弃的人，也就是摆脱了一切束缚的人，是最自由自在的人！原振侠在杂乱的思绪之中，忽然之间，有了这样的发现，

那令得他忽然双臂高举，大声叫了两下，像是在百般无奈之中，忽然有了决定，甚至有一种十分轻松的感觉。

而当他的双臂垂下来时，他又想到：这样放弃了自己的生命，算不算不负责任呢？

可是他随即笑了起来：连生命都可以放弃了，还谈什么责任不责任？

而且，他自问：需要对什么人负责任呢？他甚至没有一个亲人，虽然有许多朋友，但是他相信他的朋友，一定会谅解他的行为！

他可以真正做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……他是世上最孤伶的一个人，也是世上最潇洒、最自由的一个人。他可以不顾虑任何事，随心所欲地凭自己的意思，处理自己的生命，而不会连累任何人！

原振侠在这时候，思路循一种和他平时人生观念，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，可是他并不觉得奇怪，反倒觉得理所当然，了无牵挂！他的心情平静了下来，问题好象已从根本上解决了！他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生命，而毫不留恋！

他甚至十分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，在那一刹那，他决定使用毒药。他是医生，知道有好几种药物，可以使人的生命，在极短的时间之内，在毫无痛苦的情形之下，就此结束。

原振侠这时，有了这样的结论，并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经过了周详的思索的。他在又喝了一大口酒之后，想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！

生命结束之后，灵魂会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存在呢？

是处于永远无可解决的苦闷状态？如果是那样，他不知该如何才好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消灭自己的灵魂！

但也有可能，灵魂以十分逍遥的姿态存在，在不知的空间之中飘来荡去，冷眼旁观人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，丑恶和美好。完全置身事外，甚至不必唏嘘或高兴。

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？

他在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努力想回忆前两年，在勒曼医院之中，他和年轻人为了到一起到幽灵星座，去接公主的灵魂，而在幽冥使者的帮助之下，灵魂离体的经历。那段经历，像是一个不可捕捉的梦境！

原振侠是明明白白有这段经历的，可是回想起来，却又那么虚无飘渺。整个过程，对他来说，就像接受了一次催眠，等到醒了过来之后，一切都已完成，经过情形也在记忆中消失了……只留下一个淡淡的痕迹，淡到了几乎无法分辨！

或许，这就是“春梦了无痕”的境地？既然了无痕迹，自然也无法寻找！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不禁怅然……好在他已然有了决定，那种惆怅之感，并不能替他增添什么苦闷，反倒有一种释然的浪漫。

他慢慢地走向门口，手放在门柄上，准备打开门，走出去。他的动作十分慢，如果有人在一旁观看，他的动作之缓慢，一定如同电影中的慢动作镜头。

本来，他是一个行动十分快捷的人。这时，他也不是故意放慢自己的动作，而是他想到：自己已决定放弃生命了，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赶快去做的？什么都不在乎了，慢一点又有何妨？慢吞吞，总比急速来得舒服……生命已没有意义，谁还会努力去争取时间？

他甚至慢慢地，在脸上泛出了一个笑容来……那并非硬挤出来的笑容，而是他真正地想笑，一种在久经折磨之后，突然感到了轻松而产生的笑容。

在他打开门来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有目的。当然，他最后的目的，是到医院去，找一种最快可以结束生命的毒药。可是在这之前，他是不是还有些事要做呢？反正时间已没有意义，他似乎可以从容地去进行任何事了，这种感觉，也是前所未有的！

他竟然有了“放下一切”的那种轻松愉快，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是一种新的人生经历！

那使他把手放在门柄上之后，过了好一会，才慢慢转动着，拉开门来。

他才把门打开了一些，就陡然感觉到：门外有人！

以前，若是有了这样的感觉，必然会令他紧张、警惕和戒备，因为他不知道，门外的是什么人，是敌还是友？他必须要立时作出判断，以便应付。

可是这时，对他来说，是敌还是友，还有什么不同呢？他都快要连自己都没有了，还分什么敌友！

所以他一点也不改变他行动的速度，只是慢慢地把门打开来。

果然，门外有一个人站着。那人看来，正准备伸手按门铃，看到门打开，门外那人也怔了一怔。

门外是一个身形极高的女人，原振侠作为一个医生，第一眼就注意到了，那女人隆起的腹部，那是一个孕妇。然后，原振侠才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，认清了这身形高大的女人，是仲大雅的夫人曹银雪！

这令得原振侠有意外的惊奇，因为发生在仲大雅身上的事，怪异莫名。仲家的上代，受过诅咒，要他家在六代之后……仲大雅的这一代，没有子女，从此绝后。

那种听来阴风惨惨，十分可怕，血淋淋的诅咒，已经知道，是改变了一点生命遗传密码的结果。

仲大雅努力要打破这种“诅咒”，不惜以身犯险，使自己的生命遗传密码再起改变……这种改变，会使他变成原始人，但是也可以使原来不能生育子女的诅咒，得到破解！这一切，都是那两个“无常”的能力所造成的。

上次，两个无常又在原振侠住所中出现的时候，原振侠有几次，想问他们，仲大雅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可是由于他们忽然讨论到了生命的大奥秘，所以并没有机会，问及仲大雅的事！

而现在，曹银雪隆着肚子，出现在门口，那说明，至少仲大雅有了生儿育女的能力！

这自然值得代他高兴，可是，仲大雅是不是和那家渔民一样，全身都长出长毛呢？

原振侠还没有先开口，曹银雪一看到原振侠，就陡地吸了一口气，出声道：“原医生，你的脸色，怎么那么难看？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伸手在自己的脸上，抚摸了一下。他反问：“我的脸色难看？不会吧？我的情绪很好，甚至十分轻松！”

曹银雪仍然盯着原振侠看，目光十分柔和，那是一种大姐姐看着小弟弟的神情。虽然实际上，曹银雪的年纪，不见得会比原振侠大！

她望着原振侠，缓缓摇着头：“别自欺欺人！你比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糟得多！”

原振侠对这种温和的责备，感到了一股暖意。他笑着：“或许你看错了，一桩十分重大的事，我已经有了决定，释然于怀，再也没有负担了！”

可是曹银雪却十分固执：“我看你是在自己骗自己，你的神情反映了你

的内心世界，而你的内心深处，并不认为你的决定是对的。那至少是无可奈何之中，一个下下之策的选择，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！”

曹银雪的话，令得原振侠心头又泛起了一阵茫乱。

原振侠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。虽然，他的决定，决不能说是上上之策，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是无可奈何的下策。但既然那是唯一的出路，也就无所谓上策下策之分了。

原振侠无意和曹银雪争论下去，他挥了挥手：“不讨论我的事，仲先生怎么了？”

曹银雪叹了一口气，神情十分忧郁。

曾见过她在大海中大战三棘鱼、在船上和山猫搏斗的原振侠，真难想象这样豪爽出色的女中豪杰，也会有神情如此忧郁的时候！

他侧身让了一让：“是不是要进来坐一会？”

曹银雪点了点头，挺着大肚子，走了进来。她腹部的隆胀，异乎寻常，原振侠问：“双胞胎？”

曹银雪吸了一口气：“三胞胎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仲先生一定大喜若狂了！”

曹银雪点头：“一知道我有了身孕，他高兴得像是一个小孩子。可惜……他看不到孩子出世……”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，在那一刹那，他又自然而然，对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看法。他张大了口，想问：“他过世了？”可是却又问不出来。

曹银雪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他开始变……全身长出毛来，等我和他分开的时候，他已经……变成了一个原始人。他仅存的理智，是要我离开他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，替他传宗接代。他要我不可回去找他，自然，他也没有机会，看到自己的孩子……就算看到了，他也没有足够的智力，认出那是他的孩子！”

原振侠有点骇然：“他……仲先生如今在什么地方？”

曹银雪道：“先是回到了湖南他的家乡，后来，由于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，越来越是明显，我就带着他往深山躲，后来，进入神农架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“啊”地一声……神农架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，据说，有类似原始人的毛人出没，仲大雅是不是可以在那里找到同类呢？

曹银雪略顿了一顿：“他变得十分适应于山野生活，乐不可支……我在产后，还会去找他，只是不知道……他会变成甚么样子！”

曹银雪对仲大雅一往情深，说到这时，她泫然欲泪，神情凄惨。

原振侠心中，不禁大是感叹。仲大雅和曹银雪年龄悬殊，可是感情极好，偏偏仲大雅的遭遇，又如此之奇！

原振侠忙道：“使人变成原始人，是由于生命的遗传密码起了改变，只要改回头，也就可以恢复正常……那两个外星人，最近才又和我见过，还会来找我。只要知道仲先生的下落，总有办法好想的！”

曹银雪先是呆了一呆，双手紧握着原振侠的手，用力握着，连声道：“如果能这样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他和我，和我们的孩子，一家人不知能有多少快乐！”

她说到这里，不可抑制地泪水直流，表达了她对生命的无限热爱。这种情形，看在原振侠的眼中，思潮起伏，竟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曹银雪一面抹着泪，一面道：“他还清醒的时候，叫我来找你，说你是

最靠得住的医生，要你护理我……直到我的孩子出世！”

原振侠想不到曹银雪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他呆了一呆，失声道：“只怕我不能了！”

尽管他并不急于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可是也决不能拖上几个月之久。所以他的回答，对他自己来说，再自然也没有了。

但是，听在曹银雪的耳中，却突兀之极！曹银雪显然深通人情世故，一听之下，鉴貌辨色，就知道有严重之极的事，发生在原振侠的身上！

她于是不再说话，只是盯着原振侠看，看得原振侠心中有点慌乱。他逃开了她的视线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来平淡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我……不是妇产专科，医院有很多好的妇产科医生，我会托他们照顾你！”

曹银雪一字一顿：“原医生，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做？”

原振侠支吾了一下：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！”

曹银雪站了起来，她的身形一板高大。站了起来之后，她沉声道：“看着我！”

原振侠自然而然，向她望去，由于她身形高，所以原振侠在望向她的时候，要昂起头来。曹银雪的神情，十分庄严，她一手按在自己的腹部，声调沉重：“这里，有三个新生命正在孕育成长。任何生命，都有自然而然成长，再尽繁衍新生命的责任。”

原振侠想竭力令气氛变得轻松，他摊开双手：“仲夫人，你怎么忽然向我上起课来了？”

曹银雪的神情更严肃：“原医生，我看得出你的心情极坏。心情极坏的人，会有一个十分愚蠢的想法，认为有一种行动，可以改变处境，只有最没有勇气的人，才会有这种想法！”

曹银雪的话，令得原振侠听得心直向下沉。曹银雪又道：“我的三个孩子，可不想有一个没有勇气的教父！”

原振侠大是讶异：“仲夫人，你说什么？”

曹银雪说得郑重：“是大雅告诉我的。有一次，你和他喝酒闲谈，两人都有了七八分酒意，大雅说他毕生的憾事，是没有儿女……”

原振侠一挥手：“他就算不喝酒，也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口边的。”

曹银雪盯着原振侠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那时你就说：事情会有改变的，要是你有了儿女，我就当他们的教父！当时你们且曾击掌为誓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原振侠听了之后，心中一片惘然！

他近日来，终日在醉乡之中，酒精的麻醉作用，可以使人的记忆消失……做过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，有过什么承诺，可以是一片空白，一点也不留下印象。

他是不是曾对仲大雅作过这种承诺呢？他实在记不起来了！

可是曹银雪却又说得那么郑重，令得他一时之间，不知说甚么才好！

曹银雪扬了扬眉：“如果你要说了话不算数，自然也可以的！”

原振侠被曹银雪的话，激得霍然起立：“孩子要多久才出世？”

曹银雪道：“预产期在一百二十九天之后！”

原振侠一挥手：“我就等着做孩子的教父，并且，尽量令孩子的父亲复原！”

曹银雪十分高兴地点头，又十分有深意地望着原振侠：“人生在世，不

单是自己一个人，在自己的周围，还有许多人……很多人的生命，其实是联在一起的！只有极度自我中心的人，才会忽视这一点！”

几句话虽然不致令原振侠汗流浹背，但是手心却也隐隐在冒冷汗！

他强自镇定：“我和你到医院去！”

曹银雪摇头：“不必了，我很壮健，而且，我身受的打击虽然大……我的丈夫成了原始人，这上下，可能已变成了猿人。可是我的生机十分旺盛，不但自己要好好地活着，而且还要孕育三个小生命，我会尽一切能力活下去，这才是生命的原意！”

原振侠口唇颤动，发出了一些喃喃的声音……他想为自己分辩几句，可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！

原振侠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曹银雪，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心意，所以才有接二连三的话，每一句都刺中了他心底深处。

曹银雪本来就给人以充满了活力的感觉，她对生命的阐释，又使原振侠的思绪，陷入了新的困境，所以他无法为自己辩解甚么！

曹银雪伸手在他的肩头上轻拍了一下：“等你看到三个小生命出世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十分高兴的。一百多天，很快就会过去！”

原振侠茫然点头。曹银雪在离去的时候道：“我相信，我出现在一个十分适当的时候！”

这时候，原振侠思绪乱得无法对这个问题，作出肯定或是否定的反应。他只是机械地送曹银雪到了门口，曹银雪也没有再说什么……她看出原振侠的情形，严重之极，可是她也知道，自己的话已经说得够多了，已经足以引起原振侠的深思，不必再多说。再多说下去，只有弄巧成拙，不会再起好的效果。

原振侠甚至没有注意，曹银雪是怎样离去的。他思绪一片茫然，在他的眼前，彷彿浮现了一幅十分生动，可是却又荒谬之极的影像。

他自然不是真的看到了什么，而是他脑部的活动，组成了这样的画面。他看到一个身形高大，满身是长毛的原始人，正在山野之间跳跃欢呼。他的全身，都充满了一股难以形容的生趣，他一手提着一只被剥了皮的血淋淋的野兽，咧着嘴，在发出笑声，他的目的地，是一个生着一堆篝火的山洞。

在篝火之旁，有一个干草堆，草堆旁有一个身形高大，十分壮健的女人。草堆上，扎手扎脚，躺着三个甚胖的婴儿。

那女人望着这三个婴儿在笑，那个浑身是毛的野人，蹦跳到了近前，把那只野兽向篝火堆上一扔，腾起了老高的火舌。火光映照那三个初生的婴儿，像是粉红色的小胖精灵一样。在他们乌黑的眼睛中，也反映出窜高的火苗，像是象征着在他们的体内，正开始燃烧起熊熊的生命之火。那是充满了希望的生命，虽然生命的前途绝不可测，可是生命的火焰，还是会一直燃烧下去！

然后，原振侠又看到，那浑身是毛的野人，在干草堆旁，蹲了下来。他甚至连脸上也长满了长毛，看来十分骇人，可是他的一双眼睛，却露出了温柔之极的光芒。那种满是爱意的眼神，在那三个婴儿的身上不断流转，表达他对这三个婴儿的爱意……虽然他是一个原始人，可能只会发出吼叫声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语言，可是他的眼神，比千句万句示爱的语言，更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心思。

原振侠也看到那女人，不论是望着那三个婴儿，还是望向那野人的时候，

都有一种叫人心酸的温柔。这种柔情，能令得任何铁石心肠的人，都会停止动作，来消受那种异样的感觉。

原振侠知道，自己的眼前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景，是由于仲夫人刚才的一番话……生命是值得热爱，三个即将诞生的小生命，他是这三个小生命的教父。小生命的父亲已成了原始人，可是一样生活着，在享受着生命，他，为什么会一再想到自杀？而且，好几次感到自杀可以带来解脱，准备付诸实行呢？

原振侠知道，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可是他却又发现不了！

当他眼前的“景像”逐渐变得模糊而渐渐消失之际，他的耳际，还恍惚听到那三个婴儿，所发出来的可爱的笑声。他感到极度的茫然，而且，一阵尖锐的头痛，开始袭来。

那种实实在在的痛楚，令得他张大了口喘气，他这才发觉，自己一直站在门口。

他转过身，回到了屋中，拔开酒瓶的瓶塞，向口中倒着酒。他的心底在嘶叫：不要再去想什么，先让我休息一下，把问题留到明天再解决，好不好？明天是另外的一天，每个生命，在未曾结束之前，都有明天，这是生命该享的权利：留到明天再说！

酒精再令脑部的活动，受到麻醉。原振侠本来思潮起伏，纠缠不已，复杂之极，可是也不消多久，他就什么也不想了。

他颓然倒在沙发上，手中的酒瓶在地毯上滚了开去。瓶中还剩下的半瓶酒，都流了出来，形成了一滩相当诡异的酒渍。

原振侠确然可以将一切，都留到明天再说了。

还记得这个故事一开始时，有一老一少两个人的对话吗？当时可能莫名其妙，但故事一直在发展，已经可以知道对话的两个人，老的叫老刀，少的叫小刀，他们的关系是父子。

而老刀和小刀，都是一个神秘莫测，杀人手段百出，以杀人为目的，根本没有人性的杀手集团中的杀手。老刀是杀手集团的首脑，他的杀人理论是：最好的杀手，根本不必动手去杀人，而是要被杀的人自杀！

证据确凿的自杀，永远不会有人去追究凶手，因为凶手就是死者自己。于是，真正的凶手，就可以逍遥法外……这正是每一个杀手，努力要达成的目标：杀了人之后，完全不必担负任何责任。

老刀显然在那两番对话之中，要小刀明白这一点。所以他要小刀，展示一下第一流杀手的本事，去令得一个人自杀。老刀指定的目标是原振侠医生，小刀接受了挑战，开始了他的行动。

老刀和小刀的对话之后的若干天，又有了一番对话，对话的，还是老刀和小刀。

老刀的语调，听来仍然是那么疲倦，彷彿了无生气。而小刀却有了改变，他好象失去了自信心，说起话来，不再那么肯定，而是吞吞吐吐，犹犹豫豫。和以前的小刀相比，一听就可以听出，在两次对话之间的那若干天中，他一定受了相当沉重的打击——打击可能是致命的，不然……他不会有那么巨大的改变！

先开口的是老刀：“怎么样？成功了没有？好象已过了许多天了。”

“你……没有说有期限的限制！”

“别逃避我的问题！我的问题是：你成功了没有？原振侠医生，你的目

标，死了没有？如果他已经死了，是不是自杀的？”

“没……有，原振侠……该死的原振侠……没有死！”

“那就是说，你失败了！”

“没有！我不承认失败！”小刀的声音变得十分凄厉，而且在不住地喘气：
“我只是……还没有成功！”

“嘿嘿！这是什么样的诡辩！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不是能成功？”

“能！能！当然能，事实是，我几乎成功了！”

“嘿嘿！几乎成功，就等于没有成功！”

“我会成功的，他的情绪比以前更坏。我敢保证，他有好几次，不但想到自杀，而且……就要付诸实行了！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可是……总有一点意外，使他迟一步才实行！”

“那么怕只是你的乐观估计吧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是一个失败的杀手，如果你有勇气，你就应该承认这一点！”

“不！我不承认，这和勇气无关！我不是一个失败的杀手，原振侠，他迟早会死！”

“迟早会死？嘿嘿！每一个人都迟早会死，你不是想等到他自然死亡吧！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这时候的小刀，声音之中充满了狂乱，可知他的精神状态，十分不正常。

“那就快点证明！”

在老刀这句话之后，是小刀的相当长时间的喘息，而对话之中，有关原振侠的，告一段落。接下来老刀和小刀的对话，显然和原振侠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可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。而且对话的内容，相当惊心动魄，所以还是有一听的价值。

还是老刀先开口：“你应该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想在的情形，配不配做一个杀手！”

“人……总有情绪激动的时候！”

“杀手不能有情绪激动的时候！”

“我……明白了，我会很快平复自己的情绪。”

“好了，我问你，美姬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听到我的问题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，美姬……她……我给了她一些任务，要她在我的行动中，起辅助的作用……她……”

“她没有成功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她……她……”

“她杀了一个警察，她曾在原振侠的住所门外，想杀两个人而失手，她曾用她的本来面目，去色诱原振侠而失败。别以为我足不出户，就什么也不知道……我什么都知道，知道得比你多，多得多！”

“是……不过她已尽了力！”

“对一个尽了力，而仍然不能成功的杀手，你的评价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一个废物。”

“如何处理一个活的废物？”

“使之变成一个死的废物！”

“好，就交给你处理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你有更好的主意？记得，千万先告诉我，别尝试阳奉阴违！”

“这……是不是可以把她交给我……不再派任何任务给她……不把她当杀手？”

“你不把她当杀手，她仍然是杀手！”

“她……她……”

“她是那么美丽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我再也没有想到。一直都以为她面貌普通，再也想不到，她竟是那么艳丽的！”

“唉！你难道不知道越是美丽的女人，越是危险吗？她可以随时置你于死地！”

“她在你身边也不止一天了，何以你没有危险？”

“唉，你根本不懂！你怎么能和我比？你甚至不是一个第一流的杀手！”

“我会是！”

“我坚持她必须处理，因为我不想失去我唯一的儿子。我不是上帝，没有那么伟大！”

“你不会失去你的儿子，我一定会处理她。但是，照我自己的方法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

这段对话，到这里结束，听起来，大有不欢而散的味道……老刀要小刀，把那个美丽的女杀手变成“死的废物”，但小刀显然被女杀手惊人的美丽所迷惑，不肯那样做，达不了老刀旨意。

奇怪的是，老刀竟然并不坚持！

是不是老刀认为小刀也已无药可救，是废物，借女杀手的手来处理他呢？

虽然说是父子，但是在杀手的心目中，怕只有生和死，哪里有什么父子！

是不是这样，单是听这一段对话，暂时自然不能有任何结论。可是在事态以后的发展之中，就一定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！

再听另一段对话。对话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小刀，一个是美艳的女杀手美姬。

先开口的是女杀手，声音十分动听（美女似乎都天生有动听的声音，要是没有动听的声音，就根本不能称之为美女），可是却十分焦切。

“老头子怎么说？”

“你的事，老头子都知道。他说你是一个失败的杀手，而一个失败的杀手，等于废物，要处理掉！”

“你负责处理我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准备怎么处理我？”

“留你在我的身边，我是你的主人，你是我的女奴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“愿意！”

女杀手连半秒钟的考虑也没有，就回答了小刀的问题，显然她知道，这是目前她保住性命的唯一方法。她在回答“愿意”的时候，作了什么样的媚态，不得而知，但光是听声音，就很令人心荡。

“那么，先说说，你出手杀警察的原因。”

“我要增加原振侠的内疚感，要他知道，那个年轻的警察，是由于他的过错而死的。

加重他的内疚感，可以使他更看不起自己，更快结束自己的生命！”

“哼！显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！”

“不，不！你不能那么说。要不是有那两个戴高帽子的人出现，可能已经成功了！”

“那两个戴高帽子的人是什么人？何以你向他们出手，竟然会失手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我用匕首划向他们的咽喉，我出手快如闪电，我准备令他们陈尸在原振侠住所的门口，使原振侠见到了之后，更加觉得自己留在世上，只有不断害人。谁知道这两个人的颈际，有着金属防护套，所以我失手了！”

“失手的杀手……所以你后来就放弃了匕首，改用你原始的武器！”

“是，可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失败了！而且，根本不知道失败的原因！”

“你失败的原因，是你喜欢了原振侠，你根本就不想杀他！”

“不，不！我不能杀他，是你说的，要他自杀！”

“你是不想他死！”

“不，不！我想他死，我要他死！你只要收回你的成命，我可以令他死，让他受尽折磨而死。我恨他！我太恨他了！”

女杀手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声音绝不可爱，相反地，那种咬牙切齿的声音，听了令人不寒而栗。可知她心中对原振侠的恨意之深，正如她所说的那样：太恨他了！

“我一定要令他自杀，而且我会成功！”

“的确是快成功了，要不是那个孕妇的突然出现，说不定已经成功了！”

“孕妇，什么孕妇？你怎么不向我报告？”

“我哪有机会？你一见到我……就疯狂得如同一头野兽，接着又被老头子叫了去。

现在我不就向你报告那孕妇的事了吗？”

“好，说详细一些！”

“那孕妇身形高大壮健，是原振侠的旧相识，见了原振侠之后，说了一些话，我都不是很懂。那孕妇竟然说，她的丈夫是一个原始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说下去！”

“孕妇看出原振侠的情形非常差，就鼓励原振侠好好活下去，原振侠不是很接受。

可是后来，孕妇说原振侠曾答应过，做她三个孩子的教父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怎么忽然三个孩子？”

“那孕妇怀的是三胞胎！”

“乱七八糟，什么怪事都有！”

“原振侠答应了，而三个孩子，要在一百二十几天之后才出世。所以在这段时间内，看来原振侠不会了结自己的生命！”

小刀的反应，是发出了一下又一下的怒吼声，持续了二十几下。然后，他才再开口说话。

“你可知道，你要洗脱失败的杀手的身分，应该做些什么？”

“请你告诉我，我是女奴，你是主人。”

“第一，你要杀死那两个……戴高帽的人。他们活着，就是你的耻辱！”

“这容易，他们绝不会全身都有金属防护罩。”

“其次，要令那孕妇的三个孩子，再也不会出世的机会！”

“这也容易，我这就去进行。”

“过一小时再去进行如何？”

“主人的命令，女奴绝对遵行！”

小刀和女杀手美姬之间的对话，到此又告一段落。从这番对话之中，可以知道，小刀对于执行原振侠自杀的任务，锲而不舍。而且，不惜一切手段，甚至要女杀手，去杀死怀了三个孩子的孕妇！

而女杀手知道，自己如果摆脱不了“失败的杀手”的身分，下场一定不妙。所以她会更冷血、更疯狂地去杀人，不顾一切地用杀人来逼原振侠自杀！

这些情由，当时原振侠都不知道。当他一手不住敲着头……他头痛欲裂，一路走进医院的时候，迎面遇到，想和他打招呼的人，都张大了口，可是却出不了声。因为原振侠的脸色和神情，都太可怕了！

原振侠先吞下了过量的止痛药，才来到了妇产科病房所在的那一层。

原振侠才一出电梯，就遇上了妇产科的主治医生。原振侠哑着嗓子问：

“有一个孕妇，名字是曹银雪，她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主治医生和原振侠十分熟，他先用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，望了原振侠一会。直到原振侠用力挥了三次手，他才道：“好极了，看来别说是三胞胎，就算是六胞胎，也难不倒她。很少看到健康情形如此良好的孕妇！”

原振侠问：“她的病房……”

主治医生伸手指了一指：“其实她根本不需要住院。可是她却表示，她的丈夫要她千万小心，所以她要在医院里，以防万一！”

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，径自向曹银雪的病房走去。这时，有一个护士，推着一架放药的车，自走廊的转角处，走了过来，在原振侠的身边走了过去……这是医院中最常见的现象，谁也不会多加注意，原振侠只是觉得，这个护士的步子太快了一些。

同时，又有两个医生走过来，看到了原振侠，两人都摇头，劝原振侠：“原，别喝太多的酒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看到那个护士，已进了曹银雪的病房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原振侠的心头，陡然一震……这女护士的背影太熟悉了！虽然护士的制服千篇一律，可是也掩饰不了那护士美妙之极的身材！

他一定曾在什么时候，看到过这种美妙的女人身体过！

他挥着手，格开了正在和他寒暄的两个同事，向前走去。只走了一步，那护士已经开了病房的门，走了进去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发现，那间病房，正是曹银雪的病房！

原振侠知道，一定有什么事会发生了！他加快脚步，直到他来到了病房的门口，他才陡然想了起来：女杀手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杀手！是她，那个女杀手，扮成了医院的女护士！

女杀手进曹银雪的病房去干什么？

一想到这里，原振侠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，一种双重的寒意。一重是为曹银雪的安危而担心，另一重，是他在刹那之间，感到自己像是一种瘟疫一

样，和自己有过接触的人，都会遭到不幸！

这时，他刚好在病房的门口，门紧闭着。他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陡然发出了一下可怕之极的惊呼声来……照说，原振侠绝不是这样惊惶失措的人，可是这时，他已不能再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如果不叫喊，可能使他整个人都爆裂了开来。

他的惊呼声，自然引起走廊中几个人的注意。如果是别人在叫嚷，一定会引得听到的人，向他奔过来，问他为什么。

可是，当几个人看到叫喊的是原振侠医生时，却都不由自主，摇了摇头，并没有进一步的表示。因为原振侠是一个传奇人物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他近来的举止有点失常，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得了他。所以都只是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，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。

原振侠在惊叫了一声之后，眼前有一个极短暂时间的发黑，然后，他疾推开了门。

门一推开，自然立即看清了病房中的情形。他不禁呆住了，张大了口，一时之间，再也出不了声！

他看到的是，曹银雪坐在床上，看样子，女杀手进来的时候，她正在看书。因为有一本书，还在她的身上。

那女杀手……这时看来，是很陌生而又十分普通的一个年轻女人，自然是女杀手的另一种化装……手中握着那柄原振侠十分熟悉的匕首，可是她的手，却僵在半空，没能刺下去。

女杀手的匕首不能刺下去的原因，简单之极，因为曹银雪的五只手指，抓住了她握匕首的手腕。五只强有力的手指，像是铁箍一样，拖住了女杀手的手腕，令得女杀手，非但这一只握着匕首的手，不能动弹丝毫，而且，连全身，也像是僵了一样！

原振侠是武术的大行家，自然一眼就看出，曹银雪必然也是武术的顶级高手……这一出手，就制住了女杀手的脉门，令她全身动弹不得。

而女杀手的脸容，虽然经过化装，也难以掩饰她那种如见鬼魅，惊骇欲绝的神情！

原振侠看到曹银雪并无危险，反倒用十分讶异的眼光，望着女杀手。他先吁了一口气，极快地走过去，一伸手，先从女杀手的手中，把那柄匕首，取了下来。

女杀手的身子，这时才开始剧烈地发起抖来。显然刚才，她出手之后，所发生的事，根本把她吓呆了！

曹银雪并不松开手，只是用奇怪的神情问原振侠：“这护士要杀我，为什么？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她不是护士，她是一个杀手！”

曹银雪的神情更奇：“杀手？杀手为什么要杀我？”

原振侠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来。

曹银雪望向女杀手，目光变得十分凌厉。这时，女杀手抖得更是剧烈，自她的喉间，发出了惊怖欲绝的呻吟声。曹银雪看来心肠十分好，闷哼了一声，松开了手，女杀手身子一软，倒向地上。

她在倒向地上之后，立时挣扎着，变成跪在地上，低下了头，全身都在发抖，汗水淋漓，甚至一滴一滴，落到了地板上。

曹银雪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照她这副德性，怎么能做杀手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仲夫人，她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女杀手，我亲眼见过她杀人。她是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你，才变成这副德性的！”

当原振侠说到“她运气不好”的时候，想起这个女杀手的运气，岂止不好，简直是差之极矣！先是遇到了他，大名鼎鼎、身手过人的原振侠医生；接着，又向两个外星人出手；如今，又遇上了仲大雅夫人，女中豪杰曹银雪！

当杀手当成这样子，岂不是倒霉之极？

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忍不住大笑的冲动，他真的哈哈大笑起来！

在他的大笑声中，女杀手缓缓抬起头来，她脸上满是汗珠，望向原振侠。

原振侠陡然止住了笑声。令得原振侠再也笑不出来的，是女杀手那种绝望的神情……她的神情相当平静，可是她的眼神，那种绝望的眼神，令得原振侠心悸！

女杀手伸手，在自己的脸上，抹了一下，动作十分缓慢，站起了身子来。

曹银雪摇了摇头，对那女杀手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受了什么人的指使？你年纪轻轻……”

她才说到这里，女杀手陡然叫了一声，伸手向原振侠一指，声音凄厉：“是他，是他指使我来杀你！”

曹银雪一呆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小孩子在胡说八道什么！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她不是小孩子，是一个女杀手，不过是倒霉透顶的女杀手！像她这样的女杀手，根本只是一个废物，最没有用的废物！”

女杀手总算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面肉抽搐，样子看来可怕之极。只见她手向上扬了起来，一面还在剧烈地发着抖，手上的那枚戒指，发出了轻微的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有一枚尖刺，弹了出来。

原振侠疾声叫：“刺上有毒！”

女杀手这时，离曹银雪还十分近。原振侠虽然知道曹银雪有极高的武术造诣，但是她不知道刺上有毒，只怕也会吃亏，所以才出言提醒。

女杀手扬起手来之后，手在半空中略停了一停，自喉际发出了一下难听之极的声音，双眼陡然向上一翻，竟然把那枚有刺的戒指，向着自己的额头，疾刺而出！

原振侠离她远，一见这种情形，发出了“唧”的一声响，想出手阻止，已自不及……其实，原振侠若是真的要阻止，还是可以采取行动的。可是他在那电光火石之间，想到的是：这个女杀手不知杀过多少人，她如今要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，又何必出手阻止？就这么一个犹豫间，他就只是叫了一声，没有出手。

可是半躺在床上的曹银雪却出了手，她也不去抓女杀手的手腕，只是伸指一弹，恰好弹在她手肘际的麻筋上。一弹之下，女杀手臂上的力道全失，戒指上的尖刺，离她的额头，还不到一公分，便再也难以移动，手臂就软软地垂了下来。

曹银雪这才一手抓住了她的手腕，一手把她的戒指脱了下来，摇着头，口中发出“啧啧”的声响：“怎么年纪轻轻就不想活了？”

女杀手身子抖得像筛糠一样，喉际发出十分难听的“咯咯”声。她这时的情形，和她摆出诱人至极的姿态，活色生香的情形，完全是一天一地。

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仲夫人，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她的手下。她要自杀，你何必出手阻止？况且，她有心寻死，你阻得了一次，又如何阻得了第二次？”

曹银雪用责怪的眼光，望向原振侠：“原医生，不要再刺激她了！”

原振侠冷笑了一声：“说，是谁叫你来害仲夫人的！”

女杀手低下头去，又有大滴的汗水落下来。原振侠以为自己的问题，必然不会有答案，只是姑且问一问而已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女杀手的声音还在发颤，就有了回答：“小刀！”

曹银雪不知“小刀”是什么人，用询问的眼色，向原振侠望来。原振侠解释了一句：“小刀也是一个杀手……杀手集团首脑老刀的儿子！”

曹银雪更是诧异：“我和杀手集团向无瓜葛，为什么要杀我？”

女杀手仍然低着头，而且越来越低，她的声音也更加发颤：“因为你救了原振侠！”

曹银雪先是一怔，一时之间，还不明白她这样是什么意思。可是她立时想起在原振侠的寓所中，见到原振侠的情形，心中不禁一凛。她的反应十分快，立时道：“我没有救过原医生，原医生也不需要别人救他，他完全能处理自己的事！”

原振侠感到胸口有一股重压，那股重压，令得他有气都喘不过来之感。他张大了口，可是却发不出声音来。

他知道女杀手所说的是事实，曹银雪的确救了他……要不是昨天晚上，一拉开门来，曹银雪恰好出现在门口的话，他这上下，是不是还是一个活人，就大可怀疑！因为他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甚至有抛弃了一切包袱的轻松感，决定了自杀，而且连自杀的方式，都拣好了！

他不能否认女杀手的话，可是他还是有疑问：“小刀为什么那样想杀死我？”

女杀手仍然垂着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要……你死，并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女杀手这时说的是“小刀要你死”，而不是“小刀要杀你”，这两句话，听来差不多，但其实大有分别。不过原振侠当时，并没有在意……直到后来，“自杀阴谋”真相大白，原振侠才省起了其间的分别。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我再放过你一次，可是你要替我传一句话！”

女杀手抬起头，向原振侠望去，目光散乱，看来精神状态坏到了极点。

原振侠一字一顿：“安排一次我和小刀，或老刀，或两个人一起的会面！告诉他们，我要问他们，为什么要杀我，快去！”

女杀手吸了一口气，身子已不再发抖……她仍然木然而立了好一会，才缓缓转过身，向门口走去。曹银雪扬起手中的戒指来，像是想还给她，可是给原振侠一个手势阻止了。

这时，那女杀手的行动，看来像是梦游病患者一样，摇晃着走了出去，也没有把门关上。曹银雪压低了声音：“这姑娘的情形很不好！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要是你是一个普通的孕妇，早已死在她的毒匕首之下了！”

曹银雪示意原振侠把门关上，原振侠转过身来：“杀手集团迁怒于你，你要千万小心才好，我会请警方派人来保护你！”

曹银雪对自身的安危，好象并不在意，只是定定地看着原振侠。

原振侠给她看得偏过头去，她才道：“杀手集团迁怒于我的理由，是不是成立？”

原振侠的身子，震动了一下，叹了一口气。他虽然没说什么，可是已经默

认了！曹银雪大是激动：“何致于要出这样的下策？”

反倒是原振侠，看来十分平静。他双手一摊：“一切已到了尽头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！”

曹银雪勃然大怒，伸手重重一掌拍在床边的柜子上，发出砰然巨响。她竟然口出恶言：“你他妈的放什么屁！连老婆都没娶，怎么叫一切都到了尽头！”

曹银雪突然发怒，颇出原振侠的意料之外，但是他也不生气，反倒像是事情和他没有关系一样。他想到曹银雪，虽然接受过极现代化的高深教育，可是思想观念，却古老之极，和一千年之前，中国北方农村的观念一样。以为一个人一生，结婚生子，传宗接代，是头等重要的大事！

他想到这一点，觉得事情十分滑稽，便自然而然，耸肩微笑。

曹银雪看到原振侠这种情形，心中不禁大惊……原振侠要是愁眉苦脸，凄惶不安，那事情虽然糟糕，可是还未曾达到最严重的地步。可是这时，原振侠看来若无其事，只是在他的眼神之中，隐藏着难以形容的失落，这就表示他已经有了决定，只不过暂时，还没有付诸实行而已！

曹银雪闷哼一声：“你在笑什么？笑我的观念太古老，是不是？以为人生在世，不单是娶妻生子那么简单是不是？你可曾想过，这种古老而简单的观念，正是生命的意义！

不凭这种观念，生命如何得以延续？”

曹银雪的话，令得原振侠呆了半晌……她的话无可辩驳，生命的最原始的意义，就是要使生命不断地延续下去。不管是最高级的生命，如灵长类的人，或是低级的生命，如水中的小海藻，都不能例外！

原振侠自然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又摊了摊手。不过这一次，他眉心打结，并没有笑，这表示他至少会就这个问题思索。

曹银雪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小伙子！”

她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她实在不知道，该如何劝原振侠才好。原振侠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这一类型的人，有了烦恼，也就没有什么外来的力量可以帮他……讲道理，他懂得比谁都多，旁人怎么讲？

反倒是生性愚鲁的人，有旁人开解劝慰，问题容易解决。

所以曹银雪叫了一声之后，并没有再说什么，而脸上则充满了关切之情。

这一点，叫原振侠的心中，感动不已。因为曹银雪自己的事，已经够烦的了，居然还对他表示了那样的关切。这种侠意，就很难在现代人的身上找到！

他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：“只等那两个‘无常’再出现，我一定请他们去帮助仲先生，把他返祖退化的生命密码，更改过来。”

曹银雪换了一丝狂喜的神情，然后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自然再好不过，但就算不能成功，有这三个小生命，我也会和他过得很开心。”

原振侠想起，自己想象过的“原始人一家欢乐图”中的情景，也知道曹银雪作坏打算，是很实在的事。可是，那只是“坏打算”，并不是“最坏的打算”……最坏的可能，是仲大雅变成了原始人之后，“退化现象”仍然不停止，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猿人……猿……一直退化下去，甚至变成原始生物！

原振侠当然不会把自己想到的这一点说出来。曹银雪再叹了一口气：“小伙子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事实上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谁也不能毁灭你；也除了

你自己之外，谁也不能救你！”

原振侠笑了笑：“谢谢！”

他来的时候，头痛欲裂，经过了那一连串的事件之后，头痛也好了。他离开了病房，到了办公室，用电话和警方联络，请警方派人来保护曹银雪，因为杀手集团，要向她下手。

他本来还想说，杀手集团的主要人物，小刀，甚至老刀，都可能在本城。可是他结果却没有说，他要约会这两个杀手，要自己处理这件事。

他在办公室停留了大约一小时，又喝了大约半瓶酒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推开，那个高级警官，脸色十分难看地走了进来。

原振侠向他作了一个“请坐”的手势。高级警官坐下之后，竟然伸手取过酒瓶来，喝了一大口酒，这才问：“过去一小时，你在哪里？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好象是有什么事发生了，我需要有什么不在现场的证明？”

高级警官盯着原振侠，看了三五秒，显然是在等原振侠的回答。

原振侠的回答是：“我一个人在这里喝酒。”

高级警官又问：“有证人吗？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发生了什么严重罪案？”

高级警官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个女杀手……从你住所的天台上跌下来，落地之后，几乎立刻死亡！”

原振侠霍然起立，叫：“不可能！”

高级警官瞪大了眼，望着原振侠，显然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。

原振侠疾声问：“她死的时候，是什么相貌？”

高级警官有被戏弄的恼怒：“什么相貌？当然就是她的相貌，你和我都知道她是什么相貌！她曾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鲜蹦活跳地骂你……要杀你……”

原振侠摇了摇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告诉你，这个女杀手，一小时多之前，还在医院出现，想要有谋杀行动而被制止了……”

高级警官皱起了眉：“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暗示，你曾制服了这个女杀手，可是却没有通知警方？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。当时发生在曹银雪病房中的事，是如此突然，原振侠和曹银雪两人，都未曾想到，应该把这个女杀手交给警方处理。而是任由这个倒霉透顶，失败到了极点的女杀手，自行离去！

对原振侠来说，这样做，自然没有什么不对。他在天马行空，不受任何世俗规范约束的境界中生活，自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则。可是在警官的立场来说，他这样轻易就放走了一个女杀手，事情就十分突兀了！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当时的情形十分特殊，所以并没有通知警方……重要的是，这女杀手的容颜，十分美丽，可是她一直化装成十分普通的相貌在活动……不久之前她出现在医院，是化装成另一个相貌，不是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那个样子！”

事情听起来相当复杂，但是作为一个高级警官，自然有一定的分析理解能力，所以他也立即明白了。他闷哼了一声：“赶到现场的法医，也发现了这一点。那并不是不可能，她可以去掉一个化装，换上她原来常用的化装……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死也要拣样子？我不明白她的死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高级警官直视着原振侠：“刚才我说了，她落地之后，几乎是立刻死亡的！”

原振侠挺了挺身子，拿起了酒瓶来。他感觉得到，又有一个阴谋的网，正在向他罩下来！

可是他拿起了酒瓶之后，却并没有喝酒，而是十分困难，可是相当坚决地把酒瓶放了下来……他要和这个阴谋对抗，那就需要保持清醒！

他缓缓地问：“她临死之前，说了些什么？”

高级警官神情严肃：“落地时，恰好有两个人下车，走向建筑物，死者几乎没有压中他们。这两个人都是医生，立即检查坠楼者，坠楼者指着上面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断了气！”

原振侠已经完全可以料到，那女杀手临死之前，所说的那句是什么话。他伸手在自己的脸上，重重抚摸了一下：“那太像是电影中的情节了！”

高级警官沉声道：“她指控你！她说的是：原振侠推我下来……”

原振侠听了，全然无动于衷，像是事情和他，全没有关系一样。

高级警官继续道：“警方人员在十分钟之后赶到，我在三分钟前赶到。由于找不到你，所以我仍自行进入了你的住所！”

原振侠发出了十分不满意的闷哼声，可是他也想到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警方的行动，可以谅解。

高级警官又道：“那时，所有的有关警方人员，全都来了——我的意思是，在一宗命案发生之后，应该来的人全来了！”

原振侠冷笑：“我不知道你说话，那么喜欢转弯抹角，你究竟想说明什么？”

高级警官盯着原振侠：“证据搜集人员，在你的住所中，找到了大量的女死者的指纹！”

原振侠感到一阵尖锐的头痛，他感到那张阴谋之网的网口，正在收紧。而自己在网中，作为网中之物！

那种情形，令得他感到厌恶之极。可是，他却无法向高级警官，作出有条理的解释。

他心情极坏，十分疲倦，根本不想多说话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就算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，他也懒得去说明白，何况这件事情是那么复杂！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原振侠怎会有精力，去复述女杀手躲在他的住所，向他进行色诱的情形？

而且，就算详细说了，人家会相信吗？又有什么作用？所以，原振侠只是缓缓地挥了挥手，连一句话也懒得说。

高级警官的神情越来越严肃：“而你在过去一小时，又无法提供不在现场的证明，所以，警方有权要求你协助调查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，所谓“协助调查”，那将是无穷无尽的麻烦！以他如今的精神状态，他无法应付任何麻烦！

他吸了一口气，十分努力，才为自己作了一句软弱无力的辩白：“我一直在这里喝酒，我没有推什么人下楼，那女杀手是自杀的！”

高级警官的声音之中充满了不信：“一个杀手……会自杀？”

原振侠不想再解释，伸直了身子，把头仰起来，靠在椅背上。高级警官道：“原医生，只怕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你得和我们一起到警局去……这不算是正式的扣押，但如果你不合作，我会拘捕你！”

原振侠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十分明确地感到，网口又收紧了一步！他是那么疲倦，根本无法，也不想去和那张无形的“网”作抗争！

刚才，他曾有一度，想保持清醒，去抗争，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可是这时，他只感到心灰意冷：何必呢？不知要化多少精力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何必那么辛苦？

他闭上眼，那女杀手摆出诱人的姿态、活色生香的情形，又在眼前浮现……那女杀手竟然会自杀，她竟然会有那样坚决的决定！

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女杀手，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！

原振侠也知道，自己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，也曾有过同样的决定，可是却并没有付诸实行……是不是他，反倒不如一个失败的女杀手？

本来就己经觉得人生一点趣味也没有，现在还面对谋杀的指控，使得本来已经无趣的生活，变得更是麻烦之至……这样的生活，还有什么意思？

当原振侠想到这一些时，他的脑中，只是一阵又一阵地“嗡嗡”作响，彷彿高级警官又说了些什么，可是他却完全没有听进去。他一面大口喘着气，一面大口喝着酒。看上去，像是所有的，在视线范围内的东西，不是上下颠倒，就是在急速地旋转，而且，逐渐由清楚变得模糊。终于，变成了什么也不是，只是浑浑沌沌地一大团，而仍然在旋转着。

他像是依稀听到了有人在叫，不止一个人，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分辨是多少人在叫，和在叫些什么。他甚至连自己的身子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跌倒了都不知道，只是在感觉上，他感到自己的身子，紧紧地缩成了一团！

曾有人说过：酒是最忠实的，原因是不论什么人，只要喝多了酒，就一定会醉的。

原振侠又一次醉了……他在三分钟的时间之内，就灌了大半瓶酒下去。酒精在他的体内，和他的血混合，通过血液的循环，直输入他的脑部，使他己不能再控制自己，而把控制权让给了酒精！

所以，高级警官最后的一番话，他并没有听进去。

高级警官先叹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原医生，我也相信你不会杀人，是不是女杀手又想对你下手，在纠缠之中，你推她下去？还是另有别情……由于死者的身分十分神秘，完全没有她的资料，所以事情可以作有限度的拖延，不过总不能不处理……这样吧，原医生，给你二十四小时去考虑一下……”

高级警官讲到这里，已经被忽然发生的事，吓得再也说不下去。

他看到原振侠的身子，陡然向前一冲，自他所坐的椅子上，跌了下来。跌在地上之后，他双手在地上抓着，也不知道他想抓些什么在手。然后，他的身子缩成了一团，开始滚动，滚到了一角，就此一动不动。

高级警官足足呆了好几分钟，才忍不住高声大叫了起来……他一叫，自然惊动了医院中的人。

这以后的事情，原振侠要等酒醒了才知道。现代医学虽然很进步，但是醉酒的人，除了依靠本身肝脏所分泌的“酒精去氢酵素”去化解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可以消除进入体内的酒精。

只有在肝脏进行了高度的努力之后，醉酒的人才会醒。原振侠虽然如此出众，可是在这一点上，他也不能例外。而以他那晚的情景来看，不论他的肝脏多么努力，他至少要有六小时以上，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之中！

在这段时间之中，又有一段对话。

对话的两人，一个是老刀，一个是小刀……这两个人，至今为止，还未

曾正式出场。

可是整个故事，是由他们的对话引起的。

他们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对话，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之中，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这一次对话之中，老刀的声音和过去的两次，全然不同。不但声音嘹亮，而且又发出轰笑声，听来不觉得疲倦，反倒有高度的兴奋。

而另一方面，小刀的声音，倒有点垂头丧气，无精打采，情形比上一次更差！

一开始，是老刀呵呵的笑声：“美姬跳楼自杀了，你一定也知道了？”

“是，知道了。真……可惜……她是那么一个出色的美人儿！”

“哼，算是你的运气！你知道，要是被她缠上了，要摆脱她有多么困难？你自然知道，我曾派人杀她，可是没有成功！”

“是，我知道，其实……”

“其实，我第一次安排不好，这次才成功！记得我告诉过你，最精采的杀人方法，是要令被杀者自杀？”

“你……你促使美姬自杀？”

“哈哈，我认为向你示范了一次最佳的杀人方法，你怎么不心领神会？要你去设法令原振侠自杀，你必然要她帮助你。哈哈！要原振侠自杀，那谈何容易！她必然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失败，在失败的打击之下，她除了自杀之外，难道真的一辈子做你的女奴？”

“你……什么都知道？”

“我当然什么都知道，因为都是我安排的！我不叫你去对付原振侠，你就不会去找她帮助，她也不会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，自然也不会自杀……她要是不自杀的话，要除去她，还真的不容易！瞧，我现在多么轻松，我除去了一个最大的威胁！”

“你……你根本不想杀死原振侠！一切只是你的圈套，你这老……老……”

“嘻，别口出恶言，原振侠的死活，和我无关，可是和你，却有莫大的关系。你曾亲口说可以令他自杀，只有你成功了，才能证明你是一个第一流的杀手。死的是什么人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是本来不会自杀的人，忽然自杀了就好。如果你认为无法对付原振侠，要不要试试别人？嗯……年轻人怎么样？听说年轻人的妻子，黑纱公主，是世上第一美女！”

小刀没有说话，他只是发出了一个愤怒之极的吼叫。老刀的话，分明是对他的极度鄙视！

“哈哈，为什么这样沉不住气？其实，美姬的死，对你很有帮助，失败的人必须死！”

“我还没有失败！”

“不是说你，是说原振侠！原振侠的心情既然如此之坏，他自然是一个失败者，让原振侠知道失败者必须死，这一点十分重要！”

“他早就应该知道！可是他并不付诸实行！”

“催化他，使他早日付诸实行，这是你的任务……我已经帮了你一大把了，余下要看你的了。你完成了这件事之后，对自己的能力，就会充满信心。这一点十分重要，只有充满自信心的人，才能取得崇高的江湖地位！”

“我有信心！我有信心！”

“为了你自己的前途，你必须努力，要不然，你只好到乡下去种菜！古代，大军出发征战，为了使全军上下都充满信心，都有‘祭旗’的行为，杀一个人作牺牲。被当作牺牲的，要是出色的敌方勇士，这才能鼓舞军心。我替你选择了原振侠，这是你建立江湖地位的千载良机！你却为了一个女人的死，垂头丧气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

“那就好，我知道你的努力，其实已有相当成绩，可不要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！”

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老刀和小刀还有些对立的情绪，可是说到后来，却越来越是合拍。

老刀的话中，表示了他希望小刀争取到崇高的江湖地位！

确实，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，原振侠医生，如果忽然自杀了，那自然是轰动江湖的大新闻。而如果知道，这竟然是一个杀手，完成了他成功的杀人任务，那么，毫无疑问，这个杀手会被江湖上，推崇为顶尖的杀手……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，根本是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和原则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以成败为准！

老刀又拿牺牲祭旗来作比喻。虽然他替小刀选择了原振侠作为祭旗，实行起来会相当困难，但如果获得了成功，那是非同小可的成就，和随随便便拣一个普通人，自然大不相同。

而且，老刀也真正想小刀，成为第一流顶尖的杀手。他在事先，一定曾对原振侠的近况，作过详细的调查，知道他的精神状态极差，这才有机可趁。不然，十个老刀再加上十个小刀，也不能完成任务！

而小刀对老刀的话，显然也心领神会了。

所以，在那段对话之后，沉默了几分钟，又有了一段对话。先开口的是小刀，声音已相当平稳。

“美姬在自杀之前，曾传了原振侠的一句话：希望能和你或我，或我们见面，是不是要答应他？”

“嗯……我就不便见面了，你很可以去见他一下。见面采用什么方式，当然由你来决定，原则是，必须能够叫他加速了结他自己的生命！”

“我会去进行……美姬在自杀前，还更换了化装，这才特地到原振侠的住所前跳楼的！真不明白，她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杀手，怎么连一个孕妇都对付不了？难道还要我亲自出手？”

小刀最后这一句话，是喃喃自语，并不是他真的把问题提出来问老刀，所以老刀并没有反应。

老刀只是道：“一个人如果答应替新生婴儿作教父，那会激发他的生趣，对你是一个大妨碍！”

“可是美姬的死，会给他惹来很大的麻烦，警方会控他谋杀。美姬由于恨他切骨，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说是原振侠推她下去的！”

“真可怕，这个女人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更可怕！”

“哈哈，我老了！我只希望，你比我更可怕！”

“听说现在警方还在盘查原振侠，我趁这时候，去把那大肚子女人结果

了吧……当然不必用最高级的方法，用普通的方法好了！”

“我没有意见！”

以上的这一段对话，十分惊心动魄，如果有关人等知道了，自然不免出一些冷汗。

可是，有关的人，曹银雪和原振侠，根本不知道。

原振侠醉得不省人事，高级警官和医院高层联络。半小时之后，院长赶来，看到缩在一角的原振侠，连连摇头，俯身按了按他的脉搏，又翻开了他的眼皮看了一眼，顿足道：“严重的酒精中毒！唉，你们警方说什么？他涉嫌谋杀？”

高级警官说话用词，十分小心：“他极有可能，和一个身分神秘之极，曾谋杀过一个警员的女杀手的死亡有关……那女杀手临死，还经过精巧的化妆！”

院长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原振侠绝不会杀人！”

高级警官摊了摊手：“可是他拒绝和警方合作……他显然对生命……没有热情，甚至不想为自己辩护！”

院长又连连叹息：“不论怎样，都先等他醒了再说。把他移到病房去，看看人工呕吐，是不是可以令他的情形改善一些……唉，不必了，他精神已经够痛苦，不必再增加他肉体上的苦痛了！”

院长召来了医生护士和职工，把原振侠移上了病床，送进了一间病房。高级警官派了两个警官和两个警员，在病房内外看守。

高级警官对院长道：“应该把他送到警方的羁留病房，可是我不那么做。但他必须接受警方的监视，不能随便离开病房！”

院长只好无可奈何地苦笑。原振侠躺在病床上，不时发出可怕的吼叫声，神情痛苦莫名。可是情形正如曹银雪所说那样：谁也帮不了他！

这一切，在产妇房中的曹银雪，都不知道。

在原振侠离开之后，曹银雪并没有多想，为什么会有女杀手来杀自己？她只是在为原振侠的情形担心。

以她丰富的人生经验，以她的熟谙人情世故，她看出，原振侠的情绪低落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他可能是受了什么打击，因而情绪开始低落。

在这时候，情形如果有改善，自然，那就只是一时之间的情绪波动，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。几乎任何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不足为奇。

可是原振侠却并没能轻松地跨越这一步……也许是没有人安慰他、劝说他……谁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原振侠医生，会在情绪上需要帮助呢？原振侠不是没有朋友，可是一开始，原振侠就采取了错误的步骤，他在巫师岛上幽居了三个月！

在这三个月之中，他根本没有和任何人接触。在思绪上得不到和别人的交流，就容易进入牛角尖，越来越是想不通！

也有可能，原振侠的性格，十分坚韧，在困难之前，从来也不屈服……这一点，在他过去的经历之中，已经可以得到肯定。他的一生，直到了玛仙被“血魔法”反噬为止，都是一帆风顺，无往而不利的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一下严重的挫折，才最致命。这就像一个平日从不生病的人，一旦生起病来，就十分严重一样。

曹银雪在第一次见到原振侠的时候，就感到他精神十分忧郁……当时，

曹银雪已赢得了四周围啧啧称奇的目光，可是原振侠却由于精神恍惚，而恍若无睹。要仲大雅把曹银雪推到了他的面前，他才看到这个十分出色的女性！

后来，原振侠也把玛仙、黄绢、白化星人李固和他自己之间，错综复杂之极的事，讲述过给曹银雪听，所以曹银雪知道他精神忧郁的由来。

这时，曹银雪叹了一口气。她在想：当时就鼓励原振侠，情形是不是会好一点呢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曹银雪不禁倏然而惊，她想到了一点：会不会有人在“趁火打劫”，在原振侠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加害他，使他的情绪更低落？

她一想到这一点，就不由自主摇了摇头……如果有人在做这样的事，目的是什么呢？

她紧蹙着眉，很想立刻去找原振侠，好好再和他说一说。她已经拿起了电话来，可是又放了下去，因为她又想到，原振侠答应做她三个孩子的教父，一定不会在这个时期，再有什么蠢行为。她也坚信，原振侠若是看到了三个健康可爱的小生命，对生命一定会有新的认识！

所以，曹银雪又十分心安理得地躺了下来，把双手轻按着腹部……其实她不必那样，也可以感到体内有四颗心脏在跳动，一颗是她自己的，另外三颗，属于她正在孕育的孩子。

任何一个孕妇，都可以有这种奇妙的感觉：一个生命，正在孕育另一个生命，另一个生命，就在母体之中成长。这种生命的延续方法，只有怀孕的女性，才能真正体会其间的奥妙和种种感受，负责播种的男性，生命之中，没有这种感受。

曹银雪完全不知道，原振侠由于女杀手的死，不但在情绪上，又受了进一步的打击，而且实际上，也给他带来了无比的麻烦……这完全是相互影响的，实质上的种种麻烦，会使他情绪更低落。

所以，原振侠才会醉得人事不省！

在原振侠的病房之中，一个警官和一个警员，负责监视原振侠。那警官年纪很轻，他久闻原振侠的大名，一直把传奇人物原振侠，当作自己的偶像。

可是当时，望着一身酒气、面临谋杀控诉的原振侠，他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，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曾连问了他的上司，那高级警官三次：“他真是原振侠医生？”

而那个警员，还未曾到可以欣赏原振侠，未曾到把原振侠当偶像的程度。所以在他看来，原振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酒鬼而已，他反倒不明白，那警官何以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

他曾试探着，指着原振侠问：“这……是一个大人物？”

警官很想告诉警员，原振侠是怎样的一个人物，可是过了半晌，他还是没有说出来，只是摇了摇头：“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会明白的！”

警员当面没有说什么，可是在心中，却结结实实，骂了几句粗话。

到过了午夜，医院中十分静。警官和警员都十分疲倦，靠在椅子上，朦朦胧胧，睡了过去。

这当然是相当失职的，所以，那警官努力想令自己保持清醒。可是当疲倦袭来的时候，单凭一己的意志力去抗拒，除非面临的是生死大事，性命交关的时刻，不然，很少有成功的可能。

所以，结果，他和警员一样，也都睡着了。只是，他想保持清醒的努力，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，他曾有一次，努力使自己睁开眼来，睡眼模糊之中，

依稀看到，在原振侠的床前，站了两个个子很高的人。那两个人个子高得异样，倒像是他们，都戴了一顶十分高的帽子！

那当然是自己在做梦……那警官立刻这样想，所以他也立刻又进入了沉睡状态！

第二天早上，在高级警官来到之前，警官和警员都早已醒了。他们一醒，就看到原振侠也已经醒了，正半坐在病床上，面色仍然极差，可是神情相当严肃。警官和他打了一个招呼，他也并没有回答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一直在沉思……外人自然也不知道，他在想些什么。

然后，高级警官走了进来，盯着原振侠。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原医生，愿意和警方合作了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十分干涩，可是语调相当平静：“可以把一切经过告诉你，可是一切经过，极其复杂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！”

高级警官想不到一夜之间，原振侠的态度，就有了那么大的转变，他大喜过望，忙道：“不要紧，再复杂的事，也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！”

他高兴得甚至双臂不断挥动，又召来了记录人员。于是原振侠就从他在一次偶然的夕阳散步，遇到了一对男女，一开始以为他们是普通的男女，但原来却是一男一女两个杀手说起。

他当真说得十分详细，他也肯定，杀手集团正用尽方法，要令他死亡。虽然他不知杀手集团的目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杀手集团的杀人手法，是要他自杀。

等到他说完，已经接近中午时分了。高级警官听得面色发青，他疾声问：“那个……孕妇，她仍然在危险中！可是杀手集团，为什么要对付她呢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不明白，她和我完全是两类人。她充满了生气，而我则准备自杀！”

高级警官忽然整个人跳了起来。他是一个相当精明的警务人员，他不由自主喘着气：“有人在等你自杀，可是你却答应了做孩子的教父！那样，至少在孩子出世之前，你不会死，所以……”

所以杀手集团要杀死孕妇，目的是好让原振侠早一点自杀！

高级警官并没有说出来，因为那实在太可怕了。可是，不必高级警官说出来，原振侠也已明白了，他现出了古怪之极的神情来。

高级警官喘着气：“那孕妇需要特别的保护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她很可以自己保护自己。还有，我曾要女杀手传言，要老刀或小刀，和我见面。如果警方不撤离对我的监视，他们就无法和我接触！”

高级警官双手紧紧地互握着，他来回走了几步，才道：“原医生，我绝对相信你所说的一切。当然，不再对你进行监视。”

他挥了手，令其余的警方人员都出去，他也来到了门口。在他离去之前，他还十分诚恳地叮嘱了一句：“原医生，你要多保重！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，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向着衣橱，沉声道：“出来吧！”

可是，衣橱中并没有人走出来。原振侠走过去，一下子拉开了衣橱的门，可是，橱中也没有人！

原振侠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，自言自语：“难道我是在做梦？还是他们必须午夜才出现！”

他可以相当肯定，昨天晚上，那两个无常，曾在他的床前出现过。只不

过他当时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所以只是用醉眼看着他们。他也依稀看到两个无常，像是走进了衣橱之中，可是现在，衣橱却又是空的！

当他想到，两个无常可能是在夜间出现时，他咕哝了一句：“真是无常鬼！”然后，他提高了声音：“我回去等你们！”

在回住所之前，原振侠自然要先去看一看曹银雪。他宿醉乍醒，面色难看，但是医院中的人，已看惯了他的这种神情，所以也没有人特别留意。

来到了曹银雪的病房之外，他叩门，就听到了曹银雪的声音：“谁？请进来。”

原振侠一面答应着，一面推门，可是门却倒锁着，推不开来。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已听得曹银雪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有了一点意外，我不能给你开门，你得设法把门弄开来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难以设想发生了什么样的“意外”，因为曹银雪的语调，十分轻松。

医院病房的锁，自然不会复杂到哪里去，原振侠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，已经打开了门。他才一推开门，就呆住了，不由自主，摇着头，而且立刻把门关上！

他所看到的，简直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奇景！

景象不但奇特，而且有趣之至。所以，原振侠一看到，先是一怔，接着，就忍不住，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！

他看到的是，身形高大粗壮的曹银雪，挺着大肚子，看来像是一个巨无霸一样……使她给人以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，是她的右腿略抬，她的右脚之下，踏着一个人！

被挺着大肚子的曹银雪，以威风凛凛的姿态，踏在脚下的人，是一个男人。他身材中等，由于被高大的曹银雪踏着，所以看起来也显得格外渺小。这个男人身子伏在地上，扎手扎脚，只有脸侧向一边，恰好向着门口。

所以，一进去就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的原振侠，笑声未绝，就看到了他的脸面。

那是一个样貌普通之极的男人，原振侠绝不保证自己见过他一次之后，下次还能认出他。这时，他脸上的肌肉，正在抽搐，所以看起来，简直猥琐。

这个男人的双手和双腿，也有轻微的抽搐现象……原振侠当然知道何以会这样，因为曹银雪的右脚，正踏在这个男人的颈部，踏在他颈际的大动脉上！

当然那不是凑巧，而是曹银雪深知，那是制服一个人最有力的妙法！

那个男人穿着医院员工的服装，所以原振侠一时之间，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只是觉得此情此景，滑稽之极，所以才哈哈大笑。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这算是什么？孕妇新体操？”

曹银雪有点嗔怒，伸手向下一指：“这个人要杀我，他是甚么？也是一个杀手？”

原振侠陡然一凛，再也笑不出来。他再去打量那个面目普通的人……这样普通的样子，倒很符合当杀手的条件。在茫茫人海之中，谁也不会去注意一个样子那么普通的人，他也就有了有利的活动条件。

曹银雪的手向下一指，原振侠才注意到，那男人的另一只手旁，有一支针筒，跌在地上。看来是他想要拿针筒进行注射时，就被曹银雪一下子制服了的。

原振侠不禁有点疑惑：“你怎能肯定这个人要杀你？”

曹银雪笑了一下：“第一，我健康情形极好，不必注射任何药物；第二，妇产科病房，没有起用男护士的道理；第三，针药是早在针筒之中的；第四，他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半睡半醒，他没有叫醒我，就企图对我注射；第五，当他企图对我注射的时候，他的双眼之中有杀机；第六，看他这样子，就知道不是好东西，他一进来，甚至就立即把门反锁了！”

曹银雪说一点，原振侠就发出“嘖”的一声响，那男人的脸上肌肉，就剧烈地抽动一下。三个人配合得再好没有，简直像经过排练一样。

等曹银雪说完，原振侠居高临下，用足尖抵在那男人的鼻尖之上，声音之中，仍然大有感到事情滑稽的笑意。他道：“喂，你是一个杀手吗？那算什么九流杀手？”

然后，他又抬头对曹银雪道：“这种脓包，我看不劳尊脚踏了，放他起来说话！”

曹银雪“哈哈”一笑：“这医院真不错，每天都有不同的杀手前来光顾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已缩回脚来。

别看那个男人被踏在她的脚下，一点反抗也没有，那是因为被制住了要害，全身发麻，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的缘故。

这时，曹银雪脚，一离开了他颈际的大动脉，他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双手一起动作。自他的指缝之间，倏然各弹出一柄蓝殷殷的小刀来，一柄刺向曹银雪，一柄刺向原振侠。

这一下出手，当真是疾逾闪电！

可是，正如原振侠早些时，说那个女杀手一样，这个杀手简直倒霉透了……他遇上了曹银雪和原振侠！

他出手虽快，可是曹银雪和原振侠的反应，来得更快。两人竟不约而同，一起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来对付……其实这也是很合理的，因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达到最有效的目的，往往只有唯一的一个动作，才能达到目的……就像是两点之间，距离最短的，必然是直线一样！

曹银雪和原振侠的动作一致，先是极快地一脚，踢在那男人手肘的麻节之上，令得那男人的手臂，变得一点气力也没有，垂跌了下来。然后，又重重踏住了他的手腕，使他的五指松开。在他手中，用特殊的方法握着的小刀……刀刃自手指缝中露出来，也跌到了地上。

那是两柄长不过五公分的小刀，显然有剧毒，看来还在那个女杀手所用的匕首之上。

原振侠立即料到，这个男人，在杀手集团之中，地位可能比女杀手还要高！

对方既然已现出了凶相，原振侠行事，自然也不必客气。他一脚踏在对方的手腕之上，另一只脚，已踏上了对方的头部，而且来回搓动着。那令得那男人的头，随着他脚的搓动而转动，一下子五官在他的鞋底，一下子五官又压到了地板上，简直狼狈之极！

那男人发出了难听之极的叫唤声来。原振侠厉声道：“叫没有用，你是谁？”

那男人喘着气：“放开我！我是小刀！小刀！美姬说过，你要见我，我……来了！”

原振侠已经约莫料到了一些这个男人的身分，所以并不惊奇，只是向曹

银雪道：“他果然是一个杀手！”

曹银雪侧着头，打量着小刀，神情之中，充满了不屑：“我以为杀手多少有点气派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狗熊样子？真是世上甚么怪事都有！”

当她在那样说的时候，原振侠的脚，仍然在来回搓动着。小刀的话，也就变得断断续续：“你们……都不是……人

原振侠缩回脚来，先把两柄小刀，踢了开去，然后和曹银雪一使眼色，两人一起抬脚。不等小刀有任何动作，原振侠一俯身，手长处，五指如钩，已经捏紧了小刀的后颈，把小刀硬生生地提了起来。

曹银雪喝了一声采：“原医生好俊的小擒拿手！”

原振侠只觉得好久没有这样心胸舒畅了，他一声长笑：“谢谢！”

同时，他手向前一送，把小刀的身子，推得向前直跌了出去，重重撞在墙上。原振侠已跟着掠出，一伸手，又把小刀的一条手臂，反扭了过来，再推着小刀，到了一张椅子之前，手上一发劲，喝：“坐下！”

作为一个杀手，小刀自然也有相当矫捷的身手。可是遇到了武术的大家原振侠，小刀就像是一团湿面粉一样，任由原振侠摆布。

原振侠一喝，他身不由主，坐在椅上，可是他心犹不甘，一挺身，就站了起来。原振侠一伸手，在他胸口戳了一指，小刀重又坐下。

他再度立即挺起身来，这一次，原振侠抬膝，顶在他的小腹上，小刀再度身不由主坐下。

可是，小刀也堪称强悍，他还是第三次，立刻挺身而起，而且双臂挥舞，像是要有所行动。原振侠这下子，也不客气了，照准他的面门，就是一拳，鼻骨折断之声，听来十分响亮，血自小刀的鼻中、口中，甚至眼中，涌了出来，小刀自然又坐了下来。

直到这时，小刀才算明白了一个事实！

在鲜血自他口中涌出来的同时，一下惨叫声，也跟着叫了出来：“我根本杀不了你！”

我没有法子杀你！根本没有法子！”

他叫了又叫，一面还用力摇着头，以致鲜血四溅。他的叫声之中，充满了哭音：“我根本杀不了你，根本不能令你自杀，根本我不能！”

这时，有医院的职员被惊动，推开门来看，看到了这种情景，吓得也叫了起来。原振侠反倒显得十分镇定，只是喝了一声：“快报警！”

听到了这三个字，小刀的身子猛烈地震动了一下，满是血污的脸上，现出了可怕之极的神情，惨叫了起来：“不！不要报警！”

原振侠已不是第一次见到杀手怕报警，所以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

小刀急速地喘着气：“我想令你自杀……来证明我是一流杀手，只有一流杀手……杀人……才叫死者自杀……不会自己下手……我……失败了……我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，我早该明白这一点！”

原振侠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连声冷笑。小刀在突然之间，又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下呼叫声，身子直上直下，蹦跳了起来。

这一次，原振侠并没有阻止他。

小刀跳起了足有半公尺高，才又重重地坐了下来。他的声音变得可怕之极，他在嚎叫：“我上当了！中计了！他要杀我，所以才叫我，去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！他……他要我用自杀阴谋对付原振侠……实在是他用自杀阴谋对付我！我明白了！”

当他在这样叫的时候，双臂挥舞，双眼怒凸，鼻孔翕张，面容歪曲，不但发出的声音可怕之至，神情更是恐怖绝伦。令得曹银雪和原振侠两人，也在刹那之间，瞠目结舌，自然而然，后退了几步，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因为看起来，这个人，根本已经疯了！

小刀在叫出最后一声“我明白了”之后，有一个十分短暂时间的沉默……大约只有半秒钟。然后，他就发出了十分严厉的笑声，手和脚，又有剧烈的抽搐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曹银雪和原振侠都同时叫了起来：“他中毒了！”

叫出这四个字，需要多少时间？大约是一秒钟吧，小刀的笑声，已戛然而止……他的眼睛仍然睁得极大，可是一动也不动。

他脸上的器官，最早开始变色的是他的嘴唇，迅速地变成了一种怵目惊心的深蓝色。

然后，是他的眼珠，变成了一片灰白，而眼白则已变成了蓝色，看来简直诡异绝伦。

看到了这种情形，曹银雪已转过了头去，她道：“原医生，这人中毒死了，你善后吧。为了胎教，我不敢看这种可怖的情形！”

这时，在病房的门外，已聚了不少人。那些人，都目击小刀临死前的情形，个个都呆若木鸡。

原振侠也知道小刀已经死了，而且是中毒死的，那毒药，和他们用来淬在刀上、针上的一样。因为那个青年警员，在被毒针刺中，立即死亡时，身子各处，也都呈现可怕的蓝色。

只是小刀这时的情形更可怕，他的双颊，这时也现出了蓝色素……像是正常人双颊起了红晕一样，他生出的是蓝色，而且在迅速扩大。

看来，他中的毒，还比毒针上的为多。而他这种自杀用的毒药，多半是藏在牙齿中的药囊内……一咬破就可以毒发身亡的那种！

小刀比女杀手高明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自杀装备，而女杀手就只好跳楼身亡。

有这种自杀配备的人，自杀的念头一起，要达到自杀的目的，自然也容易得多。

原振侠曾多次想要自杀，他甚至也决定了，要用毒药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是他却必须离开住所，到医院去寻找毒药……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知可以发生多少变化，足以化解他的自杀行为。

原振侠就是在一开门之后，见到了曹银雪，他的自杀行动，才受了阻碍的。

如果他的口中，也有这样迅速可以达到目的的自杀装备，他甚至不必动手，只需要一秒钟，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不由自主，自顶至踵，生出了一股寒意，身子也在微微发抖，那是感到害怕的象征。他立即感到奇怪……不久之前，当他想到生命结束时，感到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，感到了十分平静，终于有了重大的决定。

可是为什么，现在对死亡，会感到害怕了？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自然明白那是为什么：那是他对生命有了留恋，不想失去生命！

他又眷恋生命了！和所有的人一样，他眷恋生命……一个眷恋生命的人，

才会害怕死亡，也就绝不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！

他从这个笼罩向他，一度把他困住的无形的、可怕的死亡之网之内，冲了出来！

他感到无比的轻松，那是一种真正的轻松。他自然而然，发生了一下呼啸声来！

这一下呼啸声，令得曹银雪立时向他望来，曹银雪这时看到的原振侠，是她从来也未曾见过的……虽然他的脸色苍白，可是有一股光采，直透出来，尤其是他的双眼，再不死气沉沉，而是充满了生机。

曹银雪一下子就明白了在原振侠身上，发生了什么事……他冲破了漆黑的障碍，在他的生命之中，又重见了光明！阴霾已一扫而空，灿烂的阳光，正由他的生命中向四方散发！

曹银雪也因此，而自然地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！

而直到这时，病房外的人，才起了骚动，大多数人都尖叫着。他们并没有留意曹银雪和原振侠，如果留意的话，就会觉得两人不正常。因为这时，中毒身亡的小刀，已经全身发蓝，可怕之至，而他们两人竟然表现得如此之愉悦，岂不是反常之至！

旁人又怎知道，原振侠在那一刹那由死到生，由黑暗到光明的变化！说起来，他和曹银雪还算是含蓄的了！

原振侠扯过一张白床单，把小刀的身子罩住。他转向门口，对着那些惊惶失措的人，十分镇定地问：“报了警没有？”

他已完全恢复了正常……像原振侠这样的人，有时会自己钻进了自己编织的网中，并不是一定可以冲得出来。许多情形之下，会有很不幸的结果，但如果可以冲出来的话，也会一下子就出来，一如原振侠这时的情形。

警方人员来到，小刀的尸体被移走。那个高级警官也感到原振侠有了显著的不同，因为不等他询问，原振侠已主动地告诉他：“这个死者叫小刀，他和那个女杀手美姬，都隶属于一个杀手集团，但是我相信，你无法进一步地追查下去。有关方面，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，国际间也曾合作过，想把这个组织铲除。可是直到现在，连资料都只有零星的一点！”

高级警官叹了一口气：“整件事，究竟是什么性质？他们为甚么要杀你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原振侠想了片刻，才道：“真正详细的情形，我也不是很确切地知道，只能就已知的事实，来作一些推测。”

高级警官连忙恭维：“你的推测，一定会极接近事实的，请说！”

原振侠又想了想：“整件事，是一个阴谋，阴谋的目的，是要令一个人，或一个以上的人死亡。我，只不过是恰好被选中的目标，我又是阴谋的中心。当然，如果我死了，对整个阴谋来说，也没有损失，阴谋会继续进行，直到达到目的为止！”

高级警官皱着眉：“我有点不明白，阴谋要对付的，是什么人呢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相信是小刀！阴谋一开始，就把一宗看来很容易，但执行起来，困难重重的杀人任务，加在他的身上。他自以为会成功，可是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却令得他一再遭到失败。阴谋的布置者，一定知道小刀有自杀的装备，小刀等于是被逼，走上自杀之路的！”

高级警官又问：“那么，凶手是谁呢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死者全是自杀的，你说，哪里来的凶手？这正是阴谋布置者的高明之处！”

高级警官再追问：“那么，阴谋布置者是谁？”

原振侠一字一顿：“当然是老刀！”

高级警官骇然：“老刀和小刀，不是父子关系吗？他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儿子？”

原振侠摊手：“我说过，我只能推测大致的情形！”

高级警官沉默了半晌：“是不是可以说，他们全是杀手，所以心态不正常，以致父亲会杀儿子？”

原振侠呵呵笑了起来，不过他的笑声之中，有相当程度的伤感：“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，最常见于权力的争夺。中国五千年历史之中，不知有多少骨肉相残的事实，或许在杀手集团之中，也有着权力的争夺？”

高级警官自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！

等到高级警官离去之后，曹银雪望着原振侠，笑道：“小兄弟，我真高兴看到你解决了难题！”

原振侠抗议：“嗨！我比你年长！”

曹银雪表现了她女性的妩媚，立即改口：“原大哥，我真高兴！”

原振侠双臂高举，用力挥动了几下：“昨晚在酒醉中，恍惚见到了那两个无常鬼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有好消息带来给我？”

曹银雪不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地望着他，原振侠忽然开朗地笑了起来。

原振侠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真是，盼望有好消息，十分不智，盼不到，就失望了。

若是什么也不盼，怎么来怎么应付，哪会有失望呢？”

曹银雪十分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，仍然没有说什么。原振侠已经什么都明白了，又何必再多言语。

原振侠回到了住所，自然而然，拿起了酒瓶来。可是他犹豫了一会，结果是，他仍然斟了一杯酒……何必刻意不喝酒呢？一切都听其自然，不是最好吗？

所以，到了午夜时分，那两个无常真的又飘然而至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亟亟问他们，有没有玛仙的消息。

两个无常一出现之后，就发出了十分惊讶的低呼声，齐声道：“你的脑部活动……啊，你不再受到情绪的困扰了，真好！”

原振侠笑：“哪能完全不受情绪的困扰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想得通了……对了，托你们进行的事……有没有结果？”

两个无常沉默了片刻，这使原振侠意识到，不会是什么好消息。

过了一会，一个无常才道：“我们有爱神的消息，知道她和……你的玛仙，经过‘观察地带’，继续远航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喝了一口酒，来到窗前，望向深邃的星空。

他知道，由若干外星人建立的基地“观察地带”，已经远离地球。爱神带着玛仙继续远航，不知目的地何在？此刻又在星空的哪一处？是不是在宇宙的某一处，有特殊的力量，可令玛仙复原？

他在窗前站了相当久，才缓缓转过身来，吁了一口气，并道：“爱神既然带了玛仙离去，这说明，总有办法可以令玛仙复原的！”

两个无常的眼中，闪着异样的光采，声音也十分惊讶：“你真的变了！你脑部的活动方式，和以前不一样，若是在以前，你不会这样想！”

原振侠一摊手：“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！”

两个无常感叹：“要研究地球人的行为，真是太困难了，唉！”

原振侠笑：“别唉声叹气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快要一下子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，可是却成了原始人，情形还可能更坏，你们要帮助他！”

他把仲大雅的情形说了一说，两个无常纵声大笑：“那太简单了！”

在两个无常的承诺中，原振侠闭上了眼睛。在他的脑中，又浮现出了仲大雅一家快乐欢笑的情景，但仲大雅已不再是原始人了！

记得故事一开始，是一段对白吗？

现在，故事要结束了，再来听一段独白。

独白的是一个十分感慨的老人声音，十分熟悉，一听就知道那是老刀。

“唉，要作这个决定，并不容易……必须除去小刀，而小刀是我的儿子！”

“唉！这个孩子，从小就显示得到了我的才能遗传，他甚至可以说，是一个天才的杀手，根本不必如何刻意培养，他就会杀人。他第一次杀人的时候，甚至还不满十岁！”

在十多年的杀手生涯中，他成了顶尖的杀手！

“不知是什么人说过，别说一个组织之中，即使是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，也不能有两个顶尖的杀手的并存。小刀可能也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吧，他开始布署要除去我，他的父亲。

“相信他在布署要除去我的时候，一定也十分难以决定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，可是他终究作了决定。因为他知道，他不除去我，我会除去他。就像我清楚地知道，如果我不除去他，他必然除去我一样。

“他的计画进行了一半，我才进行反击，这算是很念父子之情了吧？我引诱他去杀原振侠，而要用最好的杀人方法，令原振侠自杀！他竟然接受了挑战！”

“一开始，他就错失了一个机会。他太自信了，以为可以令原振侠自杀，我给他时间去了解原振侠，他的判断是错误的。如果他一开始就拒绝，我就会被逼得自己下手杀他，而有可能在最后关头下失了手，反倒被他除去。

“他还有第二个机会，如果他能照我的吩咐，消灭美姬。可是他竟然恬不知耻地，占有了我的……他父亲的女人，那使我更加强了决心，他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。

“小刀是自杀的！”

“当然没有什么人杀了他，他是自杀的。

“而我，依然是世界第一的杀手，独一无二，只有我才懂得如何杀人！”

老刀的独白，曾翻来覆去地说了很多遍，但自然只需听过一遍就够了。

老刀是顶尖杀手，这一点，似乎不容否认，对吗？ 尾声

很久没有在故事写完了之后，加上“尾声”了。但是《自杀阴谋》这个故事，却非加不可。

自杀，是人类行为十分怪异的一种，人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种怪异的行为，违反了生物的生命原则。生命的原则是活着，令生命得到延续，直到无可避免的自然死亡来临……自古以来，人类甚至在不断努力，想避免自然的死亡！

可是，自杀这种行为，却不断出现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……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自杀者的心理，加以剖析，想找出原因来，成了心理学上的一大课题。

只可惜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自杀者为什么要自杀，原因也

只有他本人才知道。而每一个人的自杀理由都不同，只有一点相同：非死不可！

实在非死不可的理由是什么，别人也无法了解。

在《自杀阴谋》的故事之中，写了许多原振侠倾向自杀时的心理状态，倒也并不全是揣测，而是很有些体会的。

在故事发展到三分之二时，报上刊登一个二十岁青年自杀的消息。这个大学心理系三年级的学生跳楼死亡，留下了遗书。

二十岁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生，一定是十分聪明的青年。他又是心理系的学生，自然也可以推定，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想法，完全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绝不是一时冲动，或是出于愚昧的决定。

他的遗书中有这样的句子：

“……千万不要可怜我，我是抵死的，原因实在太长，一年以前决定，而非一时冲动。不活着是要比活着的好，不要估我点解（为什么）要自杀，你们点（怎么）都估唔到，唔简单。其实死并不一定悲哀，人迟早都会死。”

这是真实的例子，并不是幻想小说中的故事。

没有人会知道，人为什么要自杀。科学家在努力探索研究，小说家在努力假设，而自杀者还在用各种方法，不断实行自杀行为。

各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在任何社会之中，自杀行为，都受到谴责。

但自杀者毅然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总有他们的理由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已尽了相当的努力，探索自杀者的心态……虽然最后原振侠并没有自杀！

（完）

